以能至。通解天地之化。發育萬物。其迹之可見者。仁之顯也。機緘密運。不可得而測者。用之藏也。鼓鼓動也。聖人之心。欲凡有生之物。莫不得其所。而大氣之鼓動萬物。或因偏勝。時被其害。如水旱疾疫。是也。故曰。不與聖人同憂。而盛德大業之所以爲至。於是亦可見矣。

富有之謂大業。 韓註 廣大悉備。故曰富有。日新。通解 富有則無物不有。日新則萬古常新。

生生之謂易。

韓註 陰陽轉易。以成化生。通解 承上文而言。人物生生。萬古不已者。名之曰易。則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也。先人有言曰。天地之道。主生物。物稟此氣而生。所稟之氣盡則死。天地豈有意於死之哉。善易者見天地之間。莫非斯易。故曰。生生之謂易。即天地大德曰生之謂。而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者。亦此事也。

成象之謂乾。 韓註 擬 **效法之謂坤。**

韓註 效坤之法。通解 乾坤者易之門乎。擧乾坤則六十二卦在其中矣。故承上文特言之。乾成象則仰可觀天文。坤效法則俯可察地理。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韓註 物窮則變。變而通之。事之所由生也。通解 占者筮以知吉凶。事則錯諸事業者也。六十四卦具。而後占筮以行典禮。

陰陽不測之謂神。

韓註 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原

テスベテノ事物ニ當ス。

不同憂——サリナガラ上天ノ事ハ聖モ無ク臭モ無シ、聖人ノ憂慮スルガ如ク、天モ憂慮スルモノニアラズ、此レ天ノ大ダル所以ナリ、ソレヲ天ノ盛德大業トハイフナリ。

富有之——天地ノ所有ハ森羅萬象頗ル富メルモノナリ、此レ天地ノ大事業ナリ、又四時推移スルハ日日ニ其ノ德ヲ新ニスルニ似タリ、此レ天地ノ盛德ナリ、此ノ大業ト盛德トヨリ見レバ、又聖人ニ似タル點モ多シ、サレド頗ル廣大ナリ。

生生之——易ハ變化ナリ、變化ニツヅケニ變化ヲ以テスルモ、ソレヲ遠觀スレバ生生不易ナリ、故ニ易ノ本體ヲ不易トイフ。

成象——天ハ高ク形象ヲ示スコト、效法トハ、坤ハ天ニ法リテ、萬物發生ノ實功ヲ奏スルコトデ極數——大衍ノ數以下ノ條ニクハシ。

之謂神——神ハ伸ナリ、陽氣ノ旁礴トシテ、ノブル上ニツイテイフ、陽ノミライヒテ、陰ノ方ノ鬼ヲ略シタリ。

不測——廣大無邊ニシテ、ハテナキナイフ。

靜而正——又近キトコロヲイヘバ、靜トソノ形確ニシテ、ソノママナルコトナイフ、此レ易ハ廣キハ天地、近キハ身體ナドニ取レル故カクイフ。

靜也專——乾ノ卦ハ陽爻ノミニ因リテ成レバ

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大虛。欻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无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爲始。言變化而稱極乎神也。夫唯知天之所爲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爲稱。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爲名。蓋資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於神者也。通解 筮之所值。或陰或陽。變化不測。神之所告也。

右第五章

通解 此章述天道流行萬古不已之妙。而言繼之以人道之善。成之以人性之善。歸之卜筮。而要其至於神。發天人之蘊。可謂明且盡矣。○按。一陰一陽之謂道者。言一氣之流行。或爲陰或爲陽。終古不已者耳。此天之所以爲天。而道之所由而名也。先儒則曰。陰陽氣也。所以然者理也。則陰陽流行。不足以爲道。而所以流行者。是道。其說墮于虛無。而非聖人論天之旨矣。今稽之詩書語孟之間。其言天道也。每以福善禍淫之應明徵可畏者爲言。則曰。天道不爽。賁若草木。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陰陽流行之理。則素無其說。但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已。唯易以道陰陽。故以其往來流行萬古不已者。亦謂之天道。雖如有二端。其致一也。要當各識其意之所在。而會聖賢言天之意可矣。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 韓註 窮幽極深。无所止也。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 韓註 則近而當。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通解 禦者止也。靜不妄動也。正不詭遇也。言其遠。則推諸四海而無所不準。言其近。則志有所定。故靜。無所徼幸。故正。而天地之間。凡事無所不備也。其廣大爲如何哉。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韓註 專。專一也。直。剛正也。 **夫坤其靜**

專ニシテ純ナリ、其ノ發動スルヤ、眞直ニノブ、此レ生生ノ功盡キザル所以ナリ、坤ハ陰爻ノミニヨリテ成立スル故、靜カナルトキハ集合シテ開カザレドモ、其ノ變動スルトキハ廣ク開ク、故ニ其ノ物ヲ生ズル範圍廣シ、此レ乾ノ爻ト坤ノ爻トノ形體ヨリ推論シタルモノナリ、乾ハ長ク、坤ハ廣キ方ナリ。

廣大配——此レ易ノ乾坤ノ卦ヲ以テ天地聖人ニ比較シ論ジタルナリ、乾坤卦ノ廣ト大トハ天地ノ廣大ニ比スベク、其ノ變通ハ天ノ四時ニ比スベク、陰陽ノ一盛一衰ハ日月ニ比スベク、易簡ノ善行ハ聖人ノ至德ニ比較スベシ。

夫易聖——聖人易、卽チ乾坤ノ卦ニ則リテ、德ヲ積ミカサネテイヨイヨ高クシ、事業ヲ廣大ニ行フモノニテ、智チイヨイヨ高クシ、謙遜シテ禮ヲ取リ行フコトガ、德ヲタタカウルコトデアルガ、ソノ智ヲ多クスルニハ天ノ高キニナラヒ、禮ヲ謙下シテ禮ヲ用フルコトガ、地ノ謙下ニノツトリナラス。

成性存存——人固有ノ善性ヲ大成シテ、其ノ存スベキ善心ヲ全クスルハ、知ト禮トヲ習ヒ行フニ因ルモノナレバ、知ト禮トハ大ナル道義ノ堂內ニ入ル可キ門口ナリ、而シテ知ト禮トハ易ニ於イテ示ストコロナリ。

有見賾——賾トハ奧深キ道理、道理ハ無形ナレバ、目ニ見ルコト能ハズ、故ニイフ、カカルモノハ他ノ形容ヲ借リテ、ソレニ比較論知スルノ外無キナリ、易兼濟萬物。

其業廣也。知崇禮卑。韓註 知以崇爲用。崇效天。卑法地。

韓註 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通解 乾坤取象不一。而天地其大者也。故十翼中贊乾坤。直以天地言。不與諸卦同例。智尙高明。故其象法天。禮主謙卑。故其象似地。聖人行斯二者。以崇其德。則身脩。以廣其業。則事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韓註 天地者。易之門戶。而易之爲義。兼周萬物。故曰行乎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門。

韓註 物之存成。由乎道義也。通解 智禮並行。而人道立矣。天地設位。而易道行矣。成性者。養成己性也。存存者。不失所存之善心也。與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意相近。如此則可以入德而行智禮矣。故曰道義之門。

右第七章

通解 此以智禮配乾坤。而明聖人智或言仁禮。或言仁義。而未有知蓋聖賢之立教。猶醫師之處方。彼此迭舉。以全其功。此篇曰仁智。曰仁義。既見于前。蓋其所聞于聖門。而知禮相配。則以配乾坤。而其所特創而獨得也。古者教法之旨。亦可概見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韓註 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形容。

通解 是故謂之象。

賾者。深遠之意。人之所不能見也。聖人擬其形容。則虛而言之。如系乾曰元亨利貞。

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韓註 翕。斂也。止則翕斂其氣。動則闢開以生物也。坤則順以承陽。功盡於己。用止乎形。形者也。故乾以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

通解 靜而專。則收于內者無所散。故動而闢。則陽翕則守于中者無所分。故動而直。則發于外者無所枉。此乾之所以大生也。靜而之純。各成其德。以生萬物。其妙如此。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韓註 易之所載。配此四義。通解 因上言乾坤而推言之。配者。以此比彼也。變通者。四時錯行之義。通而言之。陰陽者。日月代明之義。互而言之。至德者。聖人之德也。易中所有。足以相配。

右第六章

通解 此專言易道之大。○按。中庸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及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篇以天地日月四時。併與聖人而以易比之。古人言道各有所見。而亦互相通如此。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韓註 窮理入神。其德崇也。

是也。象其物宜。則比之以物。如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故倶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韓註 典禮。適時之所用。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通解 會聚也。謂事之盤錯難治者。通者。亨通也。謂之會通者。猶夷險劇易之謂。典常也。典禮謂人事之常。天下之動。不可易而治也。聖人時其夷險。審其劇易。以應接人事。因系之辭。故謂之爻。爻者。取交錯之義。先儒曰。爻者陰陽之交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韓註 易之爲書。不可遠也。惡之則逆於順。錯之則乖於理。通解 惡厭也。精微之理。人之不可遽聞者。故可厭。易則不然。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韓註 擬議以動。則盡變化之道。通解 擬而後言。則言無尤也。議而後動。則行無悔也。其如是。然後能成變化之道。以下七章。則舉其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韓註 鶴鳴則子和。脩誠則物應。我有好爵。與物散之。物亦以善應也。明擬議之道。繼以斯義者。誠以吉凶失得。存乎所動。同乎道者。道亦得之。同乎失者。失亦違之。莫不以同相順。以類相應。動之斯來。緩之斯至。鶴鳴于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或應。況其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故夫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定失得者。愼於樞機。是以君子擬議以動。愼其徵也。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

韓註 樞機。制動之主。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通解 此述中孚九二爻之義。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自下應上。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則自上召下。誠信之所在。其感一也。樞戶軸也。開闔之所由。機弩牙也。說文主發謂之機。言行感召之大者。故以此言之也。○按。夫子答子張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中庸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皆言德之所召。無遠不到也。此篇因爻辭而推衍其義。明君子之愼言行。猶詩之斷章取義。泛取旁通。初不拘一義也。學者當識此義。而後可與言易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韓註 同人終獲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夫所況同者。豈係乎一方哉。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則其跡雖異。道同則應。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通解 此述同人九五爻之義。言君子之道。出處語默。有時而不同。失意則號咷。適心則笑。樂。五在同人之時。以陽剛中正。下有六二之應。其交無閒。而其言有味。所以先號咷而後笑也。人其可無同心之友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

ノ象ハ理ナアラハスモノナリ。

會通——アルヒハ通ルコト、アルヒハ集リ、アルヒハ通ルコト、集散トイフガゴトシ。

不可惡——ワケノワカラヌ理屈ハ聞クヲ欲セズトテ排斥スルモノ無シ。

擬之而——フカキ道理ナバ、形體アルモノニナゾラヒ比較シ、ソノ上ニテ議定スルコト。

鳴鶴在——鳴鶴陰ニ在リテ鳴ケバ、雲井ハルカノ子鶴モソレニ應ズルゴトク、惡言ヲ出セバ千里ノ外マデ、ソレニ反對シ、善言ヲ出セバ千里ノ外マデソレニ應ズ、カカル大影響アル言行ハ、君子ノ榮ニ向フ戸ノ樞機ゾアル、千里ノ外ノミカ天地ヲモ動カスハ言行ナル故、ツツシムベキコトナリ。

同心之——此レ同人ノ卦ナル二五ノ應ノカタキコトニツイテ述ブ、君子ハ時トシテアラヒ、時トシテナク、ナクモアラフモ、マコトヨリ出デタル同心ノ言ノカンバシキトコロデアル。

何咎之——此レハ丁寧ニ過ギタルモノハ卑ト

ナラズ、カヘツテ事ニ失措無キモノナルコトヲ示ス。

致恭以——君子ハイカナル好地位ニ立ツモ、恭テ行フトキハ、其ノ位置ヲ全リスルコトヲ得ベキヲ教フ。

不出戸——此レ君子ハ言語チツツシマザルベカラザルコトヲ教フ。君不密——口ハ禍ノ門、故ニ密ナルヲ要ス、戸庭ヲ出デザル所以ナリ。

子曰作——此レハ不相當ノ地位ニ居レバ、他ヨリ害ヲ來スコトヲ說ク。

慢藏——物ヲ貯フルニ堅固ナラザルコト、ソレガ泥棒チマネカタネトナル。

冶容——ハデナスガタチヨソホフモノハ、淫亂ノ手引キデアル。

大衍之——天數ハ三、地數ハ二、合セテ五ナリ、ソレヲノベテ五十

之有レ慎之至也。夫茅之爲レ物薄而用可レ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レ所レ失矣。

通解 此述二大過初六爻之義一。將レ物之開レ藉之以二白茅一。過二於慎者一也。凡事慎レ之如レ是。夫豈有レ所レ失哉。

勞謙君子有レ終。吉。子曰。勞而不レ伐。有レ功而不レ德。厚之至也。謂二以其功一下レ人者一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レ恭以存二其位一者也。

通解 此述二謙卦九三爻之義一。己有二功勞一而不二自滿假一以卑二下人一。所レ以能存二其位一而有レ終也。德欲二其盛一。禮欲二其恭一。謙乃致レ恭之謂也。

亢龍有レ悔。子曰。貴而无レ位。高而无レ民。賢人在二下位一而无レ輔。是以動而有レ悔也。

通解 既見二于乾文言一。重出以備二亢極之戒一也。

不レ出二戸庭一。无レ咎。子曰。亂之所レ生也。則言語以爲レ階。君不レ密則失レ臣。臣不レ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レ出也。

通解 此述二節卦初九爻之義一。爻本言二慎レ身而不一レ出。此篇專就二口舌一而言。言語宣洩以招レ害。君臣之間。其失一也。故君子慎密而不レ出二其言一也。

子曰。作レ易者其知レ盜乎。

韓註 言盜亦乘レ釁而至也。

易曰。負且乘。致二寇至一。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二君子之器一。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レ盜。冶容誨レ淫。易曰。負且乘致二寇至一。盜之招也。

通解 此述二解卦六三爻之義一而言。作レ易者其知二致レ盜之道乎。國必自伐而人伐之。人必自侮而人侮之。人主之用レ人。任乘二其用一。則以二負販之才一而乘二命車之貴一。下生二覬覦之心一。必思奪而伐之。此致レ寇之由也。遂言二上使民慢而下肆一。其暴則必致二寇賊之變一。慢藏者。不レ慎二幹人之見一侵暴。皆致レ自レ己也。

右第八章

通解 此章言擬議變化之道。述七爻之義一。以實二其事一。始之以二鳴鶴好爵一。言至誠之感。以存二言行之慎一。同心之利。白茅之慎。有終之謙。以明二其所法也。亢龍之悔。戸庭之密。負乘之寇。以垂二其所戒也。能斯七者。於レ處二世庶乎其免矣。下篇敍二十三卦一。取二其尚レ象。詳二其義一。其亦有レ意乎。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韓註 王弼曰。演二天地之數一。所レ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則其一不レ用也。不レ用而用

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大極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韓註　奇況四揲之餘不足復揲者也分而爲二既揲之餘合掛於一故曰再扐而後掛凡閏者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五歲再閏者二故略舉其凡也　通解　數始於一而終於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衍之而極於十故大衍之數五十也蓍策象之全數五十虛一而不用唯用四十九此變化之所以生而卦爻之所以成也揲蓍之法先以四十九策隨手平分爲二則以象兩儀言天地也掛者懸策於指間也取左手一策而掛之於小指間則併與兩儀而爲三以象天地人三才也揲者數蓍策也揲策者左右皆以四四分之則以象四時也是爲正策奇零也言左右四揲數之餘扐勒也言指間也四四之後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歸之于左手中指左右間右者亦如之則以象四時之餘積日而成閏月也是爲餘策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再扐而一變可見然後復掛一而爲第二變如是三變而一爻成陰陽老少可辨矣

天數五　韓註　五奇也　地數五　韓註　五耦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韓註　天地之數各五五五數相配

地數三十　韓註　五耦合爲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韓註　變化以此成鬼神以此行　通解　天數五者謂一三五七九皆奇陽數也地數五者謂二四六八十皆偶陰數也五位相得者天數與地數相得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

卜爲ルナイフ、此ノ一章ハ占筮スル方法ヲ述ブ、本註ニクハシ。

四營——占筮ノ方法ヲ取リ行フコト。

五與十各有合也天數五自一至九五奇合爲二十五地數五自二至十五偶合爲三十合天地之數則爲五十五變化以此而成鬼神以此而行此著策之數所由而本也○按此簡朱子本義在大衍之數前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韓註　陽爻六一爻三十六　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韓註　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通解　三變之後四揲所得之正策其別有四得三十六策則得四者凡九是爲老陽之九得三十二策則得四者凡八是爲少陰之八得二十八策則得四者凡七是爲少陽之七得二十四策則得四者凡六是爲老陰之六易之爻唯分陰陽而不言老少老變而少不變占取老而不取少故此章舉乾坤之策皆據老而言乾之六爻每爻各三十六則積之爲二百一十六策坤之六爻每爻各二十四則積之爲百四十四策期周一歲也二卦之策合之而三百六十則當期三百有六旬之數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舉成數故曰三百六十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韓註　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策　通解　二篇謂上下經也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得三十六策則積之爲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得二十四策則積之爲四千六百八策皆據老陽老陰四揲正策而言合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當萬物之數也萬物固不可以數而盡據六十四卦之策極其數而言之耳

是故四營而成易　韓註　分而爲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

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與酬酢——客ニ對シテ返杯スルコトヲ、繁多ナル世ノ事ニ對シ、所置スルコトニタトフ。
可祐神——善事ヲ行ヒテ、天祐ヲ受クベキヲイフ。

通解 四營者。四度經營也。分二。一營也。掛一。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於扐。四營也。易變易也。於是一變。故曰四營而成易。每爻三變。十八變則六爻具。而六十四卦可辨。其中九變而三爻具。則得內卦而八卦小成也。

引而伸之。韓註 伸之六十四卦。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通解 引而伸之。則推此而及彼。言父而可以知君。言子而可以知臣。觸類而長之。則施之無窮。言父則凡天下之爲上者莫不皆然。言子則凡天下之爲下者莫不皆然。天下之事。豈有所遺哉。

顯道。韓註 顯。明也。神德行。韓註 由神以成其用。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韓註 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猶應對也。通解 此承上文而言。道以此而顯。德行以此而神。皆著卦之功用也。禮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復酌客曰酬。故應接之間。彼此往來謂之酬酢。顯道。故可以酬酢人事之萬變矣。神德行。故可以爲神之所助祐矣。

右第九章

通解 此章言大衍之數。明揲蓍求卦之法。終言應接人事享神之祐。古者之筮法。賴是可見矣。○按。此詳古者揲蓍之法。乃七八九六之原也。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云云。四時者時之正也。閏者四時之餘也。奇者零殘之名也。今以四揲之策象四時。而掛扐之策。名之曰奇以象閏。則知古者之法。以今所謂過揲者爲正策。而掛扐者爲餘策也。而數乾坤二篇之策。亦據過揲之數而言。則益可證也。漢唐諸儒及邵康節亦因其法。啓蒙筮法則以掛扐爲正策。而四揲爲餘策。豈因以河圖洛書爲倚數之原乎。

尙其辭——易中ノ文章ヲ大節ニ研究シテ、ソレニナラフコト、尙變トハ易ノ變化ヲ大節ニ研究シテ、ソレニナラヒテ運動スルコト、尙象トハ、器物ヲ作ルニ、卦ノカタチヲ大節ニ見テ、ソレニナラヒ作ルコト、尙占ハ易ノ文章ニ鑑ミテ未來ノ事ヲ判斷スルコト。
受命如——占筮シテ吉凶ヲ問ヒテ、早速ニワカルコト響ノ音ニ應ズルガゴトキニタトフ。
遠近幽——遠キトコロノ事ニニテモ、近キトコロノ事ニテモ、オクフカキコトニテモ、一樣ニ未來ノコトヲ判知スルコト。
參伍以——參伍トハ、三タビ又ハ五タビト限定シタルニアラズ、シバシバ蓍ヲ取ルコトヲイフノミ、錯ハマジヘ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韓註 夫變化之道。不爲而自然。故知變化者。則知神之所爲。通解 非天下之至神。不能知天下之至變。聖人之作易。其以此乎。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韓註 此四者。存乎器象。可得而用也。通解 尙其辭以言。則言有所則。尙其變以動。則動有所法。尙其象以制器。則器合其度。尙其占以卜筮。則卜筮決其疑。此四者所以貴乎聖人之道。而君子之所尙也。此承上文言變化之道。而遂及辭象占三者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通解 爲。作爲也。行者。行止之行。疑而不決。則以言問之。龜筴受人之命。而告之吉凶。其速如響之應聲。不閒遠近幽深。遂知將來之事。皆至精之應。聖人之德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通解 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言多寡不一以求之也。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言彼此交互以括之也。通參伍之變。則卦爻可見。卦者文之大者。故曰成天地之文。極錯綜之數。則積爻成卦。卦各有象。象該萬有。故曰定天下之象。蓋揲蓍之法。三變而

成爻、十八變而成卦、數之極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韓註　夫非忘象者、則无以制象。非遺數者、无以極數。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與於斯也。通解　蓍筮之未筮也、无思則無心矣、无爲則無迹矣、故寂然不動。其宜若無所爲而及其既筮也、天下之事感而通之、各有所當。此至神之所爲也。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韓註　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通解　極深則造其精微、故通天下之志而無所敗。既言深幾、而遂及神。而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故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求而自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韓註　四者、由聖道以成、故曰聖人之道。通解　既更端而重言之、以終此章之義。

右第十章

通解　此章言聖人體至神之德、而知變化之道、故能作易以成天下之務、故專曰至

變。曰至神。而又曰精曰幾曰深。彼此交擧、以盡其義也。○按寂然感通之言、蓋言著之德至靜而能告天下之吉凶、所謂易者亦以著而言耳、非謂寂然不動之中有一司契焉者、能主感通之機也。中庸狀鬼神之德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繼之乃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蓋言不涉形迹、而使人畏敬奉承、其德之所以爲盛也。其語意正相類、後世以此狀人心之妙、以爲體用之別、又以談聖人之道、與佛氏之旨較其得失、有寂感寂滅之論。考易之本旨、則殊不然。學者須辨焉。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韓註　易以極數、通神明之德、故明易之道、先擧天地之數也。通解　數始於一而成於十。一三五七九、奇數也、陽之象、故謂之天。二四六八十、偶數也、陰之象、故謂之地。此大衍之數所由作也。○此簡上無所承、下無所蒙。漢志在天數五上、程子本移在第九章首大衍之數上。本義從之、當從其所定。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韓註　變化、陰陽之謂也。鬼神、陰陽之靈也。通解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蓋減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實則五十有五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韓註　冒覆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通解　物猶事也。開物則通其所疑、成務則錯諸事業。冒者、物蒙頭也。從玉曰、瑁從巾曰、帽。籠罩天下之事、而無所不容也。言聖人作易、以盡天下之理、使天下之人知其所從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韓註　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言著以圓象神、卦以方象知也。

開物成——物ノ蒙ヲ開キ、各道理ヲサトラシムルコト、而シテソレヲ事務ニ施シテ、天下ノ事ヲ整理スルコト。通天下——天下ノ人人ノ情ヲ明知シタルコト。

冒天下——冒ハオホフニテ、包ムコト、天下ノ事、全體ヲツツミトリ我ガ風呂敷ニ入レ、ソレヲ時時出シテ法則ドホリ行ヒツクスヲイフ。

天一地——此レハ陽ノ奇數ト陰ノ偶數トヲ述ブ。

綜ハスブルコト、四十九ノ蓍ヲ一ツニ合セスブルコト、十八變ソテ卦ヲ爲スコトヲ變ニ通ズトイフ。

寂然不——占フトキ心ヲ靜ニシテ蓍ヲ取リ、一卦ナナスコトヲ感トイフ、天下ノ故ニ通ズトハ、天下ニアリトアル事柄ノ吉凶ヲ占定スルコト。

研幾也——幾ハ微ナリ微妙ニテオクフカキ道理。

フ。

圓而神——此レ聖人ノ易ヲ作リ、民ト憂ヲ同ジウスルモノヲイフ、蓍乃チ筮竹ハマロキモノナリ、ソノ圓脫ナルサマ物ニサハラズ、神變ナルモノナリ」卦爻ノ德ハ方ニテ四角ナルモノナリ、此レ行方正ニシテ先見ノ明アルモノ、又六爻ノ意味ハ大ニ變化アリテ、人ニ對シテ吉凶ノアリサマヲ呈シ告示スル、此ノ三樣ノ事ヲ精密ニ工夫シテ心ヲ密ナル點マデヒソメ考ヘタル上ニテ、吉凶ヲサトリ、人民ト共ニ患ヲ同ジウシ、以テ未來ヲ知リ、以テ既往ヲ記臆シ、大ニ功ヲアラハス、斯ルコトヲ能クスルモノハ、古ノ聖人ノ耳サトク目サトク深キ知慮アリテ武勇アリ、サレド暴ニ流レザル人ノ善クスルトコロナリ。

唯變所適。无數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也。

六爻之義易以貢。【韓註】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聖人以此洗心。【韓註】洗濯萬物之心。退藏於密。【韓註】言其道深微。萬物日用。而不能知其原。故曰退藏於密。猶藏諸用也。吉凶與民同患。【韓註】表吉凶之象。以同民所憂患之事。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也。神以知來。知以藏往。【韓註】明蓍卦之用同神知也。蓍定數於始。於卦爲來。卦成象於終。於蓍爲往。往來之用相成。猶神知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韓註】服萬物。而不以威刑也。【通解】圓者。全而無礙也。而神則不可測。方者。定而可準也。以知則事可辨。貢上也。謂告之於人。六十四卦陰陽迭變。以示吉凶於人也。聖人由此三者。精意密慮。爲天下定吉凶。聖人亦人耳。故天不與聖人同憂。而聖人則與民同患。但神以知來。則因筮以知將來之吉凶。知以藏往。則因卦以明已往之鑒戒。此聖人之所以定天下之民。立天下之大業也。非體神知之德者。孰能與焉。蓋全知仁勇之德者也。○按。夫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此三者天下之達德。而唯聖人爲能全之。此篇則云云。聰明叡知者智也。神武而不殺者非仁且勇乎。語孟中庸之間。曰仁智。曰仁義。曰智仁勇。前乎此詩書所未爲說。十翼之中。因衍易旨。而或說仁智。或說仁義。而此則云云。似言全智仁勇之德也。其書蓋出于夫子之後。而以聖門敎法之目。參之於易乎。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韓註】定吉凶於始也。聖人以此齋戒。【韓註】洗心曰齋。防患曰戒。以神明其德夫。

大極——一元ノ氣ノ由リテ生ズルトロノモト。

兩儀——陰陽相ナラブ上ニテイフ。

四象——春夏秋冬ト見ル說多シ、本註ノ如キモ可ナリ。

【通解】聖人能明天之道。故興神物而用之。言取蓍以筮也。能察民之故。故前民用而導之。言因筮以占也。齋戒則以接鬼神。神明則以修其身。

是故闔戶謂之坤。【韓註】坤道包物。闢戶謂之乾。【韓註】乾道施生。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韓註】兆見曰象。形乃謂之器。【韓註】成形曰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通解】闔闢者。動靜之機也。自闔而闢。故先言坤。闢則與闔異。故曰變。變而又變。則往來不已。無所窒塞。故曰通。有象而後可見。卦爻是也。有器而後可形。蓍策是也。法則占筮之法。神則百姓日用而賴其利。妙用之不可測者也。下文乃實其事。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韓註】夫有必始於无。故大極生兩儀也。大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大極者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韓註】卦以象之。八卦定吉凶。【韓註】八卦既立。則吉凶可定。吉凶生大業。

【韓註】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通解】此言卦爻占筮之所由始。大極者。一元之氣也。漢書曰。大極元氣。函三爲一。是也。一元氣分爲陰陽。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謂之兩儀。一陰一陽。各有老少之異。故又畫一奇一偶。各加其上。爲老陽少陰老陰少陽之象。謂之四象。四象之上。又加一奇一偶。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謂之八卦。八卦相錯。以生六十四卦。以定吉凶。以生大業。吉凶決于前。故曰定。大業成于後。故曰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韓註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通解富貴。謂享天祿履天位。立字下。本義曰。有缺文。蔡氏淵曰。當有象字。成器。謂蓍策之類。亹亹。勉強貌。卜以決疑。則民有定志。勉於爲事而成之也。此言聖人在天子之位。象天地之德。準四時之序。法日月之明。敎民卜筮。以治天下也。至下文實其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通解承上文末句而言。神物則指蓍草也。聖人則之而創大衍之數。天地變化。則四時錯行。天垂象。則日月代明。河出圖。洛出書。則聖王御世之瑞而崇高之祥也。此四者聖人所由以作易之本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通解四象。謂陰陽老少之變。示之以四象。告之以辭。而吉凶可斷。

右第十一章

通解此章論易道之大體。聖人所以作易之本原。最爲詳備。○按。大極之名。始見于此篇。先儒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或曰。一理之尊號。蓋言天地萬物所以然之故也。今審十翼之說。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之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此篇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謂之易。則知所謂大極者。乃指一元之氣流行古今。發育萬物者以爲言。而不可向其上面別求所以然之理也。必矣。先子遺書詳著其說。學者當參窮其旨。至所謂河圖洛書者。則漢唐注疏。並不詳其爲何物。今所傳二圖。出于華山道士陳摶。圖南傳之邵子。而朱子用之以解經。夫以今而視宋。則宋爲古也。自羲禹周文之時而視宋。而視宋。則世之相後。不知幾千萬年。兩漢南北朝諸儒。俱不詳其物。而晚出于唐宋之間。則固可疑也。考之於經。則周成王顧命。河圖與天球。列在東序。則其物儼在。尙傳當上世帝王首出之瑞物。歷世寶傳。以鎭國家。如周鼎漢璽類耳。故夫子言之。以寓聖王不興之嘆。此篇敍之。以應崇高富貴之語。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先儒以爲洛書。不知其實然否乎。吾意上世聖王之興。感蟲獸之靈異。象其文理。因畫爻以敎天下後世。神其事以爲荷天之休命之所致。此篇所敍是已。其所以則而象之者。後世不可得而詳也。學者當信其信。而疑其疑。斯可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通解此承上章吉凶之言。引大有上九爻辭以擧例。天道福善禍淫。自修其德。以祈天永命。易之所以爲敎也。大有六五。執柔虛中。有孚信之象。上九以剛居上。而能從之。是履信思順而尙賢也。故能爲天所祐。享其福慶。居盈滿而存謙遜。易之所尙也。

自天祐——此レ大有ノ上九ノ辭ヲ引キ來リテ、信ト順トハ天ノタスケルトコロナルコトヲ述ブ。

書不盡——ムダカシキ易ノ書ハ充分ニ言ヒツクスコト能ハズ、而シテソノ文章ガ、フカキ意味ヲ述ベツクスコト

聖慮——骨折リツトムルコト、天下ノ吉凶ヲ指定シテ、人ヲシテ事ヲハゲマシムルコト。

著龜——著ハ筮竹ニテ占フコト、龜ハ龜甲ヲヤイテ占フコト。

河出圖——ムカシ黃河ヨリ一種ノ圖ヲ出シタルコト、今ノ河圖ヲ說クモノハ後人ノ臆測ニシテ、其ノ眞物ヲ知ル能ハズ。

洛出書——ムカシ洛水ヨリ一種ノ書物ヲ出シタリト、後世ソノ物ヲ知ル能ハズ。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

韓註　極變通之數。則盡利也。故通。通則久。

鼓之舞之以盡神。

韓註　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通解　又承上文言易之不可遽知也。書言也。或問曰。然則聖人作易之意。其終不可見乎。因答之而言。象有一定之物。而稽類無窮。則可以盡意。卦具天下之事。而極其變。則可以盡民之情僞。繫詞以斷吉凶。則無所不備。可以盡其言。變而通之。則用而不拘。可以盡利。鼓之舞之。則不知其孰使之者。而日遷善而不自知。可以盡神。所謂唯在言與意而遂及情僞利神。以要其極也。

乾坤其易之縕耶。

韓註　縕。淵奧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通解　又承上文而言易之大體。縕與蘊同。蓄也。藏也。乾坤二卦。足以包括六十二卦。故曰易之縕乎。乾坤成列。則六十二卦之理。立乎其中矣。乾坤與六十二卦。互相爲用也。上諸章數言乾坤。經著二用文言。亦唯釋此二卦。蓋此二卦陰陽之純。能明其義。則可以通六十二卦之理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

韓註　因而制其會通適變之道也。

推而行之謂之通。

韓註　乘變而往者。无不通也。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韓註　事業所以濟物。故舉而錯之於民。

通解　器謂著策之類。易道不可見。而著策則可執。故以形器分之。變則陰陽無一定之準。通則彼此可相借以用。皆就揲著求卦而言。以此治民則事業著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通解　重出。本義云。重出以起下文。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韓註　體神而明之。不假於象。故存乎其人。

韓註　德行。賢人之德行也。順足於內。故默而成之也。體與理會。故不言而信也。

通解　卦言其理。辭言其動。皆易之所有也。變與通則用之之法。神而明之。則在用之者其人如何耳。能成其事。爲人所信。則德行之徵。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右第十一章

通解　此章亦述易之大體。而明聖人作之。而用之則在夫人也。○按。道器之言。始見於此。蓋自老子發之。而易傳用之。

能ハズトイハバ、聖人易ヲ作ラレタル主意ヲ明瞭ニ知ルコト能ハザルカトノ或人ノ問ニ對シテ、聖人象トテ物ノ形チカリ來リテ、フカキ意味ヲ充分アラハシツクシ、卦ヲ設ケテ世事ノマコトカイツハリカヲ充分ニアキラカニシ、卦象ノ下ヘ繫象ノ辭ヲ書キツヅリテ、意味ヲ充分言ヒツクシ、變化シテ利ニツキ、ソレヲ陰陽ノ理ニモトヅケテ、カカルコトヲ爲スモノハ神ナルコトヲ知ラシムルヲ得ルハ易ノ文ナリ、聖人ノ意モココニ至リテ明知スルコトヲ得ベシト孔聖ノ答言ナリ。

乾坤其——乾坤ノ二卦ハ意味深遠ニシテ、易ノ六十二卦皆其ノ中ニ含ミアルトイフモ可ナリ。

形而上——形以上乃チ無形ナルモノヲ道理トイヒ、形以下ノ形アルモノヲ器物トイヒ、ソノ道ト器トヲホドヨク變化セシメテ用ニ適スルヤウニスルヲ變トイヒ、ソレヲ天下ニ實施スルトキハ通トイヒ、天下ノ人民ニソレヲ活用スルトキハ事業トイフコトニナル。

夫象聖——周易ノモツトモ必要ナル象トイフモノハ、聖人伏羲氏、カツテ天下ニ存スル無形ノ道理ヲ研究センシテ（賾ハオクフカキ道理ナリ）其ノ形容ヲ相當ナル物ニナゾラヘ、即チ物ノ形體ノヤウ道理ニ似タルモノヲ借リ用ヒタルヨリ、象ト號ヅケタリ。

觀會通——聖人ガ天下、即チ活世界ノ變動テ見、其相集レル（會）ト其ノ散ズル（通）トヲ觀テ、ソレニ對スル典禮、即チ儀式作法ヲ行ヒ、其ノ行フアリサマニ斷定ノ文辭ヲ加ヘ、ソノ吉凶ヲ一目ノ下ニ明ニ判定シタルハ爻デアル。

極天下——天下ノキハメテ深キ道理ヲ（賾）アクマデ研究スルニハ、

之民。謂之事業。

韓註　事業所以濟物。故舉而錯之於民。

通解　器謂著策之類。易道不可見。而著策則可執。故以形器分之。變則陰陽無一定之準。通則彼此可相借以用。皆就揲著求卦而言。以此治民則事業著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通解　重出。本義云。重出以起下文。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韓註　體神而明之。不假於象。故存乎其人。

韓註　德行。賢人之德行也。順足於內。故默而成之也。體與理會。故不言而信也。

通解　卦言其理。辭言其動。皆易之所有也。變與通則用之之法。神而明之。則在用之者其人如何耳。能成其事。爲人所信。則德行之徵。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右第十一章

通解　此章亦述易之大體。而明聖人作之。而用之則在夫人也。○按。道器之言。始見

六十四卦ニ於イテスベク、天下ノ變動ヲ研究スルニハ、六十四卦ノ文辭ニ於イテスベシ。

化而裁——其ノ變化ニ對シテ、程ヨクキリモリスルハ、六十四卦ノ變ニツイテスベク、ソレヲ事業ニオシオヨボシ行フハ、如何ナルトコロニ向フモ、通ゼザルコト無キ、元ニ享ル點ニ於イテスベシ。

神而明——又能クオクフカキ道理(神)マデ研究(明之)シツクスハ、聖哲ノ人ナル故ナリ。

默而成——心ヲオチツケテ、無言中ニ成就スル、即チ一言モ發セズシテ天下ノ信用ヲ得ルハ、其人ノ德行如何ニヨルモノナリ。

于此而先儒以爲理氣精粗之謂、今審易之本旨、則所謂道者指易而器則指著策之類而言耳、上章曰、形乃謂之器、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皆可證也、蓋易之爲書、本因卜筮而興、因著策之數、質之鬼神、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以明人事之吉凶得失也、故十翼之大旨、視凡天地之間、莫非斯易、崇神明之德、考著卦之變而要之于人道、其曰道、曰器、曰象、曰變、曰數、曰通、皆自是而立言焉爾、至後世推之天地萬物、遂以陰陽流行爲器、而其所以然者謂之爲道則失其旨矣、

周易經翼通解卷之十七終

八卦成——乾坤以下山澤・雷風・水火ノ八卦相并列シテ定位・通氣ナドノ象形ヲシメス。

因而重——右ノ八卦ヲ重ネテ八八六十四卦トシ、一卦六爻ヅツソノ中ニ錯綜シテ變化ヲアラハス。

繫辭焉——辭トハ六十四卦ニ屯蒙泰否等ノ名ヲ命ズ、而シテ卦各〻成衰變化ヲ含ム。

立本者——卦ニハ固定ノ陰陽ノ位アリ、何レノ卦モ水火既濟ヲ本體トス、乃チ、初三五ハ陽ニテ、二四上ハ陰ナルヲイフ。

周易經翼通解卷之十八

繫辭下

八卦成レ列。象在レ其中レ矣。韓註備ニ天下之象ヲ也。因而重レ之。爻在レ其中レ矣。韓註夫八卦備ニ天下之理ヲ而未ル極ニ其變ヲ故因而重之以象ニ其動用ヲ擬ニ諸形容ヲ以明ニ治亂之宜ヲ觀ニ其所レ應以著ニ適時之功ヲ則爻卦之義所レ存各異、故爻在ニ其中ニ矣。通解象謂ニ天地山澤等類ニ大象所レ言是也、三爻成而後八卦可レ辨、而象著矣、因ニ八卦ニ而又重レ之以ニ八卦ニ而後六十四卦具ニ爻之陰陽分ニ矣。

剛柔相推。變在レ其中レ矣。繫辭焉而命レ之。動在レ其中レ矣。韓註剛柔相推ヲ況ニ八卦相盪ニ或否或泰ヲ繫辭焉而斷ニ其吉凶ヲ況ニ之六爻ニ動以適レ時者也、立卦之義則見ニ於象ニ適時之功則存ニ之爻辭ニ王氏之例詳矣。通解六十四卦之爻、陽剛陰柔互相往來推盪而陽變爲レ陰、陰變爲レ陽、因繫辭以占ニ人事之動也。

吉凶悔吝者。生レ乎動レ者也。韓註有ニ變動而後有ニ吉凶ニ通解吉凶悔吝皆生ニ乎人事之動ニ

剛柔者立レ本者也。變通者趣レ時者也。韓註立本況レ卦、趣レ時況レ爻、通解爻之陰陽、一定不レ易、斯立レ本矣、陰陽相變、推而行レ之、斯趣レ時矣、

變通者——卦ノ往來及ビ、六十四卦ノ變化ハ相當ノ時ニ於イテ相當ノ時事ヲ爲スモノナリ。

貞勝者——吉ト爲リ凶ト爲ルモ、ツマリ正シキモノハ勝チテ、ヨキ結果ヲ收ルコトナイフ。

貞觀——天地陰陽ノ運動ハ一點ノ不正ナシ、常ニ正シキヲ示スモノナリ。

貞明——日月ハツネニ明ヲ失ハヌモノナリ。

貞夫一——天下ノ萬事ツヒニ一ツノ正シキニ歸着スルナリ。

隤然——地ハ柔順ナルモノナリ、故ニ隤トイフ、オトナシキサマ。

效象——乾坤ノ德ニナラヒカタドルナイフ。

動乎內——內トハ一卦ノウチ動クトハソノ卦ヨリ往來變化スルナリ。

動乎內——卦面ニアラハルルナイフ。

見乎外——外界ニ於イテ事ヲ爲ス上ニ吉トナリ凶トナリテアラハル。

大德曰——天地萬物ヲ生生ス、コレ大ナル恩惠ナリ。

大寶曰——聖人天地ノ生生ニ象リテ、仁ヲ萬民ニ施スニハ、位ヲ得ザレバ能ハズ、故ニ位ヲ大寶トイフ。

何以守——ソノ位ヲ守リ、ツネニ失ハヌヤウニスルニハ仁ヲ主トス可シ、不仁ナレバ忽チ失フナリ。

何以聚——サテ仁ヲ實行スルニハ財貨ヲ人民ニ與フルニ在リ。

仰則觀——コレ天地艸木等ノ自然ニカタドリ

吉凶者貞勝者也。

韓註 貞者。正也。一也。夫有ㇾ動則未ㇾ免ㇾ乎ㇾ累。殆吉則未ㇾ離ㇾ乎凶。盡ㇾ會通之變ㇾ而不ㇾ累ㇾ於吉凶ㇾ者。其唯貞者乎。老子曰。王侯得ㇾ一以爲ㇾ天下貞。萬變雖ㇾ殊。可ㇾ以執ㇾ一御ㇾ也。通解 貞者。正也。人事之吉凶雖ㇾ不ㇾ一。要ㇾ其所ㇾ極。則未ㇾ有ㇾ不ㇾ以ㇾ正而勝者ㇾ也。故曰ㇾ貞勝ㇾ言ㇾ以貞而勝ㇾ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韓註 明ㇾ夫天地萬物。莫ㇾ不ㇾ保ㇾ其貞ㇾ以全ㇾ其用ㇾ也。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通解 承ㇾ上文ㇾ推衍貞之義ㇾ觀示也。天地之道。以ㇾ正而常明。天下之動雖ㇾ不ㇾ定。而考ㇾ其所ㇾ歸一ㇾ則未ㇾ有ㇾ不ㇾ出ㇾ正者ㇾ也。梁襄王問ㇾ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ㇾ乎一ㇾ。又問孰能一ㇾ之。孟子曰。不ㇾ嗜ㇾ殺ㇾ人者能一ㇾ之。天下之動貞ㇾ夫一ㇾ者。正是如ㇾ此。

夫乾確然示ㇾ人易矣。夫坤隤然示ㇾ人簡矣。

韓註 確。剛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一ㇾ其德ㇾ。物由以成。故簡易也。通解 承ㇾ天地貞觀ㇾ而言ㇾ乾坤之德。確然剛健之狀。隤然柔順之狀。其所ㇾ示ㇾ人者然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韓註 卦之爻象。法ㇾ乾坤之德ㇾ。上篇乾曰ㇾ像。坤曰ㇾ效。此分ㇾ爻象ㇾ通而言ㇾ之。各假ㇾ音以明ㇾ其義ㇾ耳。猶ㇾ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例。

爻象動ㇾ乎內。吉凶見ㇾ乎外。

韓註 兆數ㇾ見ㇾ於卦ㇾ也。吉凶見ㇾ乎ㇾ外。驗ㇾ於事ㇾ也。

功業見ㇾ乎變。

韓註 功以與。故見ㇾ乎變ㇾ也。

聖人之情見ㇾ乎辭。

韓註 辭也者。各指ㇾ其所ㇾ之。故曰ㇾ情也。通解 爻象在ㇾ卦。吉凶在ㇾ人。變而通ㇾ之。則事業著矣。玩ㇾ其辭。則聖人之情可ㇾ見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

韓註 施生而不ㇾ爲。故能常生。故曰ㇾ大德ㇾ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

韓註 夫无用則无ㇾ所ㇾ寶。有用則有ㇾ所ㇾ寶也。无用而常足者。莫ㇾ妙ㇾ乎道ㇾ。有用而弘道者。莫ㇾ大ㇾ乎位。故曰。聖人之大寶曰ㇾ位。

何以守ㇾ位。曰仁。何以聚ㇾ人。曰財。

通解 財所ㇾ以資ㇾ物生ㇾ也。

理ㇾ財正ㇾ辭。禁ㇾ民爲非曰ㇾ義。

通解 此言ㇾ聖人作ㇾ易以教ㇾ民之事。以本ㇾ之于天ㇾ也。其爲ㇾ物不ㇾ二。則其生ㇾ物不ㇾ測。一ㇾ乎生ㇾ故也。故天地之大德曰ㇾ生。聖人裁成輔ㇾ相天地之道。以左右有民。非ㇾ得ㇾ崇高之位。則不ㇾ能ㇾ故聖人之大寶曰ㇾ位。非ㇾ衆罔ㇾ與守ㇾ國。故人以守ㇾ位。財散則民聚。故財以聚ㇾ人。饒ㇾ其衣食。正ㇾ其辭令。禁ㇾ民爲ㇾ非。則在ㇾ於義。此聖人所ㇾ以贊ㇾ天地之化育。以臨ㇾ萬民。既庶而富ㇾ之。加之以教也。

右第一章

通解 此章論ㇾ卦爻吉凶之義。聖人用ㇾ易以教ㇾ民之義。○按。此篇云。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老子則曰。天得ㇾ一以清。地得ㇾ一以寧。王侯得ㇾ一以爲ㇾ天下之貞。其言相類。各有所ㇾ主。老子以ㇾ一爲ㇾ主。而以貞爲ㇾ王侯之貞。此篇以貞爲ㇾ主。而以一爲ㇾ一。於貞則爲不同。大抵此篇間有與老子相出入者。故先儒亦以老易並稱。但老子虛无爲宗。保身爲要。而不肯應ㇾ事接ㇾ物。遂以仁義禮樂爲不足ㇾ爲用。附ㇾ仁義禮樂之道。時其險易。以求ㇾ濟ㇾ事。則爲不同。斯其所ㇾ以亞詩書而列聖經乎。

古者包犧氏之王ㇾ天下ㇾ也。仰則觀ㇾ象於天。俯則觀ㇾ法於地。觀ㇾ

テ、八卦ヲ制作シタルチノブ。

取諸身——頤・噬嗑ナドハ近ク身體ヨリ象ヲトレルナリ。

通神明——深ク形而上ノ理ヲ研究シタルチイフ。

類萬物——卦象ニ因リテ、多クノ事物ヲ發明シ、民情ニモトヅキテ仁政ヲホドコシタリ。

取諸离——离ハ内虚ニシテツク、此レ網ノ目ノ象ナリ。

剡木爲——耜トハ鋤鍬ノ柄、益ハ上ニ巽ノ木アリ入ルトナス、土中ニ入ルコト、震ハ動クナリ、動イテ土中ニ入ル鋤鍬ノ象、コレ神農氏ハジメテ耕器ヲ作リ、農作ヲ天下ニ教ヘタルチイフ。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韓註】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細不窮。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通解】包犧氏。上世王者之號。取犧牲以充包廚。故曰包犧。或作伏羲氏。又作虙犧氏。地之宜。謂草木。如周禮五土各有所宜。是也。包犧之作八卦也。自天地之大。而鳥獸。而艸木。莫不各有所取法。近而取諸身。則如頤噬嗑。遠而取諸物。則如井鼎。八卦於是乎成矣。八卦既成。則因而重之。而六十四卦具焉。以通神明之德。則質諸鬼神而無疑。以類萬物之情。則前民用而成務。此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韓註】離。麗也。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麗于水。獸麗于山也。【通解】罔古網字。本或作網。罟亦網也。入之于水澤者。故曰。數罟不入洿池。佃通作畋。畋獵也。包犧氏始教民鮮食。爲網罟以取鳥獸魚鼈。蓋取離卦兩目相附而物麗之象。蓋者不質言之也。下倣此。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韓註】制器置豐以益萬物。【通解】神農。亦上世王者。教民稼穡。故曰神農。耜耒首也。耒耜柄也。耨去草也。作耒耜耕耨。以教天下。利物之功莫大焉。益卦二體皆木。又有損上益下之象。取其義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韓註】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法以合物。噬嗑之義也。【通解】神農爲市。致民聚物交易而退。彼此相通。以得其利。噬嗑。合也。物噬齧乃得通。蓋取其象。

取噬嗑——カミアフコト、离ノ日上ニ在リ、震ノ動下ニアリ、此レ日下ニ動キ彼是ノ相談引キアヒ貿易スルノ象ナリ。

取乾坤——乾ハ上衣、坤ハ下裳ノ象、黄帝堯舜ニ至リ、衣服ノ制モ大ニ備リ、克ク天下ヲ治メタル象ナリ。

取諸渙——上卦ハ巽木、下卦ハ坎、此レ舟楫水ヲ渡ル象ナリ。

取諸隨——上卦ハ説ブナリ、下卦ハ動クナリ、説ビテ動キ隨フ象トス、牛馬説ビテ人ノ引クマニマニシタガフ象ナリ。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韓註】通物之變。故樂其器用。不懈倦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韓註】通變則无窮。故可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通解】事久則弊。變通而神化之。則民不倦而利之。可以持久而不廢。此易之所以尚變通而得天之祐也。下文所敍。乃其事也。

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韓註】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通解】上世民衣皮而已。未有衣裳之可辨。至黄帝堯舜其制寢備。而天下始定矣。上曰衣。下曰裳。視之皮服。其制重大。故曰垂。衣裳禮之大者。人之所異於物也。故特言之。乾坤天地之象。天地位而萬物安。上衣下裳取其義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韓註】渙者。乘理以散動也。【通解】舟楫乘木以濟不通。木在水上。渙之象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韓註　隨。隨宜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通解　牛馬之役於人。動作必隨人。隨之義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韓註　取其豫備。通解　重門以守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知懼。事在豫備。卦本以悅豫爲名。此篇別取其義。如事豫之豫。亦翼易之通例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韓註　以小用而濟物也。通解　杵臼以治米。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則食不厭精之意。小過之義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韓註　睽。乖也。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通解　弧弓也。懷之以德而不服。然後弧矢以威之。蓋睽乖以治之也。睽之義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韓註　宮室。壯大於穴居。故制爲宮室。取諸大壯也。通解　棟屋脊。宇者檐也。宮室之制。不可不固。大壯之義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取大壯——上ノ震ハ棟、下ノ乾ハ人、家屋ノ象、大壯ハ立派ニツクレル意ニ取ル。

取大過——上卦ノ兌ハ地ヲホルコト、下卦ノ巽ハ木ヲ入ルルコト、棺槨ヲ地中ニ埋ル象トス、大過トハ、二重ノ棺ヲ用フルハ、大ニ手アツキニスギタル意ナリ。

取諸睽——上卦ノ离ハ弓、下卦ノ兌ハ毀折、弓ヲ射テ物ニ中ツル象。

重門擊——幾重ニモ門ヲ堅固ニ作リタル上ニ柏子木ヲウチテ、暴客、即チ兇徒ノ防禦ヲ爲ス。

取諸豫——豫ハアラカジメ用心スル意ヲ取ル。

取小過——上卦ハ震ノ動、下卦ハ艮ノ止、下ニ止ルハ臼、上ニ動クハ杵ノ象ナリ。

韓註　取其過厚。通解　封者。積土爲墳也。樹者。種樹以標其處也。棺槨之制。尙過厚。大過之義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韓註　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通解　上古質朴無文。結繩以識事。亦足以爲治。書文字也。契符信也。取明決之意。夬之義也。

右第二章

通解　此章引十三卦。或取其象。或取其德。或取其義。以明自古聖人智能創物。制作變通。以利萬民。皆取諸易也。卽以制器者尙其象之事也。蓋天地之間。有人斯有物。有物斯有用。聖人因其所取法焉。猶法天行之乾而君子以自强不息。體地勢之坤而君子以厚德載物也。然其必取諸某卦。則不可知也。亦非附會其事以託之聖人也。善言易者。視古今之間。莫非斯易之往來流行。有斯器。有斯象。有斯事。有斯卦。其事相準。可以通焉。故曰。蓋取諸不一而言之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通解　易之爲書。以象爲敎。所謂象者。像物以設之。像陰陽以畫奇偶。以至六十四卦。莫不各有所像法。此通卦爻而言。

彖者材也。

韓註　材。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通解　彖者卦辭也。材者言一卦之材用。

取諸夬——書契ヲ作リテ速ニ疑事ヲ決スル意ニ取ル。

易者象——易ノ卦ハスベテ象ヨリ成立シ居ルコトヲイフ、像トハカタドルナリ、象ノ字ヲ解ケリ。

彖ハ材——彖ハ全卦ニ ロタル材料ニテ、ソノ卦全體ノ意義ヲ定メタルモノナリ。

爻也者——各爻皆天下ノ事物ノ變動ニナラヒテ文ヲカケタリ、爻ヲ直ニ效ノ字ニテ説キタルニアラズ。

吉凶生——變動多キ事ノ中ニハ吉アリ凶アリ、凶モハジメニ悔イ改ムレバ吉トナルベク、悔ユベキニ改ムルニ憚ルモノヲ吝トイフ、遂ニ凶トナルコトアリ。

陽卦多——陽卦ハ奇數ナル故ニ一陽二陰ニテ成リ、震坎艮ノ如キ此レナリ、陰ハ偶數ナル故ニ二陽一陰、巽离兌ノ如キ此レナリ、陽卦ハ太平ノ象、君主一人アリテ人民ヲ治ム、陰爻ハ此レト反對ナリ。

其德行——其ノ字ハ陽卦陰卦ヲ指シテイフ、德ハ心得、行ハ行爲、道ノ字ハ德行ヲウケトク。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通解 爻者爻辭也。對象而言。效天下之動而系之辭。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通解 吉凶悔吝。見於卦爻之辭。

右第三章

通解 此章專論卦爻之大體。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通解 陽卦二陰一陽。謂震坎艮。陰卦二陽一陰。謂巽離兌。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韓註 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

通解 震坎艮一奇爲成卦之主。巽離兌一偶爲成卦之主。皆以少爲主。

其德行何也。

韓註 辨陰陽二卦之德行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韓註 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衆。无爲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之道。陰卦曰小人之道也。通解 陽者君之象。陰者民之象。陽卦以一陽而統二陰。則統于一尊。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以一陰而事二君。則君二難事。故爲小人之道。

右第四章

通解 此章就八卦。擧陰陽多少之數。論以一統衆之道。此易中之一義。泛明其象。非卦定有此義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韓註 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韓註 夫少則得。多則惑。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誠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通解 此述咸卦九四爻之辭。爻言朋從爾思者。思之從類不一也。此反其辭云。天下何思何慮。猶夫子引室是遠而詩。而反之曰何遠之有也。蓋天下之事所歸者同。而塗則殊。所至者一。而慮則百。苟知其歸一。則何待思慮之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重言以結之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通解 又因爻言往來。而言自然之道。日月相推而明生者。言周一月也。明生者。哉生明也。寒暑相推而歲成者。言周一歲也。皆陰陽往來自然之感應。信者伸也。往者屈。來者信。二者相因。而利物之功全。何容造作營爲之私。

同歸而——天下ノ事オモムク道途ハオノオノコトナレドモ、歸着スルトコロハ同ジトコロナリ。

一致而——人人ノ考モ百千ノ差アレドモ、至ルトコロハオナジコトニナルモノナリ、シカラバ天下ノ事何ヲ考ヘ何ヲ慮ルベキ、以上明從爾思ノ文ヲ反繫シタルナリ。

屈信相——スベテ事ノ往來盛衰ハ一ツノ感應トイフモノナリ、乃チ陰陽消長ノ理ニテ、タダ陽ノミノ屈信ナリ、以上往來ノ字ノ説明ナリ。

尺蠖之——彼ノ尺取蟲ノサマヲ見ヨ、一タビ身ヲ屈スルハ進ミ出デントスル準備ナリ、龍蛇ノ土中ニヒソムハ、其ノ身ヲ保存シテ、他日興雲沖天ノ大用ヲナサンタメナリ、イヅレモ陰陽屈伸ノ理ニヒトシキモノナリ。

精義入——深ク道理ヲ研究シテ、神妙ナル奥義ニ入ルコト、深ク究ムルモノハ、ヒロク活用センガタメナリ。

利用安——日用ノ事物ヲ利シ以テ其ノ身ヲ安樂ニスルハ、大ニ其ノ德ヲ崇高ニセンガタメナリ、イヅレモ陰陽屈伸ノ理法ニモレズ。

困于石——此レ據ルコト其ノ當ヲ得ズシテ、禍ヲ取レルヲ述ブ。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韓註 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能乘天下之微會。而通其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韓註 利用之道。皆安其身。而後動也。精義由於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於安身。以崇其德。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歸根則寧。天下之理得也。若役其思慮。以求動用。忘其安身。以殉功美。則僞彌多。而理愈失。名彌美。而累愈彰矣。**通解** 又承上文推言屈伸相因之道。就人爲而明之。尺蠖蟲名。一名步屈。屈伸而行者。形小多足。此二句託物以取譬。起下二句之義。精義入神。學之事也。屈也。將以致用。欲錯之事業也。信也。既利其用。處命自安。自修也。屈也。將以崇德。欲進其德行也。信也。其屈也。將以信也。皆由人爲而然。雖非自然之道。而亦非爲邪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通解 窮神知化。則聖人之德。與天爲一。往來屈伸。自然而然。非學者之所能識也。○按。天下之事。不過是非二端。而是之中有大小。有眞僞。有自然與不自然之別。以德行仁則王。以力假仁則伯者。眞僞之差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則自然與不自然之別也。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者。天道之全體。往來之自然者也。聖人之德。與之爲一。則窮神知化。亦屈伸之自然者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則專出乎人爲。而雖無勞攘之私。亦非屈伸之自然者也。老子之言曰。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則專出於揣摩之私。而非君子之道也。不可不知其所差別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

公用射——此レ人先ヅ器ヲ成シ、時ヲマチテ動ケバ、イカナル事モ成ラザル無キヲ述ブ。

小人不——此レ罪アルモノヲバ、懲スコト少クシテ誡ムルコト多キハ、方法ノ善キモノナルコトヲ說ク。

善不積——此レハ惡人ヲ微小ニ誡メザレバ、遂ニ改メシムベカラザルニ至ルヲ說ク。

妻其可得見邪。

通解 此述困卦六三爻之義而言。石非宜困之物而困之。蒺藜非宜據之物而據之。其得危辱。而不得見妻。不亦宜乎。凡人於不當爲之事。盡力營求。而敗名失身。皆坐不知斯戒耳。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韓註 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閡之患也。**通解** 此述解卦上六爻之義。括如括囊之括。言結礙也。爻辭本言除害之事。此篇則別取其旨。言君子懷抱利器。見可而動。故事無所拘礙。而克底其績。苟內不量己。外不揆時。輕擧妄動。其能免乎。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通解 君子之爲善也。非以求利也。不爲不善也。非以畏威也。小人則不然。故懲乎小。則誡乎大。可以得福也。因引噬嗑初九爻辭而明之曰。屨校滅趾。居爻之初。刑之輕者。因是而大誡。則知懲創。故能无咎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以足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

危者安——治ニ居テ亂ヲ忘レザルモノハ、安樂ノ種ナルコトヲ說ク。

德薄而——此レハ德モ智力モ相當セザル地位ニ居レバ、禍ヲ取ルベキコトヲ說ク。

知幾其——此レハ時機ノ可ナルヲ見バ、其ノ日ヲ終ヘズシテ、ソレニ從事スルハ、萬衆ノ望ヲ歸スルトコロナルコトヲ說ク。

顏氏之——此レハオノレノ過ヲ知ルアレバ、直ニ改ムルハ、サスガニ亞聖顏氏ノ行ナルコトヲ說ク。

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通解 善惡之成。皆自微而至著。小人忽之於微。而不知戒。則及其著也。竟不可救。因引噬嗑上九爻辭而明之曰。何校滅耳者。居爻之上。刑之極者。所以凶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通解 以其位爲可安者危。以其存爲可保者亡。以其治爲可有者亂。故君子常存危亡之戒。能安其身。以保其國家。因引否卦九五爻之辭而明之曰。其亡其亡者。存不忘亡也。繫于包桑者。繫之固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通解 德不稱其位。智不及其謀。力不勝其任。皆取禍之道也。因引鼎九四爻之辭而明之。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韓註 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唯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昭。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於毫末。吉凶之彰。始於微兆。故爲吉之先見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韓註 定之於始。故不待終日也。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韓註 此知幾其神乎。

通解 上交而諂。則數斯辱矣。下交而瀆。則數斯疎矣。非知幾者。其能免乎。吉字下漢書有凶字。本義從之。君子之仕也。見事之幾微。不可則止。不俟終日。因引豫卦六二爻之辭而言其果斷之速也。又言君子之於事。知其微而知其爲彰。知其柔而知其爲剛。此其知幾之明。衆人之所望以爲不可及者也。不言顯而言彰。亦便韻耳。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韓註 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韓註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得一者。於理不盡。未至成形。故得不遠而復。舍凶之吉。免夫祗悔。悔而終獲元吉。祗大也。

通解 承上文知幾而言。殆庶幾者。言其近乎知幾也。顏子之爲人。其殆知幾乎。不善必知。知之必不行。非知幾不能。因又引復卦初九爻之辭而稱之也。但前章就出處而言。此章則以心術而言。爲不同耳。○按。夫子稱顏淵之德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又對魯哀公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蓋明其安貧而好學之實也。此篇湊合二事。以述不遠復之義。此非託名孔氏。以罔後人也。蓋因其所見以發明爻辭耳。當時稱呼

天地絪縕——此レハ人ノ生ズル偶チヨシトスルコトヲ說ク。
絪縕——天ノ元氣ホンノリトアツマルサマ。
化醇——萬物自然ニ發酵スルガ如ク、生育スルコト。
構精——男女相通ズルコトヲ言フ。
君子安——此レハ君子タルモノ、マヅ其ノ身ヲ修メテ後ニ動ケバ、人從フコトヲ說ク。

之間。名例甚嚴。夫子之於門弟子。每曰回。曰賜。曰求。曰由。而未嘗有曰某氏之子者也。春秋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聘。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傳云。少也。論語云。郯人之子。孟子云。臧氏之子。皆少而輕之辭。此篇稱顏氏之子。亦因此例耳。豈當時著儒以師道自居。遂以此稱之歟。非夫子之言也昭然矣。況翼易而自稱門人之美以實之。殆不近人情。以十翼爲夫子所作。不知何謂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韓註　致一。而後化成也。通解　此明萬物之生。本乎兩儀。引損卦六三爻辭以證之也。絪縕本作氤氳。元氣交密之狀。醇者。酒味淳也。化醇。猶言敦化。不言醇化。而言化醇。便韻耳。構與遘通。合也。人本乎父母。萬物本乎天地。皆資二氣以生。故三人而損一。則爲二。一人而得友。則爲二。二之合專一。則生。故曰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韓註　夫虛己存誠。則衆之所不違也。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與也。通解　君子之於世也。自審於己而後行。故人必從之。而得全其事。若不然。則必致傷害。上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下民不與者。取與之與。因引損卦上九爻之辭而言。其本起於立心無恒之凶也。

易之門——六十四卦皆乾坤ヨリ成ル、故ニ易ノ門トイフ。
體撰——易ハ天地間ノ備ハレルモノニ體シ、カタドリテ作リタルモノノ意。
通神明——其ノ行陰陽消長ノ理ニアフ、故ニ神明ノ德ニ通ズトイフ。
其稱名——象ヲ取リテ卦ニ名ヅクルニツキテ、彼此相混合スルカト思ハルレドモ、決シテ其ノ範圍チコエズ。於稽其——其ノ象ヲ取レルサマチ見ルニ、衰ヘタル世、乃チ暴君位ニアリ、直言スルトキハ、禍ニカカルベキ故タトヘチ取レルナリ、アダカモ詩ニ比ノ體アルガ如シ。

右第五章

通解　此章引十卦十一爻之辭。以述用易之意。皆以義理明之。猶上篇第八章。述七爻之義也。首論往來感應之道。次叙處己接人之方。詳著是非得失之分。玩索而有得焉。則庶乎其無大過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韓註　撰。數也。**以通神明之德。**

通解　六十二卦。皆自乾坤二卦之變而生。故曰易之門。陰陽者乾坤之德也。剛柔者諸卦之體也。諸卦皆合乾坤之德。而各分剛柔之體。撰。先儒或云。數也。或云。事也。予謂。如異乎三子者之撰。具也。言其所謂宇宙內事。皆吾儒分內事。其意相近。通神明之德。則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韓註　備物極變。故其名雜也。各得其序。不相踰越。況爻繇之辭也。

衰世之意耶。

韓註　有憂患。而後作易。世衰則失得彌彰。爻繇之辭。所以辨失得。故知衰世之意邪。稽。猶考也。通解　稱名者。謂取象。卦爻稽其品類。非有道之世。危言危行之事也。蓋處乎衰世。慮禍變存疑懼之所作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韓註　易。无往不彰。无來不察。而微以之顯。幽以之闡。明也。**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開而當——卦爻ヲ解釋シテ、卦名ニ相當スルヤウニス。

稱名小——小細ナル物ニ象ヲ取レドモ、ソレヲ深大ナル道理ニ當テ說明ス。

曲而當——ツマビラカニシテヨリ道理ニアタル。

因貳以——人民ノ疑フコトニヨリテ解キ示シ、其ノ邪行ナドアルヲ濟ヒタダス。

失得之——吉凶ヲ明ニシテ、凶ヲサケ吉ヲ得セシム、報ハ應報。

有憂患——心ニウレヘヲ抱ケル人ノ作ナレバ、中古乃チ殷周ノ際ニ此ノ周易ヲ作ラレタルナラン、如何トナレバ、德ヲ用ヒテ禍ヲサクルヲ爲スハ、憂患ノ結果ナレバナリ。

德之基——禮儀ハ人ノ善行ノ土基ナリ。

德之柄——謙遜ハ善行ノ柄ノ如キモノ、善事ヲ行フノ手纏。

德之本——過ヲ改ムルハ、善行ノ本ナリ。

德之固——恒久シクカハラズ行フハ、善ヲ行ヒ固ムル方法ナリ。

德之脩——惡キヲ損スルハ、善行ヲ脩ムル所以ナリ。

德之裕——善行ヲ益セバ、其ノ心廣ク體胖ナリ。

德之辨——困難シテ善行ノ行フベキモノタルヲ知ルキマフ。

德之地——其ノ心ヲ安ジテ恒ニ行フベキトコロナリ。

德之制——道ニ順フハ善ヲ行フ法則ナルコトヲイフ。

和而至——禮ハ和ヲ以テスレバ充分行ハルベシ。

尊而光——謙ヲ行ヘバ、尊クシテ光明アリ。

小而辨——善ニ復スルモノハ、小ナルカヲ、遠カラズシテ善ニカヘ

韓註　開釋爻卦。使各當其名也。理類辨明。故曰斷辭也。通解　卦爻之所載。既往而可見。事變之所值。方來而難辨。因卦爻而取事變。故曰彰往而察來。此易道之全也。顯者人所能知。微而不言。幽者人所難知。務開明之。開示其言。各當其名。辨別其物。各正其言。皆言卦爻取象之詳而當也。斷辭則象象之辭。吉凶可以斷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韓註　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

曲而中。

韓註　變化无恒。不可爲典要。故其言曲而中也。

其事肆而隱。

韓註　事顯而理微也。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韓註　貳則失得也。因失得。以通濟民行。故明失得之報也。失得之報者。得其會則吉。乘其理則凶。通解　此稱贊卦爻之辭。卦爻之取象。唯是一事。而推類通之。則事無不該。是謂稱名小。而取類大。肆陳也。其旨深。則意趣不露。其辭文。則條理可觀。其所言委曲而能中理。其爲事陳列而不炫耀。貳疑也。如無貳爾心之貳。因民心之疑貳。開示之。以濟其所行。明之失得之報。失得之報。吉凶之應也。

右第六章

通解　此章首明乾坤爲易之門。而次言爲衰世之意。專稱贊卦爻象象之辭。亦可以明經之大旨矣。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韓註　无憂患。則不爲而足也。通解　卦爻之作。始於上世。推本之伏羲。而易之爲書。則出於殷周之際。遭時不造。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以求成其事。故曰。其於中古乎。其有憂患乎。不可的知。故疑其辭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

韓註　基。所蹈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

韓註　夫動本於靜。語始於默。復者。各反其所始。故爲德之本也。

恒。德之固也。

韓註　固。不傾移也。

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

韓註　能益物者。其德寬大也。

困。德之辨也。

韓註　困而益明。

井。德之地也。

韓註　所處不移。象居得其所也。

巽。德之制也。

韓註　巽。所以申命明制也。通解　此言九卦之德。履者。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人之有禮。猶屋之有基址也。故曰德之基也。謙者。自卑而不伐。人之所執持而行。猶器之有柄也。故曰德之柄也。不遠而復。則猶無過也。故以爲本。恒而不易。則足以幹事。故以爲固。懲忿窒慾。損之所以修。遷善改過。益之所以裕。困以自知。力之所勝。井以自安。身之所處。然後巽順於時。不失其法制也。○按。履本以柔履剛。而得名。大象取上天下澤之象。曰非禮弗履。亦假音近取義。此篇直以爲禮。此玩易之活例也。

履和而至。

韓註　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

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

韓註　徵而辨之。不遠復也。

恒。雜而不厭。

韓註　雜而不厭。是以能恒。

損。先難而後易。

韓註　刻損以脩身。故先難也。身脩而无患。故後易也。

益。長裕而不設。

韓註　有所興爲。以益於物。故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

困。窮而通。

韓註　處窮而不改邑。不改井。井所以遷其施也。

井。居其所而遷。

韓註　居不移。而能遷其施也。通解　此言九卦之材。履禮尚和而能造其極。而謙卑則尊而有光。復則必知小過。恒則能耐其煩。損則不憚改過。益則自進於善。困則窮不失

巽。稱而隱。

韓註　稱揚命令。而百姓不知其由也。通解　此言九卦之材。履禮尚和而能造其極。而謙卑則尊而有光。復則必知小過。恒則能耐其煩。損則不憚改過。益則自進於善。困則窮不失

義。井則安而能遷。巽則遜順能稱。量時之可否。無道則隱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韓註 求諸己也。**恒以一德。**韓註 以一爲德也。**損以遠害。**韓註 止於脩身。故可以遠害而已。**益以興利。困以寡怨。**韓註 困而不濫。无怨於物。**井以辨義。**韓註 施而无私。義之方也。**巽以行權。**韓註 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通解 此言君子體九卦之德。履禮以和其所行。不然必致乖戾。而謙者所以行禮也。復以省身。恒以不易。損以去非。益以進善。困以自得。井以遷義。巽以順時。則廢中權者也。

右第七章

通解 此章三陳九卦之義。始言其德。次言其才。終言用之之方。蓋欲處憂患之時。體此自修也。○按。上篇擧十三卦。述制器尙象之始。此列九卦。言處憂患之道。始終不同。然皆莫非崇德脩業之事。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以憂患之時。人之所不可不履。而謙卑者易之所尙也。其餘所敘。皆莫非崇德脩業之道。以篤實踐履。其所以啓迪嘉惠後人者無不至。如此章本非立名也。自卦成之後。次第其事。以寓警戒。猶書敘九德。周官擧六德之類也。苟實體究而服膺焉。則雖處憂虞之際。何咎之有。噫。夫人之弗察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韓註 擬議而動。不可遠也。**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韓註 六虛。六位也。**周流六虛。**韓註 不可立定準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韓註 能循其辭。以度其義。原其初。以要其終。則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明其變者存其要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通解 率循也。方道也。始循其辭。以揆度其方法。則雖未要其終。既有典常。言吉凶之報。見於事先也。典常既可知。則行之在人。勉人自修其德也。

所適。韓註 變動貴於適時。趣舍存乎會也。通解 此言易卦之變遠猶忘也。不可忘者。言不可須臾去也。不居。不止其所也。六虛。謂六爻。設象而待。故曰虛。上下无常。就二體而言。剛柔相易。就各爻而言。典常也。要約也。謂常法也。言陰陽二者。往來流行於六爻之間。內外上下互相變動。而本無一定之準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韓註 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內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遯以遠時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通解 此承上文唯變所適而言。兩卦反對互變之事。出入以內外言。內外卦體而言。出者自內卦而出外卦也。入者自外卦而入內卦也。如彖所謂剛上而柔下之類。言其內外往來。各有其則。使讀之者自知戒懼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韓註 故。事故也。**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韓註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終日乾乾。不可以怠也。通解 憂主心。患主事。故者。未至憂患而有事也。易具著其象。故讀之者不待師保之訓督。而如父母之見臨。言親而不敢肆也。此易之所以不可遠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韓註 能循其辭。以度其義。原其初。以要其終。則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明其變者存其要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通解 率循也。方道也。始循其辭。以揆度其方法。則雖未要其終。既有典常。言吉凶之報。見於事先也。典常既可知。則行之在人。勉人自修其德也。

ルベキヲ辨別スルヲ要ス。

雜而不——如何ニ煩ハシキモ、恒ニソレニ耐ヘテ、心ヲ改メズ。

先難而——先ヅ過ヲ損シテ後ニ安樂ヲ取ル。

長裕而——自ラ善事ヲ行ヒテ、限極ヲ設ケズ。

窮而通——困窮シテ善ク通ズ。

居其所——井ハ邑ヲ遷シテモ、水ハソノママナレバ、イカナルトコロニ行クモ善ニ安ジテ變ゼズ。

稱而隱——時ノ不可ナルヲハカリテ、隱レテ山林ニ入ル、巽ハ入ルナリ。

以和行——禮ハ和ヲ主トス。

謙制禮——謙遜シテ禮ノキマリトス。

巽行權——權ハ見ハカラヒナリ。

履遷——陰陽消長變化シテ、ヤマザルコトヲイフ。

周流六——道六爻ノ上ニ行ハルルコト。

典要——ツネノママモリ、乃チ變化無クイツモ同樣ニ行フベキ法則。

其出入——出ハ甲卦ヨリ他卦ニユクコト、入トハ他卦ヨリ來ルヲイフ、又出ヅルハ上卦ニユクコト、入ルトハ下卦ニ入ルコト。

揆其方——ハヅメハ易ノ本文トホリ守リテ、ソレヲ實行スベキ方法ヲカンガフルコト。

既有典——ノチニ一ツノ法則トナリタル上ハ、ソノ人ガ實行ヲ善クス。

右第八章

通解　此章專言卦爻相變之義。

易之爲レ書也。原レ始要レ終。以爲レ質也。韓註　質、體也。卦兼二終始之義一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韓註　爻各存二乎其時一。物事也。通解　原始、謂レ初。要レ終、謂レ上。以成二卦之形質一。其間六爻、陰陽相雜。各隨二其時事一以繫レ辭也。

其初難レ知。其上易レ知。本末也。初辭擬レ之。卒成レ之終。

韓註　夫事始於微。而後至於著。初者數之始。擬議其端。故難レ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成著。故易レ知也。通解　初爻卦之本。其辭擬議而未レ定。故難レ知。上爻卦之末。其事卒成而已終。故易レ知。

若夫雜レ物撰レ德。辨レ是與レ非。則非二其中爻一不備。

通解　首言二六爻相雜一。上既言二初上一至此言二中四爻之事一。雜レ物。卽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一言レ錯也。著衆事而明二其得失一。則專在二中四爻一也。下文乃詳言二其事一。

噫亦要存二亡吉凶一。則居可知矣。知者觀二其彖辭一。則思過半矣。

韓註　夫彖者。擧二立象之統一。論二中爻之義一。約以存レ博。簡以衆レ衆。雜レ物撰レ德。而一以貫レ之。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二乎形一。其理彌約。則轉近二乎道一。彖之爲レ義。存乎一レ也。一之爲レ用。同乎道矣。形而上者可二以觀一レ道。過二半之益一。不二亦宜一乎。通解　明二其得失一。則存亡吉凶。亦可二推知一也。彖言二一卦之材一。觀二彖辭一。則思所レ得已過二其半一矣。

二與四同レ功。而異レ位。

韓註　同二陰功一也。有二內外一也。

其善不同。二多レ譽。

韓註　二處中和。故多レ譽也。

四多レ懼。近也。

韓註　位逼二於君一。故多レ懼也。

柔之爲レ道。不レ利レ遠者。其要无レ咎。

其用柔中也。

韓註　四之多レ懼。以近二君也一。柔之爲レ道。須二援而濟一。故有二不レ利レ遠者一。二之能无レ咎。柔而處中也。

通解　此以下言二中爻之義一。二與四皆居二陰位一。故同二其功一。而二遠レ君而多レ譽。四近レ君而多レ懼。故異レ位而其善不同。柔順之人。不レ利レ遠レ君。而要得无レ咎者。二居二內卦之中一。柔而得レ中。不レ過二於柔一故也。

三與五同レ功。而異レ位。

韓註　同二陽功一也。有二貴賤一也。

三多レ凶。五多レ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韓註　三五陽位。柔非二其位一。處レ之則危。居以二剛健一。勝二其任一也。夫所レ貴レ剛者。閑二邪存一誠。動而不レ違二其節一者也。所レ貴レ柔者。含レ弘居レ中。順而不レ失二其貞一者也。若剛以犯レ物。則非二剛之道一。柔以卑レ佞。則非二柔之義一也。通解　三與五皆居二陽位一。故同二其功一。三賤故多レ凶。五貴故多レ功。賤者柔而危。貴者剛而勝。剛柔言二貴賤一。不レ由二陰陽一。亦易之活例也。

右第九章

通解　此章專論二卦爻之通例一。雜物撰德一節。先儒或以爲論二互體一。不レ見所レ當。

易之爲レ書也。廣大悉備。有二天道一焉。有二人道一焉。有二地道一焉。兼二三

有天道——易ノ範圍ハ天ノ所爲、人ノ所爲、地ノ所爲ノ三才ニワタル。

三與五——二爻共陽爻ナレドモ、三爻ハ危キ地位、五ハ天子ノ地位、貴賤異ナリ、且三ハアヤフキ地位ナレバ、イツレモ凶事多シ、五ハ一天萬乘ノ君ナル故、功多シ。其柔危——柔ハ財者剛ハ貴者。

二與四——卦ノ二爻ト四爻トハ陰位ニシテ、其ノ事モ大體同ジコトナリ、二ノ賢人モ四ノ賢人モ差等無キモノトス、サレド二ハ民間ノ人、四ハ大臣ナレバ貴賤異ナリ、其ノ善キ事ヲ行フモ厚薄アリ、二爻ハ民間ノ賢人、大體ホマレノミ多ク、四ハ君ニ接近ノ人ナル故ヌリレノミ多シ。

原始——卦ノ初、乃チ初爻ヨリ意味ヲ取リハジムルコト。要終——卦ノ上爻マデ意味ヲ求ムルコト。爲質——而シテ一卦ノ形質ヲ充分知得スルコト。其時物——一卦六爻ヒタスラ時ニ相當スベク、注意スベキモノナリ。

疑之——初爻ヲ讀ムニハコレカアレカト比較シテ讀ムナリ。成之終——上爻ニ至リテハ、一卦ノチハリナル故、意味カアキラカニ取ラルルコト。

思過半——卦名ノ下ナル大象ノ辭ヲ讀メバ、此レ全卦ニ通ズル定義ナレバ、半バ考ガツクコト。

レリ、三才トハ三ツノモノノハタラキナリ、兩六トハ上下二卦ニワカツコトナイフ。

爻有等――初ヨリ上マデ貴賤ノ等アリ。

故曰文――物物マヂハリテアヤマルサマ。

文不當――陰陽位ヲ得ザルナイフ。

文王與――文王羑里ノ獄中ニ在リテ周易ヲ編シタル故ニイフ。

其辭危――文王ノコトヲ述ブルニ餘程大事ヅモレリ、文王以之、王以享于西山ノ類ナリス。

危者使――アブナキ者ヲバ平カニシ、平易ナルモノヲバ傾ケル、ハ易ノ變化功用ナリ。

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韓註　說卦備矣。通解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成卦。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說詳于說卦。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韓註　等。類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爻有陰陽之類。而後有剛柔之用。故曰爻。爻有物。

物相雜。故曰文。

韓註　剛柔交錯。玄黃相雜。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通解　三才之道。交而變動。故曰爻。爻有內外上下之分。其事不同。故曰物。物相錯雜。文章可觀。故曰文。陰陽失位。則文不相當。所以致凶也。言吉凶者。通而言之耳。

右第十章

通解　此章論卦爻之大略。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

韓註　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

是故其辭危。

韓註　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

危者使平。

韓註　易。

易者使傾。

韓註　慢易也。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

韓註　夫文不當而吉凶生。則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於无咎。安危之所由。爻象之大體也。

通解　殷之末世。周德日盛。羣邪醜正。殆不相容。率意而行。必蹈禍機。易之爲書。其或興於此時乎。其所指名雖不可知。其扶陽而抑陰。進

君子而退小人者。似言文王與紂之事也。故其辭危懼而不安。有慮憂患之心。然無所的據。故疑之也。大抵危懼者使之安平。慢易者使之傾覆。悉備乘事。無所廢闕。始終戒懼。要歸無咎。易之爲道者然也。

右第十一章

通解　此章因卦爻之辭。而意其興於殷周之際。○按。仰觀俯察。始作八卦。起於伏羲氏之世。自古之所傳。繫辭既言之。則知卦爻之設。其來遼矣。系之辭以斷吉凶。周之末造。作繫辭之時。既不可知。自何世也。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章則曰。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是故其辭危。蓋以立言之危。而想像其時。以爲文王之事。此人之言文王也。非文王自言也。荀子云。文王囚於羑里。而作易。緯書及史遷亦有其說。爻中所言。如王用亨于岐山。箕子之明夷等。此武王克商以後之事。故馬融陸績等諸儒。以爲周公作象辭。自是以來。其說一定。朱子雖知其無明據。亦姑依其說。後世學者。一遵其說。而不知其有不可詳者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通解　至健則行而無難。所以能知險也。至順則行而不煩。所以能知阻也。大險曰險。小險曰阻。苟煩以爲難。豈能得知之。非健順之至能之乎。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韓註　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能說萬物之心。能精爲者之務。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夫乾天――乾ハ至極健ナルモノ也、乾ニナラフ人ノ心ト行ヒハ恒ニ單純ニシテ平易ナル故險トテ未來ノ知リ難キヲ知ルヲ得、坤ハキハメテ柔順ナルモノ、坤ニナラフ人ノ心ト行トハ簡略ニシテ、專ラナル故、險陽トテ知リ難キ未來ノ事ヲモ知ルヲ得ルナリ。

說諸心――乾坤ノ卦ヲ學ブ人ハ心ニ說ビテ、深ク考ヘ研キ、吉凶ヲ定メテ天下ノ事ヲツトメ成スナリ。

通解　上說乾坤則易在其中矣。此承上文通言易道。說諸心者。心與之會也。侯之二字本義云衍研諸慮者。加之以研究之功也。言悅焉而研究。則可以定吉凶成亹亹矣。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韓註　夫變化云爲者。行其吉事。則獲嘉祥之應。觀其象事。則知制器之方。玩其占事。則覩方來之驗也。通解　此辭變象占之說。云爲者。言動也。易言變化之道。尙其辭以言。尙其變以動。則可以招吉而避凶矣。尙其象。則知所以制器。尙其占。則知方來之兆。承上文末句亹亹而言。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韓註　聖人乘天地之正。萬物各成其能。通解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易書之所以作。質諸鬼神者。人謀也。明其吉凶者。鬼謀也。百姓與能。則天下之人。莫不賴是焉而爲用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韓註　以象告人。辭有險易。而各得其情也。通解　八卦各有其象。今大象所言者是也。爻彖者卦爻之辭。各有其情。陰陽交錯。而互有吉凶。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韓註　變而通之以盡利也。吉凶无定。唯人所動。情順乘理。以之吉。情逆違道。以蹈凶。故曰。情遷也。通解　泯然同順。何吉何凶。愛惡相攻。然後逆順者殊。故吉凶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

云爲——云ハ言フコト、爲ハ行フコト、變化云爲トハ易ノ變化ヲ見テ、言行ヲ爲シ、其ノ言行吉ナレバ、吉祥有リ、易ノ象ニ法リ器ヲ造ルヲ知リ、易ノ占ニ因リテ、未來ノ事ヲ知ル。

聖人爲——聖人天地ノ間ニ立チテ、ソレヲ觀察シテ八卦ヲ作ルコトヲ能ヲ成ストイフ。

人謀鬼——之レヲ人事ニ考ヘ、之レヲ陰陽ノ理ニ參考シタルコトヲイフ。

百姓與——天下ノ人民皆聖人ノ能ニクミシ、タノミトスルニ至ル。

以情言——相當ノ意味ヲアラハス事ヲ言フ。

剛柔雜——陽陰相マジリテ吉凶アラハレ出ヅ。

以利言——易ノ變化ハ必ズ好結果ノアル方面ニ向ヒテ變化ス。

以情遷——情ハマコトナリ、マコトアレバ凶モ吉トナリ、マコトナケレバ吉モ變ジテ凶ニカツルナリ。

情僞相——マコトトイツハリトチイフ、利ハ情ヨリ起リ、害ハ僞リヨリ生ズ、ワレノ人ニ對シテ僞ヲ感スルトイフ。

易之情——凡ソ易ハ人情ニ近ク、宜シキヲ得サレバ凶トナリ、早クソレヲ悔ユルモノハ吉ニカヘルベク、悔ユルニ吝ナレバ災ニ陷ルベシ。

其辭枝——心中ニ疑アルモノハ、ソノ言葉アベコベニナル。

其辭游——ソノ言葉ウイテオチツカヌコト。

以上ハ情僞相感ズトイフ文ニ基ヅキ、害トナルベキ僞言ヲ知ル方法ヲ述ベタリ、孟子ノ知言ニオナジ。

說卦傳——此レハ孔子ノモノニシテ十翼中ノ一ナリ、而シテ卦中ノ爻體、殊ニ卦象卦位卦

相取而悔吝生。

韓註　相取。猶相資也。遠近之爻。互相資取。而後有悔吝也。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韓註　情以感物。則致害也。僞以感物。則得利。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韓註　近。凡比爻也。易之情。剛柔相摩。變動相適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乖違之患。或有相違而无患者。得其應也。相順而皆凶者。乖於時也。存事以考之。則義可見矣。

或害之悔且吝。

韓註　夫无對於物。而後盡全順之道。豈可有欲害之辭也。通解　此言爻象之例。凡卦爻言利言吉凶者。以人情之遷易而言。如是而吉。如是而凶。上言利而下言情者。互文也。故諸爻之爻。吉凶生於愛惡。悔吝生於遠近。利害生於情僞。皆此之由也。凡易之爲情。近而相得則固吉。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從之。還不如遠之不相關也。上愛惡等三者並言。而此特言近者。亦戒盈滿之意。易之所重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通解　此承上文情僞利害之語而遂言人之有枝開兩岐也。游浮游不定也。

右第十二章

通解　此章論易之大體。及卦爻象象之義例。

說卦

此篇詳說卦象卦德方位時序。故名曰說卦。猶詩之有爾雅也。亦以明易之大體。併

卜筮義理二端而論之。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韓註 幽。深也。贊。明也。蓍。受命如嚮。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通解 此言作易之原始。贊如天贊之贊。蓍草名。蒿屬。可以筮。言聖人之德。幽爲神明所贊。而著草爲之生也。猶說春秋者曰。文成致麟。尊其事而神之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韓註 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通解 天圓地方。圓者徑一而圍三。方者徑一而圍四。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參二之合爲五。衍之爲五十。蓍策之數。倚此而起。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韓註 卦。象也。蓍。數也。卦則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擬象陰陽變化之體。蓍則錯綜天地參兩之數。蓍極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盡數。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卦曰。觀變於陰陽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韓註 剛柔發散變動相生。通解 往來消長。陰陽之變也。聖人觀之。以立六十四卦。卦既成爻。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是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韓註 易所以和天道。順地德。理仁義也。通解 和順於道德。則身與道一矣。理於義。則行合義矣。窮理則明其條理。盡性則盡其德性。以至於命。則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與天爲一也。

窮理盡情。以至於命。

右第一章

順性命——人ノ自然ニウケタル性ト天ノ命ズルトコロノ命ト、乃チ自然ノ道理ニシタガヒテ易ヲ作リ、天ノ陰陽、地ノ剛柔、人ノ仁義、コノ天地人三才ニワタリテ、陰ト陽ト、剛ト柔ト、兩ツナガラ相對說スルヤウニシタリ。故易六——三才ヲ兼ネ兩ニシタル故、一卦六爻ヨリ成レルナリ。六位而——六爻カサナリテ貴賤ノ位ドリドリナセルナ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韓註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者。言其氣。柔剛者。言其形。變化始於氣象。而後成形。萬物資始乎天。一成形乎地。故天曰陰陽。地曰柔剛也。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柔剛者。要其終也。通解 性者人之性也。命者天之命也。聖人之作易。本順天人之自然。非有所造作也。陰陽迭行。天之道也。剛柔相因。地之道

時等ニツイテ述ベタリ。

幽贊於——神ノタメニタスケラレテ著トイフ草ヲ得タリ、幽ハ目ニ見エヌコト暗暗裡ノ意、此レ筮竹ノ生ズル所以ヲノブ。

參天兩——天ハ圓形、圓ハ三點ヲ通過スル故三數ヲ持ツナリ、四ハ方形ナル故四數ヲモツナリ、ヨリテ兩地トイフ、天地ノ數五ヲ衍スレバ五十ト爲リ、筮竹五十本ハ之レニヨリテ起レリ。

觀變於——天地間ノ陰陽ノ變化スルヲ觀テ、震巽艮兌等八卦ヲ立テ、兩兩相對セリ。

和順於——乾坤自ラ備ハル道德ト義理トニ和順シテ一致スルヤウニス。

窮理盡——眞理ヲ研究シテ、人性ノ善ナルヲ知リ、天隱ノ善ノ種子ヲ擴充シテ、天ヨリ命ゼラレタルトホリ、知行ヲハコブ。

右第一章——第一章ヨリ第十一章迄ノ章別ハ繫辭傳下同ジク通解著者ノモノスル所ナ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韓註 設六爻。以效三才之動。故六畫而成卦也。六位。爻所處之位也。二四爲陰。三五爲陽。故曰分陰分陽。六爻升降。或柔或剛。故曰迭用柔剛也。通解 性者人之性也。命者天之命也。聖人之作易。本順天人之自然。非有所造作也。陰陽迭行。天之道也。剛柔相因。地之道

也。仁義相濟。人之道也。聖人因此以立道。其三才而各兩之。故易取其象。六畫而成卦。卦既成。則爻之不同。分陰分陽。位之相異。迭用剛柔。故易六爻異。位而間雜成章也。上以陰陽剛柔。與仁義並言。此言陰陽剛柔。而不言仁義。上天曰陰陽。地曰剛柔。而此通而言之。隨宜成說。不必相拘。

右第一章

通解　此章言聖人重卦之意。○按易本象陰陽之變。以示吉凶悔吝之報。象象中未嘗言仁義。剛柔陰陽亦未嘗分屬天地。今天曰陰陽。地曰剛柔。人曰仁義。此與象象之旨異矣。而其重卦也。自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因而重之。六位成章。此重卦之原始也。今曰兼三才而兩之。則是一說。亦系辭所言異矣。此非當初聖人重卦。兼此二義而取之也。亦非此篇附會其說。漫立支說也。蓋當時仁義之說始盛。斯二者天下之達道。夫人之所當率由而恪守焉者也。故併與陰陽剛柔而分屬三才。以爲聖人重卦之原。易之爲教。上下无常。唯變所適。故讀之者隨見取義。演繹其說。彼此異同。自不相妨。此觀易之直訣也。若不然。則非爲聖人含多義以立言。則以爲誣聖人。假託其說。失翼易之旨甚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通解　此就八卦之象而言。天地之間。陰陽二氣。相交成化。薄迫同。相迫而並作。不相射。則相濟而不相害。皆相須而成功也。八卦相錯。則成六十四卦。其相叙亦皆二卦反對。相並互爲其用。其象亦如八卦也。言八卦則舉六十四卦在其中。繫辭所云。八卦生吉凶。吉凶定大業。是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韓註　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

是故易逆數也。

通解　設上一句。以起下一句。言凡事已往者追數之則順。如以今而稽古也。未來者豫知之則逆。如以今而料後也。易之爲書。雖彰往而知來。而其主意專在前民用。以知將來。故曰逆數也。

右第二章

通解　此章明卦象相錯之義。而言易爲前民用之書也。○按此章邵子以爲發明先天圖說。先儒相沿。謂自震至乾。爲數往之順。自巽至坤。爲知來之逆。其太要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叙。皆得未生之卦。故曰逆數也。其所指方位。不與象象所言同。遂以爲伏羲先天之易。予謂。凡卦有象有德。以準方位。以配四時。各系之辭。以斷吉凶。此章取八卦之象。兩兩相對以爲說耳。而不言方位何向。何以知乾坤坎離之居四維。以爲順逆耶。第六章第七章。亦言八卦兩兩相合爲說。而其叙亦皆不同。且推之卦爻象象之間。不見其有所成用。則知所謂先天圖者。據此章構成方位。以推順逆。而非此章衍先天之圖以立說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通解　此就八卦之象。各言其用。而推其本於乾坤也。艮以下不言象。亦可以上例推也。君之則覆萬物。乾之所以君也。藏之則載萬物。坤之所以藏也。

右第四章

通解　此章論八卦之象。亦易中之一義也。○按上章首提乾坤。而後明叙八卦之象。此章就象而擧用。終之以乾坤。或順而說之。或逆而言之。所以明夫天地之造化。百物之生成。莫非八卦之妙用。陰陽之變化也。

天地定——此レ聖人天地間ニ於ケル陰陽ノ活動ヲ見テ、六十四卦ヲ作レル所以ヲ述ブ。

數往者——過去ニ屬スルコトハ、單ニ其ノ跡ニツイテカゾフルノミナレバ順トイヒ、未來ニ屬スルコトハ、アラカジメ推測スルモノ故逆トイフ。易ハ往來トノ二者ヲ知ルモノナレドモ、未來ヲ知ルトイフ情ニ基ヅキテ成レルモノナル故、易ハ逆數也トイフ。

雷以動——此レ八卦ノ變化シテ効果ヲアラハス上ニツイテイフ。八個ノ之ノ字ハ萬物ヲサシテイフ。此ノトコロ六子ヨリ乾坤ニ說キ及シタリ。

帝出乎——此レ陰陽ノ氣ノ一年中ニ往來スルモノヲ擧ゲ、帝ハ造物者、震ノ東方ヨリ南西北ト巡環スルサマヲノブ、下ノ一節ハ此ノ數句ノ解釋、卽チ前提後申ノ文。

萬物出——帝ハ造化ノ神、形體ノ見ルベキナシ、故ニ其ノ形跡ヲルル萬物ニ付イテイフ、震ニ出ヅトハ萬物春ニ於イテ發生スルコトヲイフ。

潔齊也——萬物イサギヨクトトノヒテ、ヤウヤク繁茂スルヲイフ。

皆相見——離ハ明ノ象、故ニ萬物皆明カニ見ユルトイフ。

說言乎——言ハ無意味ノ助辭、單ニ說ノ字ノミヲ見レバ可ナリ。

成言乎——萬物ノ成就スルヲイフ、以上一年ヲ東ヨリ東北マデノ方角ニ配當シテイヘリ。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通解　此擧陰陽造化之氣。往來終始乎一歲之中者。配之八卦之象而言。帝造化之主宰也。出乎東而南而西而北。以成四時。致役猶言供役也。此一段恐或古語。下文乃詳述其義。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通解　此言萬物之隨帝出入。此章先儒註不詳。不敢强解。

右第五章

神也者——神ハ伸ナリ、陽ノ變化不思議ナルコトヲ形容シテイフ、萬物ニ妙トハ、天地間ノ萬物ニ對シテ動カシ撓マシ燥カシ說バシ終始スル等ノ奇妙ナル變化アルヲイフ。

爲言者——言ハコヽ、コレナドノ意、之レヲ爲スト意、卽チ萬物ニ對シテ妙ナル變化ヲ爲スヲイフ。

水火相——水火ノ二ツノ者ハ互ニ力ヲ出シアヒテ萬物ヲ成スナリ、水火既濟ノ卦ニモトヅキテイフ。

不相悖——雷鳴リテ風聲ヲソヘ、風聲ヲコリテ雷聲ヲマス、恒ノ卦ニモトヅキテイフ。

通解　此章論八卦或取其象或取其德或配之方維或準之時序。以明一歲之造化。莫非易之用也。○按易有卦德有卦變有卦象。其取象亦不一途。以準方位以配時月。象象之演卦。各隨其宜或取其一或取其二三。本無定例。此章彼此錯舉。從其可言。以明陰陽造化之始終。亦如前之所論也。此解易之例也。先儒以爲欲備三者之義。互言之者。不當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韓註　於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則无物。妙萬物而爲言也。則

通解　此章論六卦之象而言。天地之間。陰陽二氣相交。變化以生成萬物。歸其主宰於神。則非常識之所能測。猶上章言帝也。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者。天地者萬物之父母。非生成之具也。

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卽成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右第六章

通解　此章擧六卦之象而言萬物生成之道。○按前章論八卦相錯之序。先儒以爲先天之數。然此章承上章後天卦位之後而亦有其說。而其敘復不同。予故謂此唯論陰陽相錯之義。隨意爲序。不必符同。皆系後天之卦位。非言先天之數也。

乾健也——以下八卦ノ性質ヲ說クモノ、已ニ上下經中ニ詳言セリ。

以下類シテ八卦ノ象ヲ取リタルモノナリ、此レ盡ク儒ハレルガ如キモ、後世ニ至リテ、象チ取ルコトイヨイヨ多ク、煩ニタヘズ鄭トイフベシ。

乾爲馬——コレ八卦ノ象ニ遠ク物ニ取レルコトヲ述ア、乾ハ善ク動ク、馬ノ象アリ、坤ハ柔順ニシテ久シキニ耐フ、牛ノ象アリ、震ハ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通解 乾陽之純。故其德爲健。坤陰之純。故其德爲順。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巽一陰入于二陽之下。坎一陽陷于二陰之中。離一陰麗于二陽之中。艮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兌一陰說于二陽之上。故各以爲德。

右第七章

通解 此章論八卦之德。○按。六子皆以成卦之主爲言。故各舉一德爲說。象中巽直言巽。坎言險。離言文明。則通而言之。故不復舉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右第八章

通解 此章言八卦之象。遠取諸物者如此。○按。卦爻以乾爲龍。坤爲牝馬。而此篇則以乾爲馬。坤爲牛。而龍却爲震象。其餘不復見於卦爻中。意在筮家之所傳。不必强爲說。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ヨク發シテ上ニ動ク、龍ノ象アリ、巽ハ中ニ養ハル鷄ノ象、坎ハ陰ニシテサワガシ豕ノ象、離ハ明ニ機ヲ察ス、雉ノ象、艮ハ家ニトドマル犬ノ象、兌ハ和柔ナル故羊ノ象アリ。

乾爲首——コレ近ク象チ身ニ取レル例ナリ、乾ハマロクテ上ニアリ首ノ象、坤ハミチテ下ニアリ腹ノ象、震ハ下ニ動ク、足ナリ、巽ハ長シ、股ナリ、坎ハ穴、耳ノ象、離ハ明、目ナリ、艮ハ物チトドメ執ル、手ナリ、兌ハ上缺ク口ノ象ナリ。

震一索——索ハ求ムルナリ、乃チ乾ガ一回目ニ男子チ求メ得ルハ震☳ナリ、一陽爻初ニ入ル故一索ナリ、☶坎ハ二爻目ニ入ル故ニ再索ノ中男ナリ、又、巽ハ☴一陰爻初ニ入ル長女ナリ、☲ハ陰爻二爻目ニ入ル、中女ナリ、以下皆此ノ例ニ因ルベシ。

乾爲天——以下八卦ノ象ヲ取ル例ヲ擧ゲ、サ

右第九章

通解 此章又擧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如此。遠取諸物者。就內外卦體言。其上下首尾之位。此章通三畫。取象一體。亦爲不同。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通解 天地萬物之父母。故乾坤有父母之象。索求也。父母求子而得。重卦自下而上。故初爻爲長子。而中而少。以次而上。震坎艮陽卦。巽離兌陰卦。故分男女。有六子之象。

右第十章

通解 此章又擧八卦之象。配之父母六子也。○按。後世言八卦之序。必曰。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云伏羲八卦之次。此自兩儀生四象。左陰而右陽。則積至三爻。其序自然如此。六十四卦亦然。即先天圖所列者也。此篇叙八卦。必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此以父母六子爲叙。陰陽反對。兩兩相偶而言。先儒以爲文王八卦之次。今觀六十四卦之序。始於乾坤而終於既濟未濟。亦皆反對相並。則八卦之叙。亦當以此爲正。後世唯知有先天之叙。而不知有後天之叙。蓋亦自宋而下矣。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氷。爲大赤。爲良馬。

レド象ハコノミニカギラズ、上下經ニ對スル諸家ノ註ヲ見バ、コノ以外ニ象ヲ取レル多キヲ知ルベシ、乾ハ健圓・赤・上ニアリ、等ニツイテ象ヲ取レルナリ。

坤爲地——コレ柔順・下ニ在リ、多ク取リ入ル、積ム、色黃黑ナリ、オホシ等ニ基ヅキテ象ヲ取レルナリ、子母牛トハ子モチウシ。

震爲雷——震ハ、上ニ發動ス、初陽ナリ、剛氣、上ニノブ等ニ象ヲ取レルナリ、萼ハ花、馬足ハアトアシ白キ馬、的顙ハヒタイシロノ馬、此ノ卦、陽爻初ニカヘリ入レルモノ、反生ノ象アリ。

巽爲木——巽ハ白シ、長シ、柔、上廣シ等ニツキテ象ヲ取レリ。

坎爲水——坎ハ伏シカクル、ウレヘ多シ、穴中、血、月、ヲルモノ、堅ク頑固等ノ象ニヨル。

離爲火——離ハ明、中空、甲冑類等ニツキテ象ヲ取レリ、科上槁トハ、中、アナニテ上部カレタルナイフ。

兌爲澤——兌ハシヤベルコト、柔順、ヨロコビ、ヨロコバルモノ等ニツキテ象ヲ取レルナリ。

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通解　廣舉乾之象。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

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通解　廣舉坤之象。子母牛、牝牛之將子者、取其蕃育而順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通解　廣舉震之象。旉又作敷。與華通。花蕚下連而上分爲花出也。大塗、大路也。決躁、取剛動也。蒼筤竹、竹初生之時、色蒼筤也。馬後足白爲馵。作足、足超起也。白額爲的顙。反生者、葫牙自下而生、反勾向上也。究、極也。極於震動也。蕃鮮者、草木蕃育而鮮明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通解　廣舉巽之象。寡髮、少髮也。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爲宣髮。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通解　廣舉坎之象。亟心、亟急也。取其中堅內動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通解　廣舉離之象。科上槁、科空也。木空中者、上必枯槁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通解　廣舉艮之象。黔喙未詳。先儒或謂、黔與鈐通、以鐵束物之謂、虎豹之屬、齒牙如鐵、能食生物者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通解 廣擧兌之象。

右第十一章

通解 此章申詳八卦之象。○按。此章所擧卦象。考諸經及彖象之間。或見或不見。至於旁取庶物。則頗猥鄙瑣多不可曉者。蓋前世筮史之所傳。觚類而敷衍焉耳。以此爲夫子之所作。則吾所未悉。今姑采先儒之說。疏其可知者。奇僻難詳者。不必强解。

序卦

通解 論六十四卦之叙。相含爲說。故名序卦。韓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縕也。以其專取人理也。程可久云。序卦非聖人之書。予謂易之爲書。上經始於乾坤。而終於坎離。下經始於咸恒。而終於既濟未濟。則其始終本末。蓋有意存焉。而其中間之序。則從前諸解。或雖有其說。竟不明晰。但六十四卦皆陰陽反對。兩兩相並爲叙。則有不容疑者矣。今序卦自乾至未濟。次第相承。重疊爲說。則其事不同。豈自六十四卦既成之後。別創一意而立之說耶。亦觀易之活例也。程沙隨意其非聖人之書。固可謂有見矣。而不能推之他篇者。何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韓註 屯。剛柔始交。故爲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韓註 夫有生則有資。有資則爭興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韓註 比。非大通之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韓註 履者。禮所以適用也。故既畜則宜用。有用則須禮也。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韓註 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韓註 順以動者。衆之所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韓註 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韓註 物相合。則須飾以脩外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序卦傳、此レ周文王、伏羲ノ畫スルコトロノ六十四卦ヲ集メ盛衰ノ理ニ從ヒテ順次排列シタル故序卦トイフ、傳ハ十翼中ノ一ナリ。

屯者盈——屯ハ艸ノ若萠・草ノ初メテ萠出シタル如ク、社會ノハジメテ生ジタルサマ。蒙者蒙——蒙トテ頭ニ物ヲ深クカブレルゴトク、無智ニシテ心クラキハ、幼稚ナルサマ。飲食之——飲食物ノ方ニツイテモトムルコト、飲食物ハアラソヒノモト、故ニ訟アリ。師者衆——師ノイクサハ訟ノ大キクナレルモノナリ。

衆必比——大勢集レバ親比スルモノ出ヅ。比必有——シタシムトキハ、物アツマリテ大キクナルベシ。履而泰——禮ヲ行ヘバ天下泰平トナルベシ。受以否——泰平ノウラハ天下騷亂、故ニ否ノ卦ヲ以テツヅ。

蠱者事——蠱卦ノ敗ヲ一掃スル事ナサシテ事ナリトイヘリ。以噬嗑——食物ヲカミアハシタルト同樣相アフコト。享者嘉——アクマデカザリノミヲツトムレバツキホロブルナリ。

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韓註 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得寧也。韓註 比。非大通之道。則各有所畜。以相濟也。由比而畜。故曰小畜。而不能大也。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韓註 履者。禮所以適用也。故既畜則宜用。有用則須禮也。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韓註 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同人。不謀而合。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韓註 順以動者。衆之所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韓註 可大之業。由事而生。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韓註 物相合。則須飾以脩外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以无妄——无妄トハマコト、マゴコロナリ。

陷必麗——水ナドニオチ入ルモノハ取リヅク。

右上篇——通解ノ著者、序卦傳ヲ上下ノ二篇ニ分ツ。

有夫婦——夫婦ヲ父子ノ前ニ出シタルハ、發遠ノ順叙ニヨレルナリ、彼ノ五常ヲ說ク順叙ト異ナリ。

恒者久——夫婦ハ死シテモ墓ヲ同ジウストテ久シカルベキモノ也。

不可久——久シク滯レバ百弊從ヒテ生ズ、故ニ遯ヲ以テツグ。

以大壯——物ハアクマデ隱遁スルハ不可ナリ、故ニ大壯ヲ以テツグ。

受以晉——物盛ナレバ進ム故ニ、壯ニツヅニ晉ヲ以テシタリ。

有所傷——進ミスグレバキズツキヤブル。

家道窮——一家相親愛スルコト極點ニ至レバ相ソムキテ、中アシクナル。

睽者乖——睽トハ互ニカラハラニナルナイフ。

解者緩——困難トケテユルヤカニナルナリ。

有所失——ユルクナレバ物ヲ取リ失フ。

必決——物ノ分量アクマデ加ハレバ破裂スル至ル。

夫者決——五陽ガ一陰ヲ決去スルナリ。

韓註　極飾則實喪也。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韓註　不養則不可動。養過則厚。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韓註　過而不已。則陷沒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韓註　物窮則變。極陷則反。所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韓註　言咸卦之義也。凡序卦所明。非易之細也。蓋因卦之次。託以明義。咸柔上而剛下。感應以相與。夫婦之象。莫美乎斯。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慇懃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係之於離也。先儒以乾至離。爲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爲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材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人事偏於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韓註　夫婦之道。以恒爲貴。而不可以恒。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物不可以終遯。韓註　遯。君子以遠小人。遯而後亨。何可終邪。則小人遂陵。君子日消也。故受之以大壯。韓註　陽盛陰消。君子道盛。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韓註　晉。以柔而進也。晉者進也。韓註　雖以柔而進。要是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韓註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韓註　傷於外。必反脩諸內。家道窮必乖。韓註　室家至親。過在失節。故家人之義。唯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家人尚嚴。其敵必乖也。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韓註　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韓註　以正決邪。必有喜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

不所賄——物多裂クレバ破片互ニフレアフナリ。
莫如鼎——鼎ハ食物ヲ煮テアタラシクス。
主器者——震ハ長男、一家ノ繼續者ナル故器ヲツカサドルトイフ。
窮大者——大キハマレバ衰フ、故ニ居所ヲ失フニ至ル。
節而信——物ホドアレバ、マコトヲ以テマモルベシ。
以小過——信ハ過グルヲヨシトス。

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韓註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韓註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故受之以鼎。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韓註旅而无所容。以巽則得出入也。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韓註說不可偏係。故宜散也。渙者離也。韓註渙者。發暢而无所壅滯。則殊趣各肆。而不反。則遂乖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韓註夫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韓註孚。信也。既已有節。則宜信以守之。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韓註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諒之道。而以行過乎恭。禮過乎儉。信爲過。故曰小過也。有過物者必濟。韓註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故受之以既濟。物

雜卦——此レモ十翼中ノ一ツナリ、六十四卦中ノ二卦ヅツヲ或ハ反對ニ或ハ正對ニ、兩兩マジヘアゲ、說明シタルモノナリ。
乾剛坤——乾ハ健ナリ、其ノ性質剛ク、坤ハ順ニテ、ヤワラカナリ。
比樂師——人人シタシメバ、樂ミヨロコブ故ニイフ、イクサハ人人ノウレフベキ凶事ナリ。
臨觀之——臨ハ下ヨリ上ニノゾミ求メ、觀ハ上ヨリ下ニ與フ。
屯見而——屯ノ九五ハ位相當ノ陽ナレバ、其ノ居ヲ失ハズ、蒙ノ卦ハ、一陽爻內卦ノ二爻目ニ入リ、上下トノ

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韓註有爲而能濟者。以己窮物者也。物窮則乖。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也。

右下篇

雜卦

韓註雜卦者。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通解雜者交錯之義。六十四卦。皆陰陽反對。相偶爲叙。此篇亦自乾坤以下二卦。相反爲說。故取交錯之義。名之曰雜卦。較諸序卦。還似有所據。明梁山來知德以象中所言剛柔上下。先儒所謂卦變者。改名卦綜。取錯綜之義。引雜卦爲證。亦可謂有見矣。

乾剛坤柔。韓註陰陽之純。剛柔之極。

比樂師憂。韓註親比則樂。動衆則憂。通解比則偕樂。師則危事。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韓註以我臨物。故曰與。物來觀我。故曰求。通解臨則以下而求于上。觀則以上而與于下。

屯見而不失其居。韓註屯。利建侯。君子以經綸之時。雖見而磐桓。利貞不失其居也。蒙雜而著。韓註雜而未知所定也。求發其蒙。則終得所定。著。定也。通解屯九五見於外卦之中。而初九守於二陰之下。蒙九二雜于內卦之中。而上九著于外卦之上。二卦皆主二陽以相錯

而言。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韓註極損則益。極益則損。大畜時也。韓註因時而畜。故大畜時也。

无妄災也。通解大畜者遇時之可。无妄者不虞之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韓註來。還也。方在上升。故不還也。通解三陰聚于下者。萃也。三陰往于上者。升也。

謙輕而豫怠也。

韓註謙者。不重大也。通解謙者不自重大。故輕豫者失於逸樂。故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韓註飾貴合衆。无定色也。通解噬嗑則食。至文無文。

兌見而巽伏也。

韓註兌貴顯說。巽貴卑退。通解兌一陰見于二陽之上。巽一陰伏于二陽之下。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韓註隨時之宜。不繫於故也。隨則有事。受之以蠱。飾。整治也。蠱。所以整治其事也。通解隨則仍舊故無故。蠱則有事。故修飾。

剝爛也。韓註物熟則剝落也。復反也。

陰爻ニ雜ル、而シテ上九ノ一陽爻ガ外卦ノ極上ニアラハル。

大畜時——ヨキ時ヲ得テ大ニ畜ヘタルナリ。

无妄災——三爻ナル邑人ノ災ナサシテイフ。

升不來——三陰爻上ノボリテ下リ來ラヌコト、內卦ニカヘルヲ來トイフ。

謙輕而——謙遜ナレバ尊大ブラズ。

噬嗑食——食ヒアハスルコト、噬ハ合ナリ。

賁无色——文彩ノ極、無色ニ至レルナリ。

兌見而——兌ハ一陰二陽ノ上ニアラハレ出テ、巽ハ一陰爻二陽ノ下ニ伏シ入ル。

隨无故——隨ハ宴息ノ時ニシテ、事故無キナイフ。

蠱則飾——事成レバ文アルニ至ル。

剝爛也——剝ノ卦ハ一陽上爻ニ上リ、碩果ノアカク熟シタルモノナリ。

晉晝也——ノ晉卦ハ、太陽天ニ中スマヒルノ象ナリ。

明夷誅——キズツケコロサルルナイフ。

井通而——井ハイヅレニ於テモ(通)人ヲ養フモノナリ、困ノ卦ハ陽爻陰爻相アフナリ。

咸速也——相感ズレバ速ニ應ズルナリ。

渙離也——渙ハチリハナルルナリ、節ハホドチツケ、止ルナリ。

解緩也——困難トケテユルムナイフ。

睽外也——ソムケバ人ナソトニス。

反其類——天地否ト地天泰トハ陰陽正ニ相反對スル象アリ。

通解剝一陽爛于上。復一陽反于下。

晉晝也。明夷誅也。

韓註誅。傷也。通解明出地上而爲晝。明入地中而誅夷。

井通而困相遇也。

韓註井。物所通用。而不客也。困。安於所遇。而不窮。

咸速也。韓註物之相應。莫速乎咸。恒久也。

通解咸則不疾而速。恒則有始有終。

渙離也。節止也。

通解渙散則離。節制則止。

解緩也。蹇難也。

通解解免乎險。故緩。蹇險在前。故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韓註相疎外也。

通解睽者疎而外之。家人者親而內之。

否泰反其類也。

通解內陰而外陽則否。內陽而外陰則泰。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韓註 大正則小人止。小人亨則君子退。通解 大壯則止而不動。遯則退而不居。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通解 大有五得位而有衆。同人二得位而親人。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通解 革除舊染。鼎味尙新。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通解 小過尙過中孚在信。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韓註 高者懼危。滿者戒盈。豐大者多憂故也。 韓註 親寡。故寄旅也。通解 豐大則多事。羈旅則少親。

離上而坎下也。

韓註 火炎上。水潤下。通解 火曰炎上。水曰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韓註 不足以兼濟也。 韓註 艮險而止也。通解 寡故畜止。不處故進。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通解 不進而須。不親而訟。

大過顚也。

韓註 本末弱也。通解 大過則顚。〔當與頤對〕

姤遇也。柔遇剛也。

通解 一陰遇五陽。〔當與夬對〕

漸女歸待男行也。

韓註 女從男也。通解 待男而行。漸進爲婦。〔當與歸妹對〕

頤養正也。

通解 頤則養正。〔大過之反〕

既濟定也。

通解 六位皆當位。故定。〔當與未濟對〕

歸妹女之終也。

韓註 女終於出嫁也。通解 嫁而爲婦。爲女之終。〔漸之反〕

未濟男之窮也。

韓註 剛柔失位。其道未濟。故曰窮也。通解 三陽皆不當。故窮。〔既濟之反〕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韓註 君子以決小人。長其道。小人見決。云爲深憂也。通解 一陽決五陰。〔姤之反〕

大壯則——壯ニ過グレバツギニハ止ルナリ。

革去故——澤火革ノ卦ハ腐汚ヲ改メ、火風鼎ノ卦食物ヲ煮テアタラシクシテ食フ象アリ。

親寡旅——旅ニ出ヅレバ親族少キナリ。

離上而——火ノ性ハ炎上シ、水ノ性ハ潤ヒ下ニツクナリ。

小畜寡——一ツノ陰爻ヨリ五陽ヲトドム、故ニ寡トイフ、寡ハ陰ヲサス。

履不處——上下卦巡環ノ卦ナル故ニ處ラズトイフ。

需不進——マチテル故進マザルナリ、天日ハ西ヘ水ハ東ヘ流ル、故ニ訟ハ進マズトイフ。

大過顚——陽ノミ多ケレバ初ト上トノ二陰ノミニテササフルコト能ハズシテクツガヘル。

柔遇剛——姤ハアフナリ、一陰爻五陽ニアフ意。

漸女歸——コノ卦ハ歸妹ト對ス、故ニ結婚シテ、男ト共ニ行ク意アリ。

頤養正——頤卦ハオトガヒノ象アリ、コレ正シキ心ヲヤシナフ也。

既濟定——コノ卦ハ一卦六爻各正位ニアタル故ニ定ルトイフ。

女之終——女ハ夫家ヲ以テ家ト爲ス、此ノ卦ハヨメイリノ象アル故ニイフ。

未濟男——陽爻位ニ當ラズ、故ニ窮困ノ象ナリ。

剛決柔——澤天夬ノ卦ハ五陽爻一陰爻ヲ決シ去ラントスル象ナレバ、陽爻タル君子ガサカンニ陰爻タル小人ガオトロヘチウレフル象アル卦ナリ。

大過顚也。

韓註 本末弱也。通解 大過則顚。〔當與頤對〕

姤遇也。柔遇剛也。

通解 一陰遇五陽。〔當與夬對〕

漸女歸待男行也。

韓註 女從男也。通解 待男而行。漸進爲婦。〔當與歸妹對〕

頤養正也。

通解 頤則養正。〔大過之反〕

既濟定也。

通解 六位皆當位。故定。〔當與未濟對〕

歸妹女之終也。

韓註 女終於出嫁也。通解 嫁而爲婦。爲女之終。〔漸之反〕

未濟男之窮也。

韓註 剛柔失位。其道未濟。故曰窮也。通解 三陽皆不當。故窮。〔既濟之反〕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韓註 君子以決小人。長其道。小人見決。云爲深憂也。通解 一陽決五陰。〔姤之反〕

通解　按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本義缺疑節齋蔡氏以例改正以大過頤既濟未濟歸妹漸旅爲叙兩兩相對亦自叶韻予謂本文之叙亦自相協有韻苟知兩兩相反之義則不必改正其義亦通

周易經翼通解卷之十八終

傳習錄解題

明初四書五經大全ヲ以テ功令ト爲セシヨリ程朱學大ニ興リ、性命道德ヲ講ズル者、濂洛ヲ尸祝シ關閩ヲ矜式セザルナキニ至レリ。然レドモ宋儒ノ說ハ時トシテ支離ヲ免レザル所アリテ、程朱ノ當時ニ於テモ已ニ有體無用ノ譏アリタリ。陳同甫ノ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ト謂ヘルモノ、其ノ理ナキニアラズ、而シテ其ノ說ノ本ヅク所ハ、大學致知格物ノ解ニアリ。大學ニ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ト。朱子曰、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ト。朱子ハ吾ガ知識ヲ推シ極メテ、天下ノ事物ノ理ニ至ラシメ、然ル後ニ誠意正心ノ境ニ到ルベシト解シタルナリ。故ニ下文ニ又之レヲ補ウテ、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云云ト言ヘリ。此ノ解ハ一應ノ道理トシテハ非難スベカラズトイヘドモ、天下事物ノ定理ヲ推極シテ、然ル後ニ始メテ正心誠意ノ工夫ニ移ルト言フハ、實際ニ於テハ迂遠ノ方法ナリト言

ハザルベカラズ。何トナレバ正心誠意ハ須臾モ離ルベカラザルモノニシテ、忠信孝弟ノ行モ正心誠意ヨリ出ヅルモノナレバ、天下事物ノ道理ヲ窮メ得ル迄ノ吾行ハ如何スベキカ、又事物ノ道理ヲ窮メ得テ、始メテ正心誠意ニ移ルハ、本ヲ忘レテ末ヲ逐フモノニアラザルカ、此ノ點ハ程朱學者ニモ之ヲ疑フ者アリシガ、決然トシテ意見ヲ發表シテ、一世ヲ覺醒スル迄ニハ至ラザリキ。

其ノ程朱ノ舊說ヲ破リ、獨得ノ新見ヲ以テ一世ヲ聳動シタルヲ陽明王子トス。王子ハ格物ヲ事ヲ正スト解シ、致知ヲ心ノ良知ヲ致スト解シタリ。其ノ意ハ人心ノ本體ハ正シキモノナレドモ、意念ノ發スル時ニ正シカラザルコトアリ。意念ノ發スル時ニ正シカラザルコトアルモ、心ノ本體ニテハ其ノ善タリ惡タルハ必ズ之ヲ知リ居ルモノナリ、孟子ノ良知ハ本體ヲ指シテ言ヘルナリ。此ノ良知ヲ其ノ儘ニ致ス時ハ誠意トナル。然レドモ致良知ハ恍惚懸空ニ之ヲ爲ス能ハズ、是ニ於テ格物ノ工夫ヲ要ス、格物トハ事ノ不正ナルモノヲ正スノ謂ナリ。意念ノ發シテ正シカラザル時ハ、之ヲ正シテ正ニ歸セシムルヲ謂フ。意念ノ正シカラザルヲ正シテ良知ヲ致ス時ハ、誠意トナリ正心トナリ、治國平天下トナル。是ヲ儒學ノ正徑トスト、以上ヲ王子致知格物ノ說トス。

王子ノ說ニ從ヘバ、致知ヨリシテ誠意トナルヲ以テ、致知ノ知ヲ朱子ノ如ク知識ト

ノミ解スルヲ得ズ、行ヲ包含セシメザルベカラズ、是レ知行合一ノ說アル所以ナリ。又意念ノ發スルモノヲ直ニ事ト解シタルヲ以テ、朱子ノ如ク物ニ卽イテ理ヲ窮ムルヲ要セザルコトトナル。朱王二學ノ殊ナル大端ハ此ニ存ス。王子ハ此ノ見解ニヨリ、學問ノ法ハ吾ガ心ノ良知ヲ事事物物ニ致スニアリ、良知ハ卽チ天理ナレバ、良知ヲ致ス時ハ事事物物皆其ノ天理ヲ得ルナリ。後世ノ學ハ事物ノ末ニ就キ、禮樂法度其ノ他形式ニ屬スルコトニノミ拘泥シ、天理ヲ認メズシテ妄行ス、其ノ弊ハ聖人ヲ形式ニノミ求ムルニ至ル。聖學ノ興ラザルハ此ニ因ルトナス。

王子ノ說ハ簡明直截ニシテ、制度文物ノ末ニ拘泥セズ。吾ガ良知ヲ致スヲ得バ、何人モ一蹴シテ聖人ノ境ニ到ルヲ得トセルヲ以テ、程朱學ノ繁縟ヲ厭ヘル者、爭ウテ之ニ歸シ、其ノ學大ニ興レリ。然レドモ吾ガ心ノ良知ヲ致スト言フハ、空漠ニシテ主持スル所ナキヲ免レズ。吾ガ是ト思ヘルモノ必ズシモ是ナラズ、非ト思ヘルモノ必ズシモ非ナラズシテ、結局ハ吾ガ知ガ良知ナルカ意念ナルカノ分別明ナラザルコト多キヲ以テ、或ハ思索ニノミ耽ル人トナリ、或ハ妄行ノ人トナリ、聖人ト相距ル反ツテ遠キ結果トナリシヲ以テ、明末ヨリ清朝ニ至リテハ之ヲ攻ムル者多ク、現今ハ其學衰微セリ。王子ノ學ハ元來陸象山ト其ノ趣ヲ同ジウシ、之ニ加フルニ禪家ノ說ヲ以テシタル形迹

アリ。之ヲ程朱學ニ比スレバ、程朱ハ問學ニ重キヲ置キ思索ヲ等閑ニシタル傾キアリ、陸王ハ思索ニ偏シ問學ヲ忽ニセル弊アリ、公平ニ之ヲ論ズレバ、兩者皆失フ所アリト言ハザルベカラズ。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ト。二氏ハ皆此ノ失ヲ免レザルニ似タリ。今傳習錄ヲ校訂スルニ當リ、特ニ朱王ノ殊ナル所以ヲ敍シテ、始メテ此ノ書ヲ讀ム人ノ津梁トナス。

本書ハ三輪執齋ノ標註傳習錄ニ據リ、標註ヲ行間ニ移シ、佐藤一齋ノ欄外書ニアル文字ノ異同ニ關セルモノノミヲ取リテ、欄外ニ標記ス。本邦ノ王學ハ中江藤樹ヲ唱首トス、繼デ興ル者ハ執齋ナリ。其ノ後石田梅巖・佐藤一齋・大鹽後素・春日潛庵・東澤瀉等ノ諸氏アリ。維新後程朱學ノ衰ヘタルニ反シ、王學ハ大ニ流行セルガ、是ハ學問ガスベテ知識ノ一方ニ偏シテ、人心ノ滿足ヲ得ザルガ爲ニ、王學ニ賴リテ其ノ缺陷ヲ補ハントスル自然ノ趨勢ナルベシ。

執齋名ハ希賢、善藏ト稱ス、京都ノ人ナリ。始メ佐藤直方ニ從ヒ、程朱學ヲ奉ジタリシガ、後ニ王學ニ移リ、致良知ノ學ヲ講ズ。曾テ師直方ヲシテ、其ノ生前王學ニ歸セシムルヲ恨ミ、左ノ歌ヲ賦シテ懷ヲ述ブ。

さりともと心にこめし一筋を言はで別れしことぞかなしき。

一日齋執、近江ノ小川村ナル藤樹書院ニ至リ、士民ヲ集メテ學ヲ講ズ。聽ク者皆感泣シテ藤樹先生ノ再來ト爲セリト云フ。又嘗テ長崎奉行ニ囑シテ、王文成公ノ畫像二幅ヲ得テ、一ハ家塾ニ藏シ、一ハ藤樹書院ニ藏ス。執齋始メ直方ノ薦ヲ得テ鹿橋侯ニ仕ヘシガ、王學ニ歸シタルヲ以テ、師ガ薦メタル志ニ負クトシ、仕ヲ致シテ去リ、明倫堂ヲ江戶下谷ニ設ケ、後京師ニ移リテ寬保四年卒ス、享年七十八、皆其ノ篤學ナリシヲ見ルベシ。著ス所、本書ノ外ニ傳習錄講義、四言敎講義等アリ。

傳習錄刻本ハ其ノ數多カラズ。執齋以前ニ和刻本アリシ由ナレド、未ダ見ズ。執齋ニ至リ、主トシテ錢德洪ノ舊本ニ從ヒ、徐愛・陸澄・薛侃ガ錄スルモノ百二十九條・書八篇、及ビ嘉靖中靳州ニ於テ增刻スル所ノ傳習續錄ニ加フルニ、示弟立志說・訓蒙大意・補遺・朱子晚年定論・大學問・示徐曰仁應試・諭俗四條・客坐私祝・略年譜等ヲ以テシ、上中下三卷トス。執齋本ノ外ニ、佐藤一齋ノ欄外傳習錄アリ。亦執齋本ニ據レリ。元來、傳習錄トハ、徐愛ガ錄スル所ノ十四條ニ下セル名目ナリシヲ、其ノ後各人ガ續成スル時、尙ホ徐愛ノ舊稱ヲ襲フコトトナリシヲ以テ、名ハ同ジクシテ內容ニ小出入アルモノ數種アリ、其ノ中ニテ執齋ノ刻セルモノヲ完本トナス。故ニ此ノ書ヲ校訂スルコトト爲シタリ。

大正二年七月

傳習錄解題終

安井小太郎識

傳習錄目次

目錄 一

序 一

卷之上 三

徐曰仁所錄 三

陸原靜所錄 一九

薛尙謙所錄 二五

卷之中 四六

小序 四六

答人論學書 四六

答周道通書 四六

答陸原靜書 五七
答陸原靜書二 六〇
答歐陽崇一書 八一
答羅整菴少宰書 九一
答聶文蔚書 一〇二
答聶文蔚書二 一一〇
示弟立志說 一二五
訓蒙大意 一二九
教約 一三三
卷之下
陳九川所錄 一
黃以方所錄 一五
黃修易所錄 二三
黃省曾所錄 二九
補遺 七一
朱子晚年定論 九一
附錄
大學古本序 一
大學問 三
示徐曰仁應試 一五
諭俗四條 一七
客坐私祝 一八
王文成公年譜節略 二一
跋

傳習錄目次終

傳習錄目錄

上卷

案通行刻本有楊荊山小引。焦瑯琊序。張可大·許有聲跋。並述刊行重刻之由。而於本文無所繫焉。若楊氏雖曰得緒山原本。未見其必然也。故今皆不載。然數子之有功於此書。固不爲尠。則非忍去之。但爲讀者省其煩。耳。通本具在。就而求之可也。

徐曰仁所錄凡一十四條。幷序二篇。跋一篇。

陸原靜所錄凡八十條。

薛尙謙所錄凡三十五條。

合一百二十九條。案年譜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

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於虔。是也。

中卷

答人論學書。通本作答顧東橋。

答周道通書。通本作啓問道通。

答陸原靜書。

又。

答歐陽崇一書。

答羅整菴少宰書。

答聶文蔚書。

又。

以上八篇。本南元善錄爲傳習下卷者。而緒山因加損之。詳見小序。今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爲中卷。

示弟立志說。全書所載之傳習錄。及通行之印本。俱無此條。今從一本增之。

訓蒙大意 附教約。

以上二篇。一本連前八篇爲南元善錄。然而緒山所抄後人所益。未可知也。楊氏序曰。益以先生所嘗詠學詩與。誨語之切要者。所謂切要者。指詠學詩後所載示徐曰仁應試。及諭俗四條。與客坐私祝共三篇耳。而此二篇。亦其所益乎。亦未可知也。俟異日得原本。〇或曰。二篇當移之附卷。予亦以爲然。而以印刻既成。不及改之。

下卷

陳九川所輯。凡一百一十五條。其二十一條所自手記。十五條黃以方所錄。十一條黃修易所錄。六十八條黃

省曾所錄合若干條。九川輯焉。緒山跋焉。所謂續錄者也。案要書省曾錄中分何廷仁條以下五十一條以爲緒山所錄其以他友皆字緒山獨名也。理或然也。然此錄考定成於緒山之手則其自改之亦不可知也。其餘文字條數有小異同。〇今亦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爲下卷。

補遺二十八條。曾才漢所錄。緒山序之。序文通本載在編尾。今從一本移之編首。

晚年定論。朱子書凡三十四通。吳子語一條。先生序焉。

袁慶麟跋焉。一本不載此篇。今據緒山小引從通本。

附卷

大學問。是師門之教典。緒山受而錄之。有序及跋。此篇本出續集。今取以爲附卷之首。大學古本序出文錄。今亦取而附之於篇端。

示徐曰仁應試。

諭俗四條。

客坐私祝。

以上三篇。荊山既增刻焉。今從之。但詠學詩一卷。則似不得抄出之旨。故今不取也。其欲覽之者。求之通本可也。

略年譜。謹案。先生之德之業。表著於天下。顯明於萬世。而與日月同懸者。固既照照矣。是以當世之人得偏觀而盡識之。則其教誨論說。莫不聽而化之也。今世遠地隔。不復有觀感而興起。則其纔見遺言。於傳習文錄之間者。或主先入。或挾勝心。不能專心平意。以從事於

先生之訓矣。亦可哀也已。今欲觀其德業於千里數百年之外。則緒山之年譜。久菴之行狀。及明史所載以至諸子之雜錄。歷歷可見矣。皇明獻徵錄。皇明從信錄。吾學編。名賢集之類。不勝枚舉。如皇明通記。雖譏先生爲異端。而於其德業。又不能敢置齒牙於其間。則所謂與日月同懸者。固非過譽可知矣。

而予每恨。我邦未有梓行之者。不及人見而徧知之矣。而其最明白者。不若年譜繫日月紀事實之審詳也。故李卓吾文選。陳龍正要書。皆必擇諸是也。而尙未能精。故今別略出而附刻之。使凡讀此錄者。皆先觀先生之德業。與日月同懸者。而知其教誨論說。爲孔孟之正宗。以無疑於格物致知之功。知行合一之實云爾。

日本正德二年壬辰九月盡　平安三輪希賢善藏誌

傳習錄序

論語學而。曾子曰傳不習乎。朱子集注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己。○題下舊本有門人徐愛撰五字者。非題序之法。且據序尾有徐愛序字。今刊去之。蓋由全書輯記舊序數篇而各書某撰誤耳。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陽明先生傳。年譜詳也。今附錄之。明第九代後土御門文明四年。○明世宗肅帝嘉靖七年卒。當我人皇百四至正德二年壬辰。得一百八十五年。○皇明通紀爲嘉靖八年五十八歲卒者誤。聖賢像贊七十一亦誤。陽明全書有傳習錄文錄別錄外集續編年譜世德紀。總計三十八卷。

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凉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砭。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

此ノ序ハ王門ノ高弟撫山徐愛（字ハ曰仁）ノ撰ニシテ、傳習錄全體ノ序ノ如シト雖モ、實ハ徐愛ノ備錄スルモノノミノ序ナリ、然レドモ其ノ後續錄次第ニ增加スルニ從ヒ、遂ニ之レ本書全體ノ序ノ如クニナレリ、而シテ亦此序ハ本書全體ノ序ト見テ可ナリト同時ニ、傳習錄講讀ヲ指示スルノ點ニ於テ、缺クベカラザルモノナリ。

虛實溫——皆疾病ノ徵候ヲ云フ。

偏蔽——心ノ偏頗蔽昧ニシテ、正シカラザル有樣ヲ云フ。

箴砭——箴ハ鍼術ニテ病ヲ治スルコト、砭ハ脈搏ヲ按ズルコト、砭石ヲ磨クコトニテ研磨ノ義、皆學問修德ノ義ニ譬フ。

贅疣——贅ハ剩餘、疣ハコブ、イボナリ、共ニ冗物ノ義ニシテ無用ノ長物ヲ云フ。

成訓ハ一定シタル教訓チ云フ、莊子成心ノ成ト同ジ。
相規——其ノアヤマチヲ正スコトニテ、則チ忠告スル意味ナリ。默識心——別ニ難問チ發セズシテ、已ニ心ニ自得スルコト。
決江河——支那ニテ江ト云ヘバ揚子江チ指シ、河トハ黃河チ云フ、決ハ堰キ止メタル堤チ切ルコトナリ。

規正——規ハ規正、切ハ切磋ノ義、卽チ朋友互ニ相警戒シ合ツテ道ニ進ムコト。
對越——注ニアル如ク詩周頌ヨリ出ヅル熟語、越ニ意義ナクシテ唯ダ對ト云フ意ナリ。

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論語陽貨、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注、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爲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注、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又何言之不一邪。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論語爲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注、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注、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爲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注、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又何言之不一邪。

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離羣索居、出禮記檀弓、注、索散也、○詩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注、儀象刑法、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廢棄者幾希矣。對越、詩經清廟、對越在天、注、越於也、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荀子勸學篇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首篇疑首篇誤、門人徐愛序。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文成王公之妹婿也、性最警敏、聞言卽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働、愛及門獨先、開道亦早、○祭曰、仁文二、見文錄、

欄外曰、首篇、南本作篇首、閻本、宋儀望校本並同、

傳習錄序終

傳習錄卷之上

欄外曰、南本、題爲二傳習錄上卷一。

此卷ハ徐曰仁、陸原靜、薛尙謙ノ三門人ノ手ニナリシモノニシテ、曰仁ノ錄スル所凡テ十四條幷ニ序二篇（前序ト共ニ數一篇、原靜ノ錄スル所ハ凡テ八十條、尙謙ノ錄スル所ハ凡テ三十五條ナリ、共ニ陽明生前ノ刊行ニ係ルモノニシテ、已ニ其校閱ヲ經タルモノ也。

格物諸——大學ニハ三綱領八條目アリ、三綱領トハ明明德、親民、止至善ニシテ、八條目トハ、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ナリ、格物トハ此中ノ格物ニシテ、乃チ大學ニ於ケル格物等ノ諸說ト云フガ如シ。

舊本爲——大學ハモト禮記ヨリ出デシモノ、朱子ハ之レニ誤錯脫語アリトナシテ種種改竄補修ノ結果、現今世ニ行ハルルモノトナレリ、然レドモ陽明ハ之レヲ採ラズ、禮記ヨリ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舊本大學出禮記第四十二卷。鄭玄注之。至宋二程及朱子並有改定。而親民字。明道先生從舊本。伊川始改新字。朱子從之。蓋陽明先生嘗著大學旁訓。今不傳。其大學問一篇。載之續集。今抄出之附卷。

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參伍。易係辭本義曰。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邊幅。漢馬援傳曰。修飾邊幅。注。謂若布帛邊幅。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修飾其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事見行狀及年譜。○文錄第四。別湛甘泉序曰。某幼不問學。陷溺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而始乃沿周程之說。

出デシ儘ノモノヲ以テ正シトセリ、故ニ舊本トハ朱子改竄ノ新本ニ對シテノ名ニシテ、所謂古本大學ノコトナリ。

泛濫於——詞文ノ學ヤ老佛ノ說ニ耽溺セシコト。

精一之——精ハ純ニシテ雜ナラズ、一ハ惟一ノ義ニシテ、凡テ工夫ノ根本ヲ云フ。

大中至——不偏不倚ニシテ邪ナラザル、道ノ最大極地ヲ云フ。

朝夕炙——炙ハ親炙ノ義、親シク門ニ出入シテ教ヲ受ケシコト。

其藩籬——二字トモニ垣ノ字ナレドモ、道ノ外界ノ形容。

其謦欬——欬ハ咳ニ同ジ、セキバラヒナリ、乃チ人ニ面會スル敬語ナリ。

忽易憤——忽易ハ輕侮ノ義ニシテ、輕蔑ノ念ヤ怒リノ情ヲ懷クコト。

臆斷懸——臆測ヲ以テ斷定シ、親シク接近セズシテ忖度スル意。

求之而若有得焉。○晚年定論序亦言之。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居夷三載。年譜。武宗正德元年。先生三十五歲。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丞。三年。三十七歲。至龍場驛。至五年。三十九歲。陞廬陵知縣。共三年也。事並散在文錄中。○精一之功。謂書經惟精惟一之功夫。字義詳於錄中。○超入聖域。案。中庸章句。鄭氏曰。聖人能知聖人。然則聖人其竟不可以知之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徐氏是言。其亦有所親炙而興起者與。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十餘年來。案。年譜。正德二年先生三十六歲。因將赴龍場。愛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學。十三年先生四十七歲。徐氏卒。是中間十有二年也。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謦欬。字彙。謦欬之聲。輕曰謦。重曰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閒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

從遊之——門下生ノコトナリ。

牝牡驪——相馬術ノ拙劣ナルモノハ、千里ノ名馬アルヲ知ラズシテ之レヲ棄ツ、世ノ片片タル學者ハ、亦陽明ノ說ノ眞理ナルヲ知ラズシテ、輕侮スルモノアルニ譬フ。

朱子謂——朱子名ハ熹、字ハ元晦、晦庵ト號ス、宋代ノ學者ニシテ四書朱註等著書甚ダ多シ、則チ大學ニ於ケル在親民ヲ新民ニ作ルベシト謂ヘリ。

然非新字義——欄外曰、全書、新訛作親、諸本多訛、南本・閩本・楊嘉猷本作新。

君子賢——コレヨリ民之父母マデハ、皆大學ノ語ナリ。

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親民。伊川先生曰。親當作新。而朱子從之。或問曰。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然明道既從古本。何必無理也。而孔孟論治平之道。無非親之之事。而其引證亦不一而足。今舉其一二明白者明之。○易比大象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樂記曰。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朱子之徒。亦有言之者。書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蔡沈注曰。以其親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可親而不可疎也。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

爲司徒——司徒ハ民政ト文教トヲ掌ル官ニシテ、今ノ内務文部ヲ併セタル官ノ如シ、五教ハ孟子ノ言ニ從ヘバ、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ニ對スル教ニシテ、父子有レ親、君臣有レ義、夫婦有レ別、長幼有レ序、朋友有レ信、是ナリ。

親九族——九族ハ詩經葛藟ノ序ノ毛傳ニ、高祖ヨリ玄孫ノ親ニ至ルマデヲ云フトアリ、又尚書歐陽說ニ、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トアリ、同姓ニテ解クト、異姓ヲ入レテ解クトノ差アリ。

知止后——大學ノ語ナリ、至善モ亦大學ニ見ユ。

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孟子盡心上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照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篇。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大學章句曰。志有定向。○或問曰。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朱子語類第十四。子升問。章句。或問語似不同也。朱子曰。只一般。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義外也非內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

本註所——朱子ノ大學ノ註ニシテ、至善ヲ解釋セシ所ニアリ。

許多、俗辭ニシテ許ハ助語、幾多ト云フ義。

去、箇、的、皆俗辭ニシテ、去ハ往ト云フニ近ク、又於ノ字ト用ヰテ可ナリ、箇ハ一箇ノ義、的ハ意ナシ、唯ダ者ノ字ニ近キ助語ナリ。

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盡夫天理之極。此句出朱子章句。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是等言。皆陸象山語。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閒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孝的的。俗語辭底同。通訓何等。亦似者字。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

天理上用功便是。文錄第五。書諸陽卷曰。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良知而可盡乎。抑尙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心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是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則必實致其溫凊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溫凊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尙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

有省悟——了解スル所アレドモ、先入主トナリテ未ダ十分ナラザルナリ、故ニ脫然タラズト云フ。

溫凊定省。禮記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

箇頭腦——最モ重要ノ所ニシテ主義主張ノ根本、則チ眼目ナリ。

就、助辭ナリ、卽ノ字ニ同ジ、俗辭ナリ。

也、句頭ニアル時ハ亦(マタ)ノ義ニシテ、俗辭ナリ。

這、此(コノ)字ニ同ジ、俗辭ナリ。

那、彼(カノ)字ニ同ジ、俗辭ナリ。

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以上兩說。若與此所論異。但以求理於事物之間爲講求者。外求者也。故曰。如何講求許多。如所謂有頭腦。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者。卽是克己之功。而博文約禮之實也。故曰。如何不講求。是各有所指。所謂因病藥。所以不同也。

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禮記語出祭義篇。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

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怎生字彙怎音津。俗語辭。猶何也。小學章句曰。甚生猶怎生。洛中語也。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大學或問程子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易緯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書大禹謨。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

鄭朝朔——名ハ一初、朝朔ハ其字、揭陽ノ人ナリ、弘治乙丑進士ニ擧ゲラル、陽明東部ニアリシ時、陳世傑ニ因リテ請フテ學ヲ受ク。怎生、俗辭ニシテ如何ゾト云フガ如シ。幾件看——欄外曰、看字、俗語如ニ示字一用。

用得甚——甚ハ俗辭ニシテ何ト云フ義ナリ。

牽纏千——始ニハ僅カノ違モ、終ニハ非常ナル差違ヲ歸スコト。

如今扮戲子。扮字彙逋患切班去聲。打扮粧扮。○正字通。俗以裝飾爲打扮。演劇者飾其面謂之扮戲。扮得許多溫凊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悟之訓。○朱文公錯會格物之訓。以知先行後爲一。學術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詳之。○案年譜。先生三十八歲。始論知行合一。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回。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菅書院。身卒貴陽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黃宗賢。顧惟賢。並王子門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擧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個只恁的便罷。字彙個汝也。恁音賃。如此也。故大學指箇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好色如惡惡臭。見那

扮戲子——所謂俳優藝人ナリ、扮ハ扮裝ヲ云フニ同ジ。

宗賢惟——宗賢又ハ叔賢ト曰フ、姓ハ黃、名ハ綰、久庵ト號ス、初メ王子ノ友人ナリシモ、後其說ニ服シテ門人トナル、惟賢姓ハ顧、名ハ應祥、若溪ト號ス、共ニ陽明ノ高弟ナリ。

著、俗辭ナリ、別ニ意義アルニアラズ、唯ダ評スト云フ位ニ用キテ可ナリ、爾ハ汝（ナンヂ）ナリ、恁的モ又俗辭ニシテ、此クノ如シト云フニ同ジ。

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緊字彙音謹。急也。續韵。堅彊也。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甚麼祖庭事苑曰。甚麼問辭也。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下卷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一念發動雖是不善。

鼻塞人——鼻ガフサガリテ嗅覺ヲ失ヘル人。

甚麼、俗辭ニシテ如何ト云フニ同ジ、問フ辭ナリ。

只管、コレモ俗辭、偏ニ、又ハ一向ニト云フニ同ジ。

一行做——欄外曰、行、平聲、列也、下一行同。卽功夫——欄外曰、朱文啓校本、卽作レ則。有下落——下落ハ著落ニ同ジ。

冥行妄——方針ノ定ラヌ行爲ヲ云フ。

說箇知——欄外曰、執齋謂、箇上脫二字一、可レ從、然檢二諸本一、無二異同一。

茫茫蕩——茫茫ハ水ノ廣ク遠キ貌、蕩蕩ハ水ノ廣大ナル貌、共ニ精神ノ不確ニシテ放縱ナルニ譬フ。

然却未曾行。便不レ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我立言宗旨。○又下卷門人問條曰。諸君要識我立言宗旨。云云可參考。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字彙懵懂心亂貌。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

話。若見得這箇意時。這箇。這本音彥。字彙。王晃曰。凡稱此箇爲者箇。俗多改用這字。○祖庭事苑二曰。這裏這當作者。指事之辭也。又篇韻。誕彥二音。唯禪錄作之也切。皆沿襲所致。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鑿空。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空也。杜撰。俗語辭。○又野客叢書曰。杜默爲詩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

攙摸影——無閒ニ影ヤ響ナドバカリヲ測リ捜ルコト。這箇、シヤコト讀ム、此箇ノコトニシテ俗辭ナリ。

鑿空杜——鑿ハ開、空ハ孔穴ニテ事物ヲ最初ニ開設スルコト、然シ當テニナラヌ事ニ用フ。

閒說話——無用ノ話ニテ、所謂無駄話ノコトナリ。

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論語雍也。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孟子盡心篇首章也。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孟子公孫丑上。孟施舍似曾子。注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中卷答羅整庵書曰。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說見下文。愛問先生以博文條。但未之思耳。朱子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精一之功。博是約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

脗合、脗ハ唇ニテ、上下ノ唇相合シテ乖戻セザルガ如キニ譬フ。牽合附——コジツケルコト、則チ正理ニ合ハザルモ合フヤウニ見セルコト。

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等ハ皆中庸ノ語ニシテ、修德工夫ノ次第ヲ叙ベシ語ナリ。

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盡心說。詳見中卷答人論學書。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惟天下之至誠。中庸之文。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殀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殀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案。是語非聖人分上事。孟子盡心上。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集注云。堯舜天理渾然。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又下篇。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注。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下文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已矣。注。法由是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朱子所注皆如是。而此獨以脩身俟命爲聖人分上事者。恐偶然耳。窮通壽殀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

窮通殀——困窮通達ト短命長壽トナリ。

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嘗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人格君心之格。孟子語。出離婁上。又書曰。格其非心。○格物字義。中

等候——期待ノ意。

影影見——學問上ノ工夫ハ當ニ此クノ如クナルベシト、心ノ中ニ彷彿トシテ覺リ得タルナリ。

格物如——陽明ハ格物ノ格ヲ正(タダス)トナス、朱子ハ至(イタス)

ノ義ト解ス、其ノ見解ノ異ナルコト斯クノ如シ。

自然會——自然ハ故意ニアラザルヲ云フ、會ハ解ノ如ク、又悟ノ意義アリ。

孺子入——孺子ハ幼兒、惻隱ハイタマシク思フコト、卽チ痛傷ノ切ナルナリ、孟子ニ見ユ。

私意障——私意ハ邪惡ノ念ニシテ、障礙ハ邪魔ヲスルコト。

心之良——良知良能ハ孟子ニ見ユ、陽明之ヲ以テ、大學八條目ノ致知ヲ解シテ、良知ヲ致スノ義トナス。

卷答人論學書。詳言之。○案。近思錄劉安禮問御吏。明道先生曰。正己以格物。是亦以爲正物之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孟子公孫丑上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又盡心下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

富貴貧——富貴云云、患難云云ノ語ハ中庸ニ基ヅク、則チ人ハ其事ニ當リ、隨時ニ天理ヲ存スルノ工夫ヲ怠ルベカラザルヲ諭ス。

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和文錄八。博約說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敎。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

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升降周旋厚博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子離婁下曰。博學而詳說。將以反說約也。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 語出於中庸序。朱子亦嘗以人心爲人欲。然非本說。載朱書節要。而李退溪論之。 **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並立。安有天理爲主。而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文中子名通。字仲淹。隋人。門人私謚曰文中子。此卷下文問文中子條。亦論之。○韓退之。名愈。唐人。謚文公。○近思觀聖

道心常——此レ朱子ノ言ニシテ、道心人心ハ尙書大禹謨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ニ基ツク。

以人爲——人爲トハ天理ニ從ハズシテ、私意私情ヲ以テ行爲スルコト、則チ人心ノ作用ヲ云フ。

程子謂——明道ノ語、曰ク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ト、二程全書ニアリ。

文中子——姓ハ王、河東龍門ノ人、隋ノ開皇元年ニ生レ、義寧二年歿ス、年三十八、仁壽四年閏ニ至リテ策論十二條ヲ獻ジテ用ヰラレズ、又弟子ヲ教育ス、曾ヲ聖經ニ倣ヒテ六經續篇ヲ編スレドモ全部傳ラズ、唯ダ中說十篇アリ、文中子是ナリ。

韓退之——名ハ愈、退之ハ其字、唐ノ大曆三年ニ生レ、長慶四年ニ歿ス、年五十七、官ニアリテ四門博士、利部侍郎、吏部侍郎ニ至リ、最モ力ヲ古文ニ致シテ名世ノ大家トナレリ。擬經——續經及ビ論語ニ擬シテ中說ヲ作ルガ如キヲ云フ。

效法——學ビ習ヒテ其法則ニ擬スルコト、乃チ文中子ノ擬經ノ如キ是レナリ。

刪述六——孔子用ヰラレズ、道ヲ後世ニ傳ヘントス欲シテ易、詩、書、禮、樂、春秋ノ六經ヲ刪述セリ、史記孔子世家ニ詳ナリ。

朴、實也篤也、淳朴也。

賢。明道先生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仲淹嘗依著之。今其遺編不可見。而中說中載其規模大略。○朱子文集六十七卷有王氏續經說。譏其好名好高欲速自大。然其說曰。退之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朱子之意亦可以見。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 譊。字彙。乃交切。爭也。悲呼也。○又多言也。 **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

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删。六經。和文錄七。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其說明詳。又示弟立志說。述考於右訓之意。尤深切當並考。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易之六畫。伏羲所畫之卦。總六十四也。卦下辭。文王周公所繫。彖辭者也。爻下辭。周公所繫者也。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夏謂之連山。殷謂之歸藏。周謂之周易。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易。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孔安國古文尚書序曰。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陶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以垂世立教。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一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古文尚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哇字彙。非正曲也。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

窮。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今之禮記。程。朱共有此論。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史記孔子世家云。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史官非秦紀。及詩書百家語。皆焚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書。是出於私意。文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惟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

無紀極——紀ハ條理、極ハ結極ノ義ニシテ歸著スル所ナリ。
而贊之——孔子ハ文王周公ノ說ヲトリテ、易ノ十翼卽チ彖傳上下、象傳上下、言文傳、繫辭傳上下、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ヲ作リシコトナリ。
自典謨——尙書ノ篇名堯典、舜典、大禹謨、皐陶謨ヲ云フ。
自二南——詩經ノ周南、召南ヲ云フ。
九丘八——書ノ名ナレドモ今傳ハラズ、左傳ニ出ヅ。
淫哇逸——放漫ニシテ邪惡、風俗ヲ害スベキ聲音ナリ。
雜簡之——關外曰、之字、句、執齋訓レ惟爲レ思、非レ是、不レ得字、宜レ連二下文一。
反經叛——所謂異端邪說是ナリ。
合刪述——始皇若シ六經ノ如キモノヲ焚カズ、反經叛理ノ說ノ如キモノヲバ焚キタランニハ、乃チ孔子六經ヲ刪述スルノ意ト合スルニ至ルナラン。
表章之——世間ニ明カニ揭出シテ顯ハスコト。

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文盛。此段意思。中卷答人論學書中。拔本塞源論。說得詳。）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歇後。綱目。唐昭宗乾寧元年。鄭綮好詼諧。多作歇後詩譏嘲時事。○案。歇後不終語言。使人察之也。謎。字彙。隱語也。）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此段議論。下條所謂存其戒削其事以杜奸之說。一句道盡。）即弒君便是罪。

出己見——欄外曰、己見句絕。

伊川亦——此語ハ近思錄致知篇ニ出ヅ。

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文成公嘗作五經臆說。而今亡矣。其幸存者數條。全書續篇載之。可以類推。）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出論語陽貨篇。）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是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出孟子梁惠王篇。）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出衞靈公篇。）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

征伐當——論語季氏篇ノ語ナリ。

仲尼之門——欄外曰、王跡樂本、門作徒、是孟子原文也、作門、誤。無桓文——桓ハ齊ノ桓公、文ハ晉ノ文公、皆周末ノ霸者ナリ、孔子ノ門ニテハ王道ヲ尊ビテ霸道ヲ賤メリ、故ニ桓文ノ事ヲ言フモノナシ。伯者的——伯者ハ卽チ霸者ナリ、仁ヲ以テ國ヲ治メズ、武ヲ以テ治ムルモノ。功利的——利益ヲ本意トスルコト。

策而已。孟子出盡心下篇。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孟子告子下。集注。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又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龐字彙音龍。充實也。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

吾猶及——論語衛靈公篇ノ語、史ハ史官、闕文ハ疑ハシキ文ヲ闕キテ傳ヘザルコトナリ。

靈信書——孟子盡心下篇ノ語、其意ハ書ニ載スル處ハ、悉ク信ズベカラズ、實ナラザルモノモアレバナリ、尙書ノ武成篇ニテハ、唯ダ二三策取ル所アルノミナリト、策ハ板ナリ、古ハ板ニ書ス。

羲黃之——伏羲黃帝ノ世ナリ。

其事闊疎——欄外曰、宋本、闊疎作ニ踈闊一。事闊疎——曠闊疎略ノ意ニシテ、伏羲黃帝時代ヲ云フ。

淳龐朴——淳厚ニシテ素朴、飾リ氣ナキコト。三墳、書名ナレドモ今傳ハズ。

夏商之——夏及ビ商時代ノ風俗、卽チ夏ハ忠ヲ尙ビ、商ハ質ヲ尙ブノ風俗ナリ。

祖述之——其道ヲモトシテ遡ベ著ハスコト、憲章ハ我ガオキテトシテ守ルコトナリ。

周公思——周公ハ禹湯文武三王ノ治ヲ兼ネント思ヘリ、文武ヲ一王ト數フ。

佛老的——佛ハ寂滅ヲ尙ビテ世ノ羈絆ヲ脫セントス、老子ハ古、無爲ノ治ニ復歸セシコトヲ以テ理想トス、共ニ正ニアラズ。

唐虞以——治ハ治法、政治上ノ施設等ニシテ、唐虞虞舜以前、卽チ伏羲黃帝時代ノ政治ノ狀態ト云フ意。

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注。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近守其法。○今案。堯舜之治不宜於今。故祖述其道而不由其法也。文武之法則當今所用。故憲章之也。文武之法。卽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卽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孟子離婁下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集注。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時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

三代以——三代トハ夏殷周ノ三代ナリ、以下トハ卽チ秦漢等ノ時代ヲ指ス。
不明其——致良知ノ學ヲ修明セズシテ、制度法令ノミヲ事トス。
先儒論——先儒トハ朱子ヲ斥ス、朱子ニ此ノ論アリ。
六經——易、詩、書、禮、樂、春秋ニシテ、五經トハ此中樂ヲ除キタルノ稱ナリ、然レドモ此所ノ五經トハ春秋ヲ除キテノ稱ニシテ普通トハ異レリ。

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案。伊川先生春秋傳序云。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尙可以法三代之治。是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者。以開後世覇功之心。如孔孟無此議論。伊川蓋憂世之切。而不覺其抑揚之甚過耳。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案。上章論春秋。說及仲尼之徒無言桓文之事者。是孔門之家法等話。皆當證存戒削事。以杜奸之意。

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

鄭衞之——鄭ト衞トノ音ハ共ニ淫猥ニシテ、亡國ノ音ト同ジキヲ云フ。
奏之郊——孔子ノ定ムル三百ノ詩ハ皆正樂ニシテ、之ヲ郊廟朝廷ニモ奏シ得ベシ、又之ヲ鄉黨閭巷ニモ奏シテ少シモ差閊ナキ立派ナルモノノミナリトノ意。
宣暢和——此ノ詩ハ幽鬱ナル氣ヲ宣暢シ、人心ヲ和ラゲ、德性涵養ノ手段トモナリ、又惡風俗ヲ化シ移シテ、善

不刪鄭衞。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朱文公詩經集傳序曰。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又論語爲政詩三百注云。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出衞靈公篇。○朱文公詩集傳有言。舊說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今案。詩之爲敎。諷誦絃歌之間。使人生好善惡惡之心。以爲勸懲之本。如今鄭衞之類。其將使人不歌謠之邪。人將何所聞以懲創其逸志。其果使人歌謠之邪。孔子有明戒。且未聞古人因張淫樂以懲創人之逸志者。是實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且朱序曰。善之不足以爲敎。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然而變風中。善惡之不足以爲敎戒者。固不可勝數。案之可也。

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出陽貨篇。鄭衞之音亾國之音也。出詩經大序及禮記樂記。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朱子詩經序曰。昔周盛。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出樂記及孝經。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

辭。孟子公孫丑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年譜。正德八年十二月先生四十一歲下。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踊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敍曰。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舊說云云。○如說之如。通本誤作始。今據全書改之。

此一段本與上文列書。今案。徐氏所編傳習錄者至此止焉。是其跋文耳。故據例低書之。

右曰仁所錄。凡十四條。

風俗トナラシムルコトガ出來ルナリト。

秦火之——秦ノ始皇帝ガ書ヲ焚キタルコト。

淫泆之——世間並ノ人人ハ、皆卑猥淫泆ノ詩ヲ喜ビ傳フルモノナリト。

欄外曰、執齋以此條爲跋、低書一格、然檢諸本一多平頭、但明儒學案、引此低書。舊說汨——程朱ノ學說ニ沈沒シ耽溺セシコトナリ。

孔門嫡——陽明ノ學ハ卽チ孔子ノ正統嫡傳タリト。

傍蹊小——陽明ノ學ノ外ハ皆傍蹊小徑ニシテ、正傳ニアラザルヲ云フ。

落落難——合ハザル貌ヲ云フ。

陸澄問。陸澄。字元靜。又作原靜。一字清伯。是以下元靜所錄。

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是所謂逐物。陸象山集。多言之。程朱亦嘗有此言。

天理。案。此卷下文梁日孚問條。薛侃錄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敍曰。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舊說云云。○如說之如。通本誤作始。今據全書改之。

此一段本與上文列書。今案。徐氏所編傳習錄者至此止焉。是其跋文耳。故據例低書之。

右曰仁所錄。凡十四條。

陸澄問——欄外曰、閩本・宋本無陸字。

欄外曰、南本・施本・此前尙有二一條一、如左。

先生曰、持レ志如二心痛一、一心在痛上一、豈有二工夫一說二閑話一。管二閑事一。此ノ以下ハ陸澄ノ錄スル所ナリ、陸澄ハ湖之歸安ノ人ニテ、陽明ノ高弟タリ、正德丁丑進士トナリ、刑部主事ヲ授ケラル、而シテ大禮ヲ議シ合ハザルニヨリ致仕ス、後復官セシモ重用セラレズ、終身不遇ニ終レリ。

主一之——陸澄ノ質問ハ程朱ノ說ニ據リテ發スルナリ。

好色、好貨ハ孟子ニ出ヅル語ナリ。

所謂逐——自己ノ本心ヲ差置イテ他ニ求メントスルコト。

道家所——道家ハ神仙養生ノ法術ヲ說ク、而シテ老莊ヲ祖トス。

馴至於——馴ハ順ニ通ジテ自然ニナレ至ルコト。

美大聖——欲スベキハ善ナリ、之ヲ其ノ身ニ

物。此事不レ得放過。曰。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レ剌人也。何畏之有。是其意雖不レ同。其用功處實無異。亦可以爲良法矣。

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第三卷先生曰大凡朋友條。同下文凡朋友條。說朋友交道。親切著明。幷案交盡。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喩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眞傳神。寫肖像也。寫眞傳神。圖肖像以傳神彩也。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眞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象山集要第五曰。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摸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恐亦是此意。與書見集要第一卷。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眞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

方丈地——一丈四方位ノ場所トノ意。

須用伐——用ハ以ノ意義ニシテ助辭ナリ。

耕耘培——クサキリ、ツチカフコト。

寫眞傳——人ノ肖像ヲ寫シテ、實物ト少シモ異ナラザルヤウ其精神ヲ傳フルコト。

摹倣謄——マネテ書キ寫スコト。

如明鏡——モト佛語ナリ、陽明タダ心ヲ形容スルニ用キ來レルノミ、所謂クモリナキ鏡ノコト。

萬象森——萬物ノ數限リナク宇宙ニ森然トシテ存在スル有樣、森羅萬象ト同ジ。

如堯舜——唐堯・虞舜ハ古ノ名君ニシテ聖人タリ、夏傑・殷紂ハ古ノ暴君ニシテ、天下皆惡マザルナシ、故ニ古來前者ヲ以テ名君ノ代表者トナシ、後者ヲ以テ暴虐者ノ標本トナス。望道而——孟子ニ出ヅ、陽明ハ而字ヲ如トハ見ザルナリ。

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

近思錄道體。伊川先生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字彙。冲虛也。老子。大盈若虛。作冲。○朕。字彙。幾微萌兆謂之朕。

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孟子盡心上云。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論語子張曰。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離婁下。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見之。集注。而讀爲如。古字通用。然王子所說恐讀如字。

克己工——克己ハ論語顏淵篇ノ語、則チ自己ノ利慾私情ニ勝チテ天理ヲ存スルノ義。在事上磨——是レ王子獨得ノ習學法ナリ。

下學上——下學トハ卑近ナル學問、上達トハ學ノ高尙ナル所ニ達スルコトニシテ、乃チ卑近チ恥トセズシテ學ヲ勉メテ上達スル義ナリ。

條達暢——枝葉ノ繁茂スルコト。

聖人所說——此亦陽明ノ創見ナリ。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案原靜工夫每好靜故先生敎以事上磨第二卷答

原靜書。可以見而事上磨固先生之家法。

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靜亦定動亦定。明道先生定性書語。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敎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

論語憲問篇。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

的工夫。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篩音師。韻海云。籮器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漆雕開語。見公冶長篇。子路及曾點語。見先進篇。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發之中。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晳說來。卻似要的事。聖人卻許他。此論論語先進卒章。○下卷王汝中條。亦論曾點。可並案。○要字彙。沙雅反。音沙。戲要。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子罕篇云。子絕四。莫意。莫必。莫固。莫我。有意必

春簸篩——米ヲ精白ナラシムル方法、舂ハ米ヲ臼ニテアフリテ殻ヲ取リ去ルコト、篩ハフルヒニカケテ糟ヲ除キ去ルコト、揀ハエラミ出スコト。

知行合一ノ本旨ヲ云フナリ。

漆雕開、姓ハ漆雕字ハ子若、魯ノ人、孔子ノ弟子ナリ、子路、名ハ仲由、一ノ字ハ季路、卞人ナリ、孔子ニ從學ス、性勇ヲ好ミ、衛ニ仕ヘテ其難ニ死ス、孔子之ヲ庭ニ哭ス、子羔、名ハ高柴、衛ノ人、孔子ニ從學スレドモ、孔子以テ愚トナス、曾點、字ハ皙、南武城ノ人、參ノ父ナリ。

未發之——中庸ノ語ニテ、喜怒哀樂未ダ發セズ、中正ニシテ片ヨラザル心ノ狀態ヲ云フ。

靠那寧——靠ハ辭語ニテ、ヨリカカルコト、固著スル義ナリ。

求、姓ハ冉、字ハ子有、魯ノ人ナリ、孔子ニ從學シテ政治ヲ好ム、嘗テ季氏ノ將帥トナリ齊ノ師ニ克ツ。赤ハ姓公西、字ハ子華、魯ノ人ナリ、孔子ニ從ヒテ尤モ禮樂ニ長ズ。

邵似要的事——欄外曰、宋本似作レ是、要俗字音譌、謂ニ少年佼利氣象一。

漸漸盈——漸次ニ進ムコト、水ノ坎ヲ盈シテ進ムガ如キナリ。

便偏著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素其位至自得矣。中庸語。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汝器出公冶長。○不器出爲政。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成章。公冶長篇曰。吾黨之小子。斐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盈科而進孟子離婁下。注。科坎也。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强。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卽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註脚。○又六經註我。非我注六經。這心體卽所謂道心。體明卽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案讀書之法。於是更以下卷九川問此工

舊時學——朱子學派的ノ學問ヲ指ス。

到看得——欄外曰、南本到作レ倒、陳・施・宋・俞並同。

心體上——心ノ本體ト同ジ。

凡明不——欄外曰、陳本凡作レ有、南本須ニ上有ニ便字一、施・宋・俞並同。

上體當——自ラ實際體認シ、引キ當テテ觀察スルコト。

爲學頭——學問ヲスル

怕沒有——欄外曰、怕字、做ニ反語一看。

ノ主要主眼ナリ。

虛靈不——心ノ靈妙ニシテ明カナルヲ云フ、心ハモト虛ニシテ靈的ナルモノ、暗昧ナラズ、カカル中ニハ已ニ天地間ノ萬理具備シテ、此心ノ外一理一物アルナキヲ云フ。

析之有——凡テ事物ノ原理ヲ極メンニハ、先ヅ其理ヲ分析シテ精微ニ至リ、而シテ後之レヲ湊合シテ大トナスベシトノ意、卽チ所謂分解ヨリ湊合ニ及ボス方法ナリ。

夫條。同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及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數條。合觀之。其意交盡。工夫有下落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案。朱子大學章句曰。具衆理。應萬事。然是猶似以萬事外看之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其意可觀。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晦庵語。出朱子大學或問格物章。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卽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析之語。出朱子大學或問八目下。然後字。正見支離之處。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致中和——中庸ニ出ヅ、喜怒哀樂ノ未ダ發セザルヲ中ト謂ヒ、發シテ節ニ中ルヲ和ト謂フト。

仁義禮——仁義禮智ヲ四德ト說クハ孟子ヨリ始ル、而シテ孟子コレヲ四端ニ相對シテ說明ス。

因已發——已發ハ未發ニ對シテ、其性ノ已ニ發セルヲ云フ。

惻隱羞——孟子公孫丑上篇ノ語、コレヲ四端ト云フ、性ノ表德トハ、其性ノ外ニ顯レタル德ナリ。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象山集要五曰。復齋兄一日見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眞僞。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

心猿意——情意ハ妄動横逸シ易キモノナレバ、之レヲ猿ト馬トニ譬ヘテ此ク言フ。

拴縛不——繫縛スルコト。

斬釘截——工夫ニ力ヲ用ヰルコト斷斷乎トシテ、釘ヤ鐵ノ硬キモノヲモ切リテ、容捨セザルガ如キナリ。

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徧。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心猿意馬多出佛書。○拴。字彙音詮。揀也。又揀注擊也打也。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摻尋出來。逐一摻尋。案。是王子教人家法也。下卷一友問條。盡之。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如貓之捕鼠。文錄八示弟立志說。亦言之。○朱子文集。偶讀慢記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唯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斬鉞斬鐵宋俗語。言用力切緊。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

不可姑容與——欄外曰、姑容、張本句、與猶爲。案ズルニ容與ハ連讀ヲ可トス。

不可窩——窩ハ穴、藏ハ伏藏、乃チ穴孔ニ深ク隱藏スルコトナリ。

端拱時——端坐拱手ノ義ニシテ、俗ニフトコロ手ト云フ、乃チ爲スコトナキヲ云フ。

非初學時事——欄外曰、陳本、非上有要字、必須思、陳本句絕。

集義ノ語ハ孟子公孫丑上篇ニ出ヅ、朱子之レヲ解シテ積善トナス。

子莘、姓ハ馬、名ハ明衡、思聰ノ子、閩中ノ人ナリ、業ヲ陽明ニ受ク、正德十二年進士トナリ、太常博士ヲ授ケラル、世宗ノ時、事ニ坐シテ謫セラル。

定者心——定トハ寂然トシテ不動、乃チ心ノ本體天理ヲ存スル狀態ヲ云フ。

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何思何慮。易係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案。以何思何慮爲自然的地頭。故曰。非初學時事。是蓋先生前說乎。中卷答周道通書曰。係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可交考。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案。明道先生定性一書。此語一句道盡。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論語子路篇。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集注胡氏曰。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衞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案。以下卷鄉人有父子訟獄條觀之。先生是論實自得心言。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眞切如此。前聵豈不感動底豫。前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閒。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集命。書太甲上用集大命撫綏萬方。使之復君衞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漢高祖六年。尊太公爲太上皇。唐高宗武德九年。帝自稱太上皇。而太子卽位之類。率羣臣百姓。尊聵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語出論語顏淵篇。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爲政於天下語出孟子。言不特衞國而已也。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學庸異——大學ト中庸トノ異同。

正名トハ一般ノ名ヲ正スノ義ナリ。

先儒說——先儒ハ注ニアル胡氏五峰ナリ。

告方伯——四方ト中央ニ其地方ニ在ル諸侯ヲ統管セシムルモノアリ、之ヲ方伯ト云フ。

廢輒立——輒ハ衞靈公ノ孫、蒯聵ノ子ナリ、郢ハ輒ノ公子ナリ、父子其位ヲ爭ヒシコト左傳ニ見ユ。

父子之——父子ノ愛ハ先天的ノモノニテ、天性ニ基クトノ意。

不感動——豫ハヨロコブコト、底ハイタスコト、此ノ語孟子ニアリ。

鴻臚寺——官衙ナリ、陽明正德九年ニ南京鴻臚寺卿トナル、コレ此時ノ事ナリ、倉居トハ倉中ノ居ト見ルヲ是トス。

澄在鴻臚寺倉居。倉居言倉卒居。或倉中居。近思錄。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愛。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

七情所——喜、怒、哀、懼、愛、惡欲ヲ云フ。

體用一——體ハ心ノ實體本體ヲ云ヒ、用ハ其ハタラキ作用ヲ云フ。

易ハ辭象變占ノ四ヲ以テ最モ重要トナス、辭トハ乾卦ノ第一爻ノ初九潛龍勿用ノ如キモノニシテ、コレ周公ノ作ナリト傳フ、象トハ卦爻ヲ云フ、初ノ一畫卽チコレナリ、變トハ其畫ニ値ヒシ所ナリ、占トハ其爻辭ヲ用キル所ナリト。

正。禮記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曰。喪爾子喪爾明爾罪。可並案。○大學曰。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孝經末章曰。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又禮記曲禮曰。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不慈不孝。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此條及下文澄問喜怒哀樂條。瘧疾之喩。求是編譏之。然朱子亦嘗有此論及此譬。何其無稽之甚。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値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易上係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

夜氣是——夜氣トハ人ノ良心一度外物ニ蔽ハレテ、其ノ靈妙ナル作用ヲ失フ事アルモ、夜間四邊靜寂ナル時ニ、コレヲ養ヒ得テ又淸明ナラシムルコト得ルヲ以テ、コレヲ名ヅケテ夜氣ト云フ。

翕聚發——翕聚トハヨリアツマルコト、發生ハ發散スルコト。

操存舍——人ノ心ハ能ク注意シテ其性ノ眞ヲ失ハザルヤウニスレバ存シ、コレニ反シテ放任シテ何等修養ヲ加ヘザル時ハ、亡ビテ又無キガ如キニ至ルトノ意ナリ。

知其鄉——鄉ハ向フトコロ、處在ノ義ナリ。

占。○是初九。是初畫。今案。是擧其例耳。非限初九初畫。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閒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夜氣說出孟子告子上。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操存舍亡語出孟子告子上。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程全書外書曰。范淳夫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識心。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近思錄。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又曰。滿腔子惻隱心。○腔子亦只是天理。今案。腔子謂軀殼。是語蓋活說耳。亦只是三字可見。然人是天地之心。則實以天爲軀殼者。豈虛語乎。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

上一截——道ノ微精ナルトコロ、下ノ下一截トハ道ノ卑近ナル所ヲ云フ。

記誦詞——記誦トハ古書ノ記憶ヤ暗誦ノミヲ主眼トシ、義理性心ナドヲ顧ミザル學、詞章トハ作文ヤ作詩ノミヲ目的トスル所謂文章學者、功利トハ利益ノミニ汲汲タル所謂權謀術數家、訓詁トハ書中ノ字義ノ末ノミニ拘泥シ穿鑿スル註疏家ナリ。

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上一截。近思錄。明道先生曰。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科謂及第。貢謂鄉貢。傳謂傳達。正路謂顧問禮聘之屬如孔孟出仕。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眞。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

爲異端——異端トハ聖人ノ道ト其主義ヲ異ニスルモノヲ指ス、佛老ノ如キ卽チ是ナリ。

徹上徹——徹頭徹尾ニ同ジ、始ヨリ終マデト云フ意。

蓍固是——蓍ハ筮、龜ハト、古人事ノ吉凶ヲ判斷スルニ、皆コレヲ用ヰタリ。

志爲聖人之學。今學者不先排仙佛云云。此一段好議論。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俯就。禮記檀弓字。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一陰一陽至日用不知。易係辭文。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蓍固是易。龜亦是易。求是編譏之。然是不知固亦二字之意者。先生豈言蓍龜無別乎。是言決嫌疑定猶豫。則爲龜易無異耳。蓋爲固滯蓍龜之殊者破之也。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論語八佾篇語。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

欄外曰、施本、問上有惟乾二字、俞本同。
執中無——子莫ノ中ヲ執ルハ權衡ヲ得ザルモノナレバ、遂ニ一ヲ執ルニ了ルヲ云フ。
一箇規——一定ノ形式ヲ云フナリ。
無罅漏——罅隙遺漏ナキナリ、格式トハ法則、形式ヲ云フ。
唐詡ハ斯塗ノ人ナリ、傳詳ナラズ。
從心所——論語爲政篇ノ語、修德ノ極所ニ至レバ、思フママニ行ヒテモ皆自然ニ道ニ合シデ、少シモ其法則ヲ踰エザル意。
收斂爲——收斂ハ內ニ納メ入ルルコト、發散ハ外ニ出シ發スルコト。

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孟子語出告子。）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孟子公孫丑上云。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注曰。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惜其蚤死。問如何卻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良工。方言也。）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魯齋。元人。名衡。時人與吳澄幷稱。）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中卷答原靜書詳之。）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論語述而篇曰。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

而來。

問律呂新書。律呂新書。蔡元定作之。朱文公序之。今性理大全收之。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吾心得中和。是禮樂之本。故去人欲存天理。是下文所謂體樂本原上之用功。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下卷先生曰古樂條。亦論之。可參考。○案。蔡元定以管候氣之法。埋十二管於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管飛灰衝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其管則黃鐘長九寸。空圍九分。以黍粒定之也。餘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尙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一箇ノ物件ト云フ意ナリ。

喜怒哀——喜怒哀樂ノ本體トハ、卽チ前ニ云ヘル未發ノ中ナリ。

聖人心——心體トハ心ノ本體ナリ、聖人ハ仁愛ノ心深キヲ以テ、自然ニ此ノ如シトノ意。

掃除廓——私意私情ヲ掃除シテ廓清ナラシムルコト。

律呂新書ハ蔡西山ノ著ニシテ、雅樂候氣ノ法則ナドヲ說キシモノナリ。

西山——字ハ季通、建陽ノ人、朱子ノ弟子ナリ、著書ハ新書ノ外、書經集注、八陣圖說、洪範解、太衍詳說等アリ。

那一刻——冬至ノ子ノ刻ヲ指ス、此時刻ニ至レバ則チ一陽生ズル故、其氣候ニ從ヒテ、黃鐘ノ律ニ管ル管ヨリ蘆灰ヲ管外ニ飛バス、因リテ陽氣ノ動クヲ知ルナリ。

近世格——近世儒者ノ所謂格物ノ說ナリ。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眞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

藝文藻——柱上ノ僅カノ彩飾模樣ナリ。

知至然——コレ大學ノ語。

是說話——終日何等功ナキ無益ノ說話スルノミ。

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卻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艸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適而非道。何適。唐本全書作何。莫。義似不可解。然本集多有何莫而三字。似何適而字意當存疑。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

走路一——一般ハ同樣ノ義。

只管閒——タダ徒ニ無用ノ講求ヲ要スルノミト云フ意。

未遲在——欄外曰、施本在作レ耳、俞本同。

道一而——孟子滕文公上篇ノ語。

道無方——道ニハ方式ヤ形體ナシトノ意。

何適而——欄外曰、全書適作レ莫、南本・朱本・施本・宋本、並同。

向裏尋——自己ノ裏面、乃チ自己內心ニ向ヒテ之ヲ探求スルコト。

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書舜典。帝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又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論語爲政曰。君子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

名物度——禮樂ニ於ケル儀文制度ナドノ類是ナリ。

是裝綴——所謂カザリソヒナリ、裝飾補綴ノ義。

知先後——大學語。

夔之樂——夔モ稷モ舜ノ臣、前者ハ音樂ニ長ジテ典樂ノ職ニ任ジ、後者ハ種藝ニ達シテ后稷トナル、合下ハ俗辭ナリ、現在「云フヨリ意味稍〻廣シ。

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偶有盈科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象山集要卷之五曰。涓涓之流。積成江河。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孟子告子夜氣章。可並案。○下卷人一日間條曰。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是亦當並案。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書經周官文。案。太師太傅大保爲之三公。少師少傅小保爲之三孤。合之謂六卿。其職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明朝制。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也。

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孟子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今案。論語季氏篇說九思。非是逐在物上者。宜深思之。

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聰明謂自然。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之心一般。案。此處是致知之實功。孟子盡心下云。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著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寂然不動語。出易係辭。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近思錄明道先生曰。廓然太公。物來順應。

敷頃無——頃八百畝。塘水八池水ナリ。

太古時——太古時代ノ淳樸質素ノ氣象ナリ。是一元——コレ邵康節ノ元會運世說ニ出ヅ。邵子ハ歲月ヲ數フルニ此元會運世ノ四ツヲ以テス。則チ世積ミテ運トナリ。運積ミテ會トナリ。會積ミテ元トナル。所謂時間的數詞ニシテ。上ハ世界ノ初ヨリ下ハ幾億萬年ノ後ニ至ルマデ。皆此法則ニ出デザルハナシト云フ。

伏羲時——太昊伏羲氏ニシテ。三皇ノ一ナリ。

人君端——人君タル者ハ端然トシテ手ヲ拱シ。淸淨穆穆トシテ威儀アルベキ貌ノ形容ナリ。

五官トハ耳、目、口、鼻、心是ナリ。心ヲ除ケバ四官ナレド五官ノ成語ヲ用ヒタルナリ。

在吏部——吏部、兵部ハ共ニ六卿ノ一ニシテ、前者ハ官吏ノ進退出所職務等ヲ司リ、後者ハ軍陳上ノ事柄ヲ主掌ス。

而充之——善念ヲ擴充シテ惡念ヲ防遏スルコト。

閒思雜——何等秩序ナキ無益ノ忘想ヲ云フ。

貨色名——欄外書曰、施本、貨作レ好、俞本同。

著有甚——欄外曰、著、諸本作レ看。

寂然不——閒思雜慮ノ起ラザル時ノ心ノ本體ノ形容。

廓然太——コレ亦心ノ本體ノ形容ナリ。

極至次——朱子ガ孟子ノ志至氣次ヲ注解シタル語ナリ。

救告子——不動心說ニ就テ、孟子ハ告子ノ一偏ニカタヨリタル論說ヲ救ヒ正セシト云フ意、告子名ハ不害、孟子ト時ヲ同ジウシテ、仁內義外、性無善惡說等ヲ主張セシコト孟子ニ見ユ。

三光之——日、月、星ヲ三光ト云ヒ、九地トハ九ハ數ノ極ナルヲ以テ、九地トハ地中極メテ深キ所ヲ云フ。

百仞者——七尺ヲ仞ト曰フ、故ニ百仞ハ七百尺アル譯ナリ。

伊川——名ハ頤、字ハ正叔、河南洛陽ノ人、珦ノ次子、明道ノ弟、業ヲ周敦頤ニ受ケ、頗ル高識アリ、年五十ヲ踰エ、召サレテ秘書省校書ニ擢デラル、朝ニアリテ蘇東坡ト合ハズ、出デテ西京國子監ヲ管ス、後、事ニ坐シテ涪州ニ貶セラレ、崇寧ノ間宣議郎ニ復シ、大觀元年家ニ卒ス、年七十五、正公ト追諡セラル。

延平姓ハ李、字ハ愿中、劔浦ノ人、羅從彥ニ從學シ、茅ヲ山田ニ結ビテ世故ヲ謝絕スルコト四十餘年、衣食シバシバ空シケレドモ怡然自得タリ、朱子之ニ師事ス、卒後文靖ト諡ス。

使之正——欄外曰、南本、之作人、朱・施・俞並同。

戒愼不——中庸ノ語、常ニ敬意ヲ持シテ、人ノ見聞セザル所ナリト雖モ、敢テ忽ニセザルヲ云フ。

大本達——中庸ニアル語ナリ、中ハ天下ノ大本ナリ、和ハ天下ノ達道ナリト。

問。志至氣次。志至氣次、孟子公孫丑上篇語。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論語子罕篇。有鄙夫問章。集注。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是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九地。孫子軍形篇曰。藏於九地之下。注曰。言深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下卷先生鍛鍊人條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是聖賢之辨也。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程子語出外書蘇季明問條。近思錄中庸輯略等。並載之。○延平語出延平答問及伊洛淵源錄。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卷內寧靜存心條。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又曰。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時也。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

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

全體大用——欄外曰、大用、全書・閩・朱・宋四本、並作二發揮一。

此卷下文。劉觀時問條。當並案之。孟子。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予於先生亦言之。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大用略無纖塵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

未相著——欄外曰、相字、施。俞二本並作レ嘗、下相著同。

適ハオコリ、間歇熱病ナリ。

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一應俗語詞。中卷數約條。一應言行同。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項一應——項ハ項目即チ事柄ナリ、一應ハ俗辭ニシテ凡ト云フガ如シ。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顏子沒而聖學不傳。是文錄第二別湛甘泉序中之語。今案。象山集要第五曰。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然象山專在事業上論之。與王子所說異。

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喟然嘆見語子罕篇。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孟子離婁下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見之。乃是眞見。顏子沒而未見。意。望道未見。

循循然——孔子ノ人ヲ教導スルヤ、循循然トシテ次第ニ順ヒ、先ヅ文ヲ以テ之ヲ博メ、後禮ヲ以テ之ヲ約ス、其懇切丁寧、顏子ヲシテ喟然トシテ感嘆措カザラシム。

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レ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爲

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尙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卽萬象森然。考出下文聖人應變條。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

常見在——タダ此心ヲ存シテ常ニ現在ナラシムルコト。

言語無——言葉ノ秩序ナキハ心ノ放レテ存セズ、所謂精神ノ統一セザルガ爲ナリト。尙謙ハ王門ノ高弟、傳ハ下ニ出ヅ。孟子告子ノ不動說ハ孟子公孫丑上篇ニアリ。

萬象森——萬象ハ肉眼ニテ視得ル宇宙ノ森然タル現象、冲漠無朕ハ其ノ本體卽チ實在ニ當ル、陽明ノ一元的見解此點ニモ見ユ。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尙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閒。雖口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閒。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尙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頓放。語錄解義曰。安置也。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閒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

省察克——自己內心ニ反省觀察シテ、克己的修養ニ力ヲ用ヰルコト。

雖口講——欄外曰、口字、朱・施・宋・俞四本、作只。

頓放著——其儘ニ安置放任シテオクコト。

箇義襲——義襲ハ孟子公孫丑上篇ノ語、集義ノ反對ナリ、其意ハ義ヲ一時外面ニノミ行ヒテ、精神コレニ伴隨セザルコトヲ云フ。

必有事——孟子ノ語ハ公孫丑上篇ニアリ、其意ハ心上ノ工夫ハ常ニ存シテ忘失スベカラズ、必ズ念念コレニ從

ヒテ已ムベカラザルチ云フ。

工夫難——工夫上最モ難事トスル格物致知モ、結局ハ意ヲ誠ニスルニ歸ス、誠意ハ一切道德ノ根本ナルコトヲ云フ。

自格物——大學ノ八條目モ、歸スル所ハ唯ダ明德、卽チ心ノ德ヲ明ニスルニアルノミトノ意ナリ。

仁者以——仁ハ廣汎ナル愛ニシテ、天地萬物ヲ以テ一體ト見做スト。

止之是——大學ノ所謂至善ニ止ルト云フモ、之レ至善ナル本然ノ性ニ復ルニ外ナラズト。

向時之——以前ハ先生ノ說ノ眞理ナルヲ知ラズシテ、只ダ外ニ至善ヲ求メントシタルヲ云フ。

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ノ工夫。亦各有ニ用力處一。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案此意。先生大學問及文錄第七。親民堂記詳盡。又第九卷。書朱子禮卷一編幷見其實用。

只自ニ格物致知一。至ニ平天下一。盡是一箇明明德。雖ニ親民一。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ニ天地萬物一爲ニ一體一。仁者云云程子語。見下文。使有ニ一物失所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ニ明德一。而不ニ說親民一。便似ニ老佛一。案朱子大學或問。既有此說。然與先生所說意自別。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ニ一毫之惡一。故曰ニ至善一。止之是復ニ其本然一而已。

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ニ吾心一。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ニ向時之紛然外求一。而志定矣。定則不ニ擾擾一而靜。靜而不ニ妄動一。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ニ此處一。千思萬想務求ニ必得一

此至善一。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ニ天地萬物一爲ニ一體一。明道先生語。近思錄第一載之。是爲ニ一家一以中國一之一人一之語。本禮記禮運篇。聖人耐以ニ天下一爲ニ一家一。中國一人一之語。何墨氏兼愛反不ニ得謂一之仁一。墨氏兼愛事。見孟子滕文公下。先生曰。此亦甚難レ言。須ニ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一。仁是造化生生不ニ息之理一。雖ニ瀰漫周遍一。無ニ處不一レ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ニ箇漸一。所以生生不ニ息一。如ニ冬至一陽生一。必自ニ一陽生一而後。漸漸至ニ於六陽一。若無ニ一陽之生一。豈有ニ六陽一。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ニ箇發端處一。惟其有ニ箇發端處一。所以生ニ生不一レ息。譬之木一。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ニ幹一。發ニ幹然後生一レ枝。生ニ枝以有一レ幹。有ニ枝葉一。能抽ニ芽必是下面有ニ箇根一。在ニ根方生一。無ニ根便死一。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

程子——明道ナリ、名ハ顥、字ハ伯淳、頤ノ長子、伊川ノ兄、河南洛陽ノ人、業ヲ周子ニ受ケ、弟ト經學ヲ以テ諸儒ノ倡坐タリ、官ニ仕ヘテ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等ニ歷進シ、王安石ト議合ハズシテ、提點京西刑獄ニ除セラル、後、太常丞、宗正丞等ニ至リ、元豐八年卒ス、年五十四、純公ト諡ス、著書定性書アリ。

墨子——名ハ翟、宋人ナリ、宋ニ仕ヘテ大夫トナル、孔子ニ稍ゝ後レ、孟荀列莊ノ諸子ニ先ダチテ出ヅ、其學兼愛ヲ主トス、著書墨子五十三篇今存ス。

兼愛反——兼愛トハ愛ニ差等ナク、世間一般皆同ジク兼ネ愛スルヲ云フ。

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榦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是墨氏之學而孟子辟之。見滕文公上篇。便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論語學而

外棄人——君臣父子夫婦等人倫之道。放棄而順。似未——欄外曰、俞卻似、作却是。

右元靜所錄——欄外曰、南本作右門人陸澄錄。

自家父——自分之父。兄卜、又途人卜。何等區別。一樣愛。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仲。是語見延平答問。論語公冶長篇集註亦載之。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著。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右元靜所錄。凡八十條。

侃問。侃姓薛。字尙謙。王先生門人。是以下薛侃所錄。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語。管閑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功。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語出孟子盡心。此卷上文澄問操存舍亡條。既明備。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只死死守著。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卽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眞。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眞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欄外曰、南本・宋本並無此條、分二後侃問條已下爲二上卷三、此條恐係錯出所補。侃ハ中離卜號ス、揭陽ノ人、陽明ニ學ブ、正德十二年進士ニ上ゲラル、世宗ノ時、行人ナル官ヲ授ク、奏疏旨ニ忤ヒテ罷メ、家ニ歸リテ益ス學ヲ力メ、其持論正大ニシテ王門ノ高弟タルニ愧ヂズ、隆慶ノ初、官ヲ復シ御史ヲ贈ラル。持志如——持志ハ孟子公孫丑上篇ノ語、其ノ志ヲ持シテ其氣ヲ暴スルコトナカレト、心痛ハ心配ノ意ニアラズ、俗ニ云フムネイタミ、ムネクノ如キヲ云フ。死死守——一所懸命ニ固守スルコト。涵養而——涵養トハ精神修養ニシテ、講求ハ學問ノ研究ナリ。自心地——自己ノ心上ト云フニ同ジ。

是非之——是レ孟子公孫丑上篇ノ語ニシテ、是非之心トハ行爲ヲ決定スルニ當リテ、其行爲ノ善カ惡カヲ判別ス

ル心、所謂眞知ナリ。

請是——欄外曰、施本、是作レ問、宋・俞本並同。

是眞切——欄外曰、王本、眞切、作二切實一。

心求異——奇異ヲ好ム心ニシテ、所謂好奇心ナリ。

入門下——學問工夫ノ手始メノ所ヲ云フ。

希淵——蔡氏、名ハ宗兗、我齋ト號ス、山陰白洋ノ人、夙ニ王門ニ來リテ學ブ。

伯夷伊——伯夷ハ墨

先生問二在レ坐之友一。比來工夫何似。一友擧二虛明意思一。先生曰。此是說二光景一。一友敍二今昔異同一。先生曰。此是說二效驗一。二友憫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レ爲二善之心眞切一。此心眞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易。益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レ善則遷。有過則改。方是眞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二光景一說二效驗一。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レ書。多有摘二議晦庵一者。先生曰。是有レ心求レ異。卽不レ是。吾說與晦庵一時有不同者。爲二入門下手處一。有二毫釐千里之分一。不レ得不レ辨。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レ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レ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二孔子一才力終不レ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レ聖。只是其心純

氏、名ハ允、字ハ公信、諡ハ夷、弟叔齊トトモニ周ニ從ハズシテ、首陽山ニ餓死ス、孔子此二人ヲ以テ古ノ聖人ナリト謂ヘリ。伊尹名ハ摯、阿衡ト號ス、湯ヲ佐ケテ桀ヲ滅シ天下ヲ平定ス、後、太子ノ子太甲ヲ補佐シテ政ヲ行フ、百歲ニシテ卒スト云ヘド、其ノ詳ナルコトハ知リガタシ。

成色足——成色トハ其金屬特有ノ色、則チ金ハ黃色、銅ハ赤色ノ如キ是ナリ、足色トハ其金屬ノ有スル特色ガ、精純ニシテ他色ノ雜ラザル、コレヲバ十分ナリト云フ所ノ色合ヲ云フ。

鎰ハ金ノ數量ノ名、一鎰ハ二十兩トモ又ハ二十四兩トモ言フ。

乎天理一而無二人欲之雜一。猶二精金之所以爲一精。但以二其成色足一而無二銅鉛之雜一也。人到二純乎天理一方是聖。金到二足色一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二大小一不レ同。猶二金之分兩有一輕重一。堯舜猶二萬鎰一。文王・孔子猶二九千鎰一。禹湯武王猶二七八千鎰一。伯夷・伊尹猶二四五千鎰一。才力不レ同。而純乎天理一則同。皆可レ謂二之聖人一。猶二分兩雖一不レ同。而足色則同。皆可レ謂二之精金一。以二五千鎰者一而入二於萬鎰之中一。其足色同也。以二夷尹一而厠二之堯・孔之間一。其純乎天理一同也。蓋所以爲二精金一者。在二足色一而不レ在二分兩一。所以爲二聖者一。在二純乎天理一而不レ在二才力一也。故雖二凡人一而肯爲レ學。使二此心純乎天理一。則亦可レ爲二聖人一。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一。分兩雖レ懸絕一。而其到二足色一處一。可以無レ愧。故曰二人皆可以爲一堯舜一者以レ此。學者學二聖人一。不レ過レ是去二人欲一

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册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案。此卷下文德章曰聞先生條。推盡此條之餘意。

時曰仁在

生知安——中庸ヨリ出ヅル語ナリ、人ノ性質ハ種種雜多ニシテ、生レナガラニ道ヲ知リテ、コレヲ何ノ苦モナク安ク行ヒ得ルモノアリ、又勉學シテ道ヲ知リ、而シテ利シテ之レヲ行フモノモアリトノ意ニシテ、人ノ資質ノ異ナルヲ云フ。

人一己——中庸ノ語ニシテ、事ヲ爲スニ當リテ刻苦勉勵シ、其全力ヲ盡シテ成功スルコトヲ云フ。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

張橫渠曰。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朱子中庸序曰。繼往聖開來學。

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

下卷。孔子氣魄極大章。可并案。○案。孔子盛時。欲行道於天下。而周流于四方。及其知終不可行之當世也。不得已而退修六籍者夫子不得已之所爲。非其素志。○就簡。和版誤作就間。今改之。

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

士德——楊氏、名ハ驥、初メ湛甘泉ニ從ヒ遊ブ、後業ヲ陽明ニ受ク。文公ハ朱子ナリ。

開示來——來學トハ未來ノ學者ヲ云フ、乃チ其意ハ聖人ノ學ヲ繼承シテ之ヲ書ニ遺シ、以テ將來出ヅル所ノ同學者ニ示スコトナリ。

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誤。朱子答黃直卿書中語。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答呂子約書中語。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答何叔京書中語。共見本集。而晚年定論並載之。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侃去花閒艸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閒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艸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艸爲惡。如欲用艸時。復以艸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佛教ノ主意ハ、只ダ無善無惡其事ノミノ上ニ拘泥シテ、

從軀殼——肉體上ノ情慾ニヨリテ起ル念、即チ私意私情ノタメニ暗マサレテ錯雜ヲ來スコト。

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書。洪範皇極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艸既非惡。即艸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艸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艸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艸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貼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

著在無——佛教ノ主意ハ、只ダ無善無惡其事ノミノ上ニ拘泥シテ、

世ノ凡テノ事ニハ何等管セズトノ意ナリ。

會其有——天理ニ純ナルノ終極ニ歸著シテ、其正中ヲ保ツコト。

佛老意——欄外曰、王本、老作氏。

覺的人——欄外曰、人字、句、謂ニ之不レ作者ニ、宜レ屬ニ下文ニ。

物亦然——欄外曰、亦然下、王本、有本無內外、本無彼此八字。

伯生——前ニ名ヲ好ムノ病アリト言ハレシ弟子、孟源ノ字ナリ。

周茂叔——名ハ敦頤、濂溪ト號ス、道州營道ノ人、少ニシテ孤、鄭向ニ養ハル、官ニ仕ヘテ安南軍司參軍轉使、虞部郎中廣東轉運判官等ニ歷任ス、後廬山ノ蓮花峯ニ家シ、二程子之ニ師事ス、熙寧六年卒ス、年五十七、元公ト追諡セラル、著書、通書、

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艸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艸是甚麼心。周茂叔窻前艸不除。近思第十四。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閒。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

太極圖說、文集等アリ。箇頭腦——學問上ノ頭目、卽チ主要主眼トスル所ナリ。

橫說豎——縱橫ヨリ說キアカスコト。

以親故——親ヲ扶養スルノ故ト云フ意。

擧業之累——擧業トハ科擧ノ爲ニスル修業ナリ、卽チ今ノ試驗ニ應ズル準備的修業ノ如シ。

先正云——先儒先哲ヲ言フ、此所ハ程明道ヲ指ス。

崇一——南野ト號ス、江西泰和ノ人、學ヲ陽明ニ受ケ、陽明呼ンデ

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於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擧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擧。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文錄第五。寄聞人・邦英・邦正第二書曰。謂擧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擧業乎。謂擧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擧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外集八示徐曰仁應試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擧子。便須入場。亦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了。卽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失得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近思錄出處類。問家貧親老。應擧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之。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

先正云。惟患奪志。又明道先生曰。科擧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眞切耳。

崇一問。崇一姓歐陽。名德。先生門人。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

也。下卷今人於喫飯條曰。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先生曰。天地之氣。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范淳心箴之語。孟子盡心集註載之。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出論語衛靈公篇。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

小秀才トナス、嘉靖ノ間、登第シテ六安州ニ知タリ、龍津書院ヲ建テ徒ヲ聚メテ王學ヲ講ズ、卒年五十九、文莊ト諡ス。

尋常意——常平生心ソワソワシテ穩カナラザルコト。

天地氣——天地間ニ充滿シテ居ル生生ノ元氣、一瞬間モ息マラザルノ機運是ナリ。

天君泰——天君トハ心即チ精神ヲ指ス、精神ハ一身ノ主宰ニシテ泰然ト腦中ニ坐ヲ占メ、而シテ四肢百體ニ下命シテ之ヲ使フ、其狀恰モ一國ノ君主其臣ヲ使命スルガ如シ。

務實之——實ヲ務ムルノ心トハ實德ヲ身ニ修メントスル心、名ヲ務ムルノ心トハ虛シキ名譽ヲ得ントスル心ナリ、二者相兩立セズ。

名又曰——欄外曰、又曰、施本、作二君子一、俞本同。

十五十而無聞。出論語子罕篇。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出同顏淵篇。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精金譬喻出上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一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此

德章——劉氏ナレドモ、名號鄉貫未ダ詳ナラズ。

力量氣——其ノ人特有ノ技量手腕ヤ資性根氣ナドヲ云フ。

較分兩的心。各人儘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卽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人人具足箇箇圓成。是達磨語。出六門集。）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箇現成的寶藏。可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案。先儒謂程朱。共有此說。然文錄第四答倫彥式書曰。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又曰。心一而已。靜其體也。動其用也。是似與此條相反。然不泥言語而善觀其意者。就全文求其義。於自己心上。則實見其不相反。）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

簡簡圓——各人ノ心ノ中ニハ必ズ圓滿具足ナル所アルヲ云フ。

碌碌トハ何事モ爲シ得ザルノ貌。

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事見論語子張篇。）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首章說。明白簡易無過之者。與集注合考。當入口知其味。）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

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出書伊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

子仁、——樂氏、名ハ惠、浙江ノ人ナリ。先儒以——先儒ハ朱子ヲ指ス、以學云云ノ語ハ論語ノ朱註ナリ。

也。立時習此心也。坐如尸。立如齋。論語集註。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理義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出孟子告子上。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

黃誠甫問。汝與同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

日洽浹——欄外曰、洽浹、張本、作二浹洽一。

欄外曰、國英、陳氏、名號鄉貫未考。

曾子——名ハ參、字ハ子輿、南武城ノ人、點ノ子ニシテ孔子ノ門人ナリ、能ク孝道ニ通ジテ孝經ヲ作ルト、子思ノ學亦曾子ニ出ヅ。

三省——日日我身ニ反省シテカヘリミルコト、一貫トハ孔子ノ所謂一貫ノ道ニシテ、一以テ萬ヲ貫ク道、卽チ忠恕ナリ、忠恕トハ己ノマコトヲ盡シテ、人ヲ思ヒヤルコト、卽チ仁ナリ。

黃誠甫——名ハ宗明、致齋ト號ス、紹興ノ人、王門ノ高弟ナリ、正德九年進士、南京兵部主事ヨリ員外郎ニ進ム、宸濠ノ反スルヤ江防三策ヲ上ル、嘉靖中兵部侍郎ニ至リ、左侍郎ノ官ニ卒ス、明倫大典ヲ預修ス。

夫外好——外好トハ文學詩歌ノ如キモノヲ好ムコト、之ヲ好ムハ所謂心ガ物ヲ逐フ以所ナリ。

詩文上去——欄外曰、去字、句。

樹之種——欄外曰、種、王本作レ根。

生氣日完——欄外曰、完、王本作レ充。

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顏子語出公冶長。

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小學及近思錄載。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又載。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皆須並案。

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立志貴專一。孟子奕秋之喻。先生每稱之。文錄中散在。可並參考之。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是條。卷內上文希淵問條。求日減不求日增之意。○象山集要第五語顯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

梁日孚——名ハ惇、南海ノ人、王門ニ來リテ學ブ。

居敬窮——居敬ハ愼ミテ身ヲ修ムルコト、乃チ涵養ノ義、窮理ハ事物ノ理ヲ深ク究ムルコト、共ニ學者ノ工夫ニシテ朱子之ヲ以テ二事トナス。

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曰。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卽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語出坤文言。敬卽是無事時義。義卽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卽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卽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

敬以直——敬愼ヲ以テ內卽チ心ヲ直クシ、義ヲ以テ外卽チ身ヲ方正ニスルコト。

落。問。窮レ理何以卽是盡レ性。窮レ理盡レ性以至於命。易說卦傳語。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窮仁之理。眞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眞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卽是盡性。如孟子說レ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孟子盡心下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程伊川語。朱子大學或問亦引之。先生曰。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夫我則不暇。論語憲問篇。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是古本大學序之語。而傳習錄中卷答聶文蔚第二書。明辨此意。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書語出洪範篇。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

眞要仁——欄外曰、眞要、南本・宋本並作二直要一下眞要同。

充其惻隱——惻隱ノ心ハ忍ビザルノ心ニシテ仁ナリ、故ニ此ノ忍ビザルノ心ヲ擴充スル時ハ、仁勝ゲテ用キベカラザルニ至ルトノ義ナリ。

至仁不——欄外曰、至、張本作レ而。

則不暇——我ハソンナ閑事業ヲ爲シテ居ル暇ナシト、孔子ノ語ヲ用ヒタルナリ。

悚然トハ心ニオソレ覺フ貌。

惟乾——冀氏、名ハ元亨、閻瀆ト號ス、楚ノ武陵ノ人、性剛毅ニシテ堅實、陽明龍場ニ謫セラルルヤ、蔣道林ト往イデ師事ス、寇濠ノ亂ニ之ニ通ズト誣ヒラレ獄ニ下ル、世宗立ツニ及ビ其冤ヲ白シテ出獄シ、五日ニシテ卒ス。

理之靈——天理ノ妙靈ナル所ヲ指シテ知ト言フ。

充拓得——オシヒロメテ、ヒラクコト。

守衡——名號鄕貫未ダ詳ナラズ。修齊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ノ略ナリ。

廓然太——心ノ虛明ニシテ靈妙ナル狀態ノ形容ナリ。

要鑑空衡平。（鑑空衡平。朱子大學或問以說正心。）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

此說如何。（案正之之問則朱子章句之意也而雖朱說亦非如和集說所載可以見之然到剖判精徹之處則有亦不免支離間斷之病者不可不察）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眞是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卽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不苟篇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先儒非之何也。（遺書程子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漢武紀。擢抑諸侯王。奏其過惡。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意見陸象山每以是斷當時之學蔽。集中多有之。言非實心體當者。而彷彿之也。然朱子却務辨之。文集答呂伯恭書及語類百

鑑空衡——鑑（カガミ）ノ空明ニシテ事物ヲ寫シ、衡（ハカリ）ノ公平ニ輕重ヲ權ルコト。正之——黃氏、名ハ弘綱、洛村ト號ス、江西零都ノ人、剛毅ニシテ辭色ヲ假サズ、陽明ニ師事シ、鄉擧ニヨリテ刑部主事ニ官ス、著書洛村語錄アリ。

見君子——此語大學ニアリ、小人ハ閑居シテ不善ヲナス、而モ君子ヲ見ル時ニハ厭然トシテ其不善ヲ掩ヒ陰シテ、其非ヲ飾ルトノ意。無虛假——虛飾假設ヲ許サザルコト。王霸義——王道ト霸道、義ト利、誠ト僞、善ト惡トノ分界點ナリト。莫見莫——中庸ノ語ニ本ヅク。

入斷滅禪——佛語ナリ、煩惱ヲ斷滅シテ禪定涅槃卽チ無念無想ノ界境ニ入ルヲ云フ。

志道——姓字鄉貫未詳ナラズ。荀子——名ハ況、趙ノ人、齊ノ稷下ニ遊ビ襄王ノ時、最モ老師タリ、齊ヲ去リ楚ニ適ク、申春君以テ蘭陵令トナス、申春君死シテ況廢セラル、乃チ蘭陵ニ家シテ卒ス、著荀子三十二篇アリ。

吹毛求——毛ヲ吹キ分ケテマデモ疵ヲ探求スルコト、乃チ人ノ過惡ヲ無閒ニ穿鑿立テスルコトニ譬フ。

二十四卷其說多見。蓋朱陸所見其旨名異。而王子則從陸子者也。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曾爲箇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著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美色至發狂。出老子經五色章。三美字共

陽虎——魯季氏ノ臣、擅恣甚横、遂ニ讒陽關ニ入リテ叛ク、定公九年討ジテ之ヲ俘ニス、道ヨリ逃ゲテ宋ニ奔リ、晉ニ住キテ趙氏ニ歸ス。

蕭惠——雩都ノ人、字號未ダ詳ナラズ。

軀殼的——假リニ分チテ云ヘバ軀殼的己トハ肉體的自己、眞己トハ精神的自己ニ當ル。

馳騁田——馳セチガヒテ狩リスルコト、田ハ畋ト同ジ狩ナリ。

非禮勿——論語顏淵篇ノ語ニ本ヅク。

發竅於——視聽言動ハ皆心ノ爲ス所ニシテ、耳目ハ之ヲ爲ス道具ニ過ギズトノ意。

作五。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著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著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著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著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發竅於目語出素問金匱眞言論）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

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眞己。這箇眞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眞己。便無軀殼。眞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眞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著這箇眞己。便須常常保守著這箇眞己的本體。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性之生——生生活動シテ息マザルノ理。

如刀割——刀ヲ以テ切割スルガ如ク、針ヲ刺シ通スガ如シトノ意。

戚戚ハイタミ憂フル貌。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篤志於二氏。事詳於年譜弘治元年先生十七歲至三十一歲之下。）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居夷三歲。事見於年譜正德三四五年之下。）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一只有毫釐之閒。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莊子土苴以治天下。注。不眞物也。）輒自信自好若此。眞鴟鴞竊腐鼠耳。（莊子秋水篇曰。夫鵷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視之曰。嚇。注。嚇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眞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愼不睹。恐懼不

土苴——藥苞ニテ土ヲ包ミタルモノ、鴟鴞ハフクロウナリ、其意ハ汝ノ學ブ所ハ土苴ニテ僞物ナリ、ソノ僞物ヲ自ラ堅ク信ジ好ムト云フコトハ、恰モ梟ガ腐レタル鼠ヲ竊ミテ棄テザルト同ジト。

人事問——普通一般ノ人事上ノ問、乃チ其實問ノ深ク徹底セザルコト。

欄外曰、劉觀時、號鄉貫未考。

示氣象——未發ノ中ノ氣象ノ大體ヲ教示セラレヨト。

啞子喫——オシガ苦瓜ヲ食ヒテ、心中ニ其味ヲ感知スレド、人ニ語ル能ハザルヲ云フ。

懵懵而——懵懵ハクラキ貌、蠢蠢ハ蟲ノ動ク貌。

昏昏只——昏ハクラキコト、夢晝ハ無我夢中ノ晝ト云フ意。

息有養——一息一瞬タリトモ、此ノ心ノ存養怠ルベカラザルヲ謂フ。

惺惺明——惺惺ハクラカラザル貌。

馬子莘——名號卿貫未ダ詳ナラズ。

品節吾——人ノ固有ノ性ヲ色色ト品定メヲナシテ階級ヲツケ、之ヲ以テ天下ノ法則トナス、コレ則チ教ニシテ禮樂刑政ノ類ナリト。

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啞子喫苦瓜。出禪錄。方語也。與儞說不得。儞要知此苦。還須儞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眞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論語先進篇。季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生答蕭惠亦是此意。而如此。知豈不與行合一乎。與彼窮格事物之理者。其味自別。眞是聖門正統學問。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息有養瞬有存。橫渠語。出正蒙。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閒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是易係辭語。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

子思本——子思ハ孔子ノ孫伋ナリ、中庸ヲ著シテ孔子ノ道ヲ明ニス、先儒卽チ朱子ノ解釋ハ子思ノ眞髓ヲ得タルモノニアラズト。

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舊說中庸首章之章句語。○文錄八。脩道說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牲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下卷問修道說條。亦詳說之。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愼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

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禮記仲尼閒居。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脩道以仁、中庸二十章文。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中和位——中庸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ノ略ナリ。

具體聖——顏淵ハ聖人ノ德全體ヲ具備セリトノ義。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孔子告顏淵語。見衞靈公篇。是立體而微。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

制度文——國ヲ爲ムル項細ナル事柄ナリ、則チ國家行政上ノ枝葉問題ヲ謂フ。

防範——防禦法ヲ云フ、乃チ不正ヲ防ギテ自己心中ノ天理ヲ遵守スルコト。

放鄭聲——孔子鄭國ノ音卑猥ナルヲ以テ、之レヲ刪リ、佞人共等ヲ遠ザケタルコトヲ指ス。

九經——中庸ノ所謂、修レ身、尊レ賢、親レ親、敬二大臣一、體二羣臣一、子二庶民一、來二百工一、柔二遠人一、懷二諸侯一是ナリ。

夏時乘——夏時トハ夏代時ノ曆、殷輅トハ殷時代ノ大車、周冕トハ周時代ノ冠、韶舞トハ虞舜ノ樂舞ナリ、何レモ皆制度ノ末ニシテ是ノミニテハ、天下國家ヲ治ムルニ足ラザルヲ謂フ。

文公大——朱子改定ノ大學本ト云フ意ニシテ、陽明ノ古本大學ニ對シテ新本ト謂フ。

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疎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幫補。幫恐幫字。字彙音邦。襯幫治鞋履也。或曰。多出佛書。幫助也。若在他人。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爲政在人云云中庸語。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下大事看了。

祭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

才豪扯——扯ハ擯ノ俗字、豪扯トハヒキサクコト。

畫蛇添——無用ノコトヲ云フ、又蛇足ノ熟字アリ、蛇ハ足ナクシテ

於此尙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添箇敬字。或問所說是此意。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畫蛇添足。史記楚世家。陳軫曰。今君

進ム、故ニ蛇ヲ畫キテコレニ足ヲ附スルハ無論無用ノ贅物タリ。

右尙謙——關外曰、南本、作ニ右門人薛況錄一。

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上臣。請譽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擧酒。吾能爲之足。而後成。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

右尙謙所錄。凡三十五條。

傳習錄卷之上終

傳習錄卷之中

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册。下册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徳洪曰。徳洪。姓錢氏。名寬。徳洪其字也。避先世諱。以字行。號緒山。王門上足也。王龍溪著之行狀。出龍溪全書。

答徐成之二書。全書外集第五載之。而和刊文錄第三卷收之。據下文言。置二書於外集。全書爲是。

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

清伯陸澄字。卽原靜也。

今案。所謂四書者。答周道通書一首。答陸原靜書二

關外曰、此册、原爲南元善兄弟所增、據下文成與陸原靜書、當題曰傳習後錄。

此卷ハモト南元善ノ摘錄刻行セシ所ナリ、錢徳洪亦增損セシモノ、卷末ノ示弟立志說ト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ノ二篇ハ、乃チ三輪氏ノ加ヘシモノナリ。

徳洪——又ノ字ナリ洪甫ト曰フ、浙ノ餘姚ノ人、王門ノ高弟、嘉靖ノ間、會試ニ擧ゲラレ、刑部主事ニ陞リ、員外郎ニ遷ル、適〻大獄起ル、戎馬ノ間ニ驅馳シ、勞ヲ以テ卒ス、時ニ萬曆二年、年七十九、光祿少卿ヲ贈ラル。

南元善——名ハ大吉、瑞泉ト號ス、陝ノ渭南ノ人、王門ノ高足タリ、性頗ル豪放、正徳六年進士、戶部主事トナリ、員外郎ニ陞リ、出テ紹興府ヲ守ル、致仕シテ嘉靖二十年卒ス、年五十五。

答徐成——此二書ハ徐成之ト與庵ト朱陸異同ノ論ナシテ、其是非ヲ陽明ニ正サレタル時ノ答書ナリ。

首答歐陽崇一書一首。共四書也。

通答人論學一書則共五書也。

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譊譊終身。譊譊。字彙。乃交切。音鐃。爭也。又多言也。

孟以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卽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洶洶。字彙。水勢。又水涌聲。

卒至遭奸人被斥。年譜。嘉靖五年四月。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也。

答人論學書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之義。鍼砭膏肓。穴名。左傳成公二。緩曰。居膏之上。肓之下。若我何。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

是朱非——朱子ノ學派チ正シトナシ、陸象山ノ學派チ非トスルコト。

文錄置——陽明文錄チ刻行スル時ニ、前ノ答徐成之ノ二書チ此文錄中ニ入レズシテ、全書ノ外集中ニ入レタリト。

天下之非——世間ノ非難詆訾チモ敢テ意トセズ、萬死一生ノ、非常ニ危險ナル場合ニ陷ルモ、遑遑然トシテ講學チ忘レザルコト、遑遑ハヤスカラザル貌。

功利機——所謂利益チ本意トスル功利派ヤ、權謀術數チ事トスル覇者ナドニ陷ルコト。

一體同——天地萬物チ以テ一體トスル心、則チ仁心內ニ燃ナレバ、天地萬物チ以テ我ト一體同物ト見做シテ博ク愛スルノ心ナリ。

有事焉——此心常ニ眞知チ致スノ工夫チ存シテ已マザルチ云フ。

洶洶——水ノ湧沸スル貌ナレドモ、此所ニテハ世ノ非難沸騰スルニ譬フ。

油油然——從容トシテ迫ラザルノ貌、乃チ元善ハ奸ニ遭ヒテ官チ斥ケラレシト雖モ、油油然トシテ一生此學チ聞クコトヲ得ルチ以テ、無上ノ幸福トシタリト。

纖芥憤——纖芥トハ微細ナル芥子ノコトニテ、少シモト云フ意。

裁之時——其時其場合ノ宜シキニ從ヒテ斟酌裁斷スルコト。

答人論——此書何人ニ答ヘシモノカ明カナラザレドモ、恐ラクハ下注ノ如ク、顧東橋ニ答ヘシモノナラン。

務外遺——專ラ外面ニ向ヒテ皮相ナル智識ノミチ求メテ、內面卽チ心ノ涵養ニ意チ用キザルコト。

鍼砭膏——膏ハ心臟ノ下ヲ云ヒ、肓ハムナサキニテ心臟ノ上、膈ノ下チ云フ、共ニ治シ難シ、鍼砭ノ二字共ニ針ナリ、膏肓ニ鍼砭ストハ難病ヲ治療スルノ義ナリ。

吾子——吾子トハ貴君ト云フガ如シ。

提掇緊——誠意ノ教ノ緊要ナル所ヲ取リテ擧示スルコト。
影響謬——影ヤ響ヲ以テ其實ヲ捕ヘタリト誤ルコト。

區區——小ナル貌ニシテ自ラ稱スル謙遜ノ詞ナリ、乃チ拙者ト云フガ如シ。
多少次——實地ニ工夫ヲ用ヰルニハ、多クノ次第順序、多クノ積累アリト。

尊德性——德性ハ人ノ天ヨリ享ケタルモノ、問學トハ其德性ヲシテ完完全全ナラシムル工夫ニ外ナラズ。
交養互——知行ハ固ヨリ合一、知ハ行ヲ養ヒ、行ハ亦知ヲ養フ、而シテ以テ互ニ發シテ、前後內外本末アルベカラズ。
毫釐倏——知行ニ前後ノ差アリト雖モ、其差タルヤ毫釐倏急卽チ僅カ、瞬間ノ差ノミトノ義。

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世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恠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恠。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喩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飮。知衣乃服。

不能不——欄外曰、不無之不字、施本・張本並無。
相矛盾——前後自家撞著シテ、何等理論ノ立タザルコト。

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據答書。謂有之間當有截然二字。而字法亦有之爲是。然本集亦脫之。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據來書。不字羨。然全書中所載。及異本文錄皆存之。無乃自相矛盾已乎。莊子太宗師曰。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注曰已乎。助語也。○此卷答歐陽崇一第三來書。暴其氣已乎。答羅整庵少宰書。輕背於孔已乎。皆此類也。

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朱子大學誠意章章句曰。誠其意者自脩之首。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然後之後。和版誤作行。欲行之心

險夷ハ險阻ト平夷ナリ。
履歷トハ經歷踐履スルコト。

眞知卽——知リテ行ハザルハ是レ眞ノ知ニアラズ、眞ノ知ハ知レバ必ズ行フ、行ニ伴隨スル知ハ卽チ之レ眞知ニシテ、知ハ行ト兩箇ニアラズ、卽チ合一並進ナリトノ義。
喫緊立——喫緊ハ親切ノ意、俗辭ナリ、親切ニ教ヲ立ツルコト。
求本心——理ヲ本心卽チ自己內心ニノミ、求ムル時ハ、外界萬物ノ理ヲ見遺スコトアラントノ意。
成法——確定シタル法則ト云フ意。
知之眞——知ト行トハ本合一ニシテ並進ナリ、知ハ行ノ始、行ハ知ノ成、則チ知ノ眞切ニシテ篤實ノ處ハ卽チ是レ行、行ノ明覺ニシテ精察ナル處ハ卽チ是レ知ナリト。

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喩。是乃所謂（來書）所謂也。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尙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俾。諸本誤作稗。今改之。）若眞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眞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朱子亦言。具衆理而應萬事。本心之外。豈亦有物理乎。）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

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晦庵說出大學或問。）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

一分一合——朱子ハ心ト理トヲ一ナルガ如クニ說クト雖モ、實ハ其ノ語ノ間ニ於テ、一タビハ分チ、一タビハ合セテ說クモノナレバ、是レ心理ヲ分チテ二トナスノ弊アリト。

義外之說——仁內義外ノ說ナリ、乃チ仁ハ愛チ主トスルモノナレバ、內ト云フベクモ、義理ハ外ノ都合ニヨリテ起ルモノナリ、故ニ義ハ外ト謂ハザルベカラズトノ說ナリ。

惻怛——惻隱傷怛ニシテ、イタミカナシムコト。

所釋大學——陽明ノ解釋シタル古本大學ナリ。

本體之知——本體ノ知トハ眞知ニシテ、本體ノ知ヲ致ストハ卽チ致眞知是レナリ。

孟子盡心——孟子盡心上篇ニ盡其心者知其性ニ云云トアリテ、陽明ノ所謂致眞知モ、要スルニ孟子ノ盡心知性ノ本旨ニ外ナラズト。

心之量——心ノ量トハ心ノ德ヲ云フ。

朱子以——欄外曰、王本、知致作ニ知至一無ニ上脩身字一、疑壽上有ニ末節二字一、孟子集註作ニ智盡仁至一。

鄙人之見——鄙人トハ自分ヲ謙遜シテ云フ詞、乃チ拙者ノ見解ハト云フ義ナリ。

天下之至——天下ノ至誠トハ德性完備ノ聖人

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盡心考證。第一卷愛因未會條詳。）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尙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

チ云フ、德性圓滿ノ聖人ニシテ、始メテ能ク天理ヲ盡シテ一點ノ人欲ヲ留メズ、以テ天地萬物化育スル所以ノ道ヲ知リ、之レヲ鬼神ニ質シテ疑ナキニ至ル、是レ卽チ天ヲ知ル所以ニシテ、能ク性ヲ盡スノ極ナリトノ義。

性。又云。知二天地之化育一質二諸鬼神一而無レ疑知レ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レ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二其心一者未レ能レ盡二其心一者也。故須加二存之之功一。必存之既久。不レ待二於存一而自無レ不レ存。然後可二以進而言一レ盡。蓋知レ天之知。如レ知レ州之知。知レ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レ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レ一者也。事レ天則如二子之事一レ父。臣之事レ君。猶與レ天爲レ二也。天之所二以命一於我一者。心也性也。吾但存レ之而不二敢失一。養レ之而不二敢害一。如二父母全而生一レ之。子全而歸レ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レ貳。則與レ存二其心一者又有レ閒矣。存二其心一者雖未レ能レ盡二其心一。固已一二心於爲レ善。時有レ不レ存則存レ之而已。今使二之殀壽不一レ貳。是猶以二殀壽一貳二其心一者也。猶以二殀壽一貳二其心一。是其心。是其爲レ善之心猶未レ能レ一也。存レ之尙有レ所レ未レ可。而何レ盡レ之可レ云乎。今且使二之不一以二殀壽一貳二其爲一レ善之心一。若曰死生殀壽皆有二定命一。吾但一心於爲レ善。修二吾之身一以俟二天命一而已。是其平日尙未レ知レ有二天命一也。事レ天雖レ與天爲二一一。然已眞知二天命之所一レ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二俟レ之云者一。則尙未レ能二眞知一レ天命之所一レ在。猶有レ所レ俟者也。故曰所以立レ命。立者創立之立。如二立レ德立レ言立レ功立レ名之類一。凡言レ立者。皆是昔未レ嘗有一。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レ知レ命。無以爲レ君子一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二盡レ心知レ性知レ天。爲レ格レ物致知。使下初學之士尙未レ能レ不レ貳二其心一者。而遽責レ之以二聖人生知安行之事一。如二捕レ風捉レ影。

孔子ノ語ハ論語堯曰篇ニアリ。

郊祀志。求レ仙如レ擊風捕レ影。終不レ可レ得。

茫然莫二知レ所レ措二其心一。

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篇語。集注曰。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嘅嘅其言有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玩物喪志。書經旅獒語。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其指朱子文集。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晚年定論。傳習下卷載之。而此卷答羅整庵書。論之詳。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孟子公孫丑上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論語雍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井曰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

卽物窮——朱子ノ所謂事事物物ニ就イテ理ヲ窮メ盡スト云フ說。涵養本原トハ心ノ根本ノ涵養ナリ。

玩物喪——瑣瑣タル玩弄物ノ爲メニ心ヲ奪ハ

レ、其本心ヲ沒却スルコト、乃チ朱子ノ如ク事物ノ理ヲ窮メントスルハ、良知ヲ致スニアラズシテ、却ツテ志ヲ喪フモノナリトノ意。

氣拘物——心ノ本體ハ氣質ニ拘束セラレ、物欲ニ隱蔽セラレテ、本來ノ明ヲ失ヒテ昏昧ニ至ルト。

善惡之——善ト惡トノ分ルル機、眞妄ノ辨トハ、コレ眞ナルカ妄ナルカヲ辨別スルコト。

承沿舊——舊說即チ朱子派ノ說ヲ承繼沿襲スルコト。

夫學問——欄外曰、夫學之學字、南本・施本・俞本・張本・並無。

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喩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眞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

操觚染——筆ヲトリテ字ヲ書クコト。

求通其說——欄外曰、說字、南・施・俞・張四本、並作理。

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觚。字彙竹簡也。陸士衡文賦。或操觚以率爾。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愼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

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竝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

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耶。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窮理字本出易說卦。明道以只便二字活說之。王先生所說窮理則以心說之。故知行貫在其中。蓋亦明道之意。朱文公所說特以知識一邊。故不貫行在。夫不貫行之知。豈能盡性以至命哉。明道點只便二字。是妙解。而易意與朱說異亦可見也。○明道語出遺書洛陽議論。而橫渠朱子竝議之。共見中庸輯略下。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之良知。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

其困勉——學問思辨ノ工夫ニ於テ困勉倦マズ、人一度セバ己ハ百度シ、而モコレヲ推シ廣メテ其極ニ達シ、性ヲ盡シ天ヲ知ルニ至ルト雖モ、之レ要スルニ我ガ所謂致良知ニ外ナラズト。

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之良知。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四此字指良知）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於其外。（禮記仲尼燕居云。治國而無禮。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字彙。倀倀無見貌。）